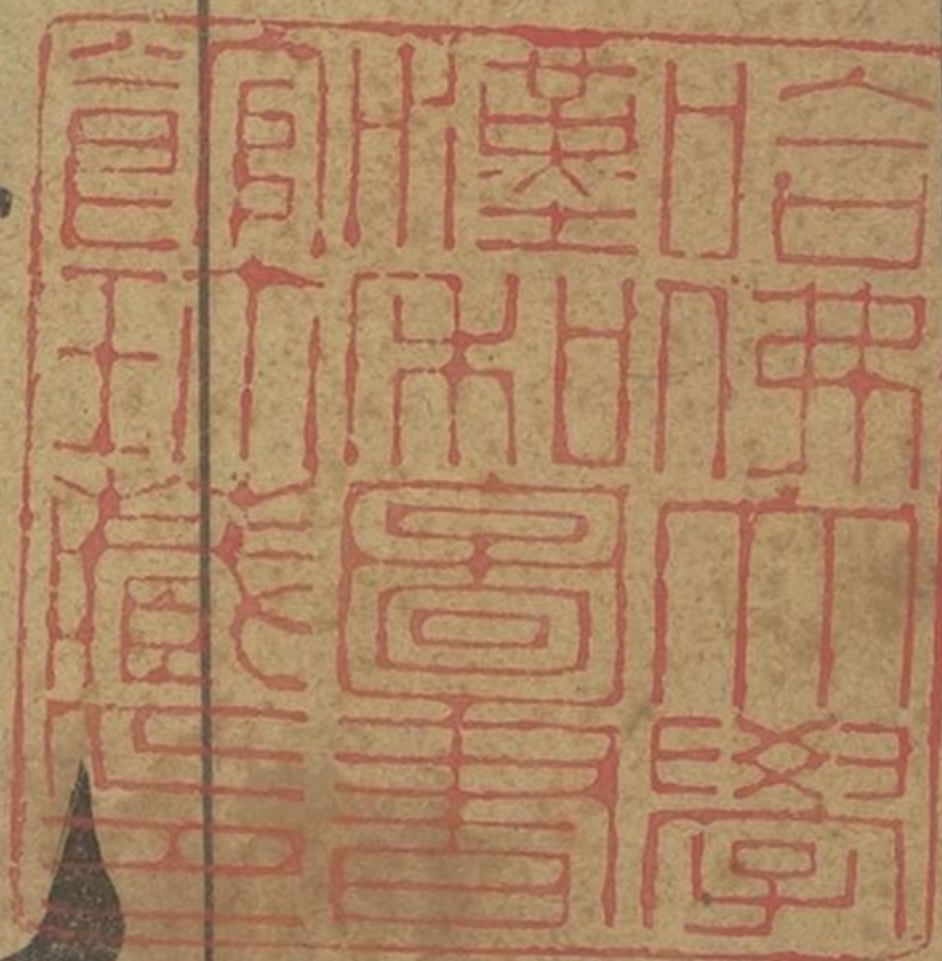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9100.6594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4 1937

國粹叢書第一集

廣
陽
雜
記
上
冊



國學保存會刊行

劉繼莊傳

鄞全祖望撰

劉繼莊者。名獻廷。字君賢。順天大興縣人也。先世本吳人。以官太醫。遂家順天。繼莊年十九。復寓吳中。其後居吳江者三十年。晚更遊楚。尋復至吳。垂老始北歸。竟反吳卒焉。崑山徐尙書善下士。又多藏書。大江南北宿老爭赴之。繼莊遊於其間。別有心得。不與人同。萬隱君季野於書無所不讀。乃最心折於繼莊。引參明史館事。顧隱君景范黃隱君子鴻長於輿地。亦引繼莊參一統志事。繼莊謂諸公攷古有餘而未切實用。及其歸也。萬先生尤惜之。予獨疑繼莊出於改步之後。遭遇崑山兄弟而卒。老死於布衣。又其栖栖吳頭楚尾間。漠不爲扮檢之念。將無近於避人亡命者之所爲。是不可以無稽也。而竟莫之能稽。且諸公著述皆流布海內。而繼莊之書獨不甚傳。因求之幾二十年。不可得。近始得見其廣陽雜記於杭之趙氏。蓋薛季宣王道甫一流。嗚呼。如此人才。而姓氏將淪於狐貉之口。可不懼哉。繼莊之學。主於經世。自象緯律歷以及邊塞關要財賦軍器之屬。旁而歧黃者流。以及釋道之言。無不留心。深惡雕蟲之技。其生平自謂於聲音之道。別有所窺。足窮造化之奧。百世而不惑。嘗作新韻譜。其悟自華嚴字母入。而參

之以天竺陀羅尼泰西蠟頂話小西天梵書暨天方蒙古女直等音。又證之以遼人林益長之說。而益自信。同時吳修齡自謂蒼頡以後第一人。繼莊則曰是其於天竺以下書皆未得通。而但略見華嚴之旨者也。繼莊之法。先立鼻音二。以鼻音爲韻。有開有合。各轉陰陽上去入之五音。陰陽卽上下二平。共十聲。而不歷喉腭舌齒唇之七位。故有橫轉無直送。則等韻重疊之失去矣。次定喉音四。爲諸韻之宗。而後知泰西蠟頂話女直國書梵音尙有未精者。以四者爲正喉音。而從此得半音轉音伏音送音變喉音。又以二鼻音分配之。一爲東北韻宗。一爲西南韻宗。八韻立而四海之音可齊。於是以喉音互相合。凡得音十七。喉音與鼻音互相合。凡得音十。又以有餘不盡者三合之。凡得音五。共三十二音爲韻父。而韻歷二十二位爲韻母。橫轉各有五子。而萬有不齊之聲攝於此矣。嘗聞康甲夫家有紅毛文字。惜不得觀之。以合泰西蠟頂語之異同。又欲譜四方土音。以窮宇宙元音之變。乃取以韻譜爲主。而以四方土音填之。逢人便可印正。蓋繼莊是書多得之大荒以外者。囊括浩博。學者驟見而或未能通也。其論向來方輿之書大抵詳於人事。而天地之故概未有聞。當於疆域之前。別添數則。先以諸方之

北極出地爲主。定簡平儀之度。制爲正切線表。而氣節之後先。日蝕之分杪。五星之陵犯占驗皆可推矣。諸方七十二候各各不同。如嶺南之梅十月已開。桃李臘月已開。而吳下梅開於驚蟄。桃李開於清明。相去若此之殊。今世所傳七十二候本諸月令。乃七國時中原之氣候。今之中原已與七國之中原不合。則歷差爲之。今於南北諸方細考其氣候。取其核者詳載之爲一則。傳之後世。則天地相應之變遷。可以求其微矣。燕京吳下水皆東南流。故必東南風而後雨。衡湘水北流。故必北風而後雨。諸方山水之向背分合。皆當按籍而列之。而風土之剛柔。暨陰陽燥溼之徵。又可次第而求矣。諸方有土音。又有俚音。蓋五行氣運所宣之不同。各譜之爲一則。合之土產。則諸方人民性情風俗之微皆可推而見矣。此固非一人所能爲。但發其凡而分觀其成。良亦古今未有之奇也。其論水利謂西北乃二帝三王之舊都。二千餘年未聞仰給於東南。何則。溝洫通而水利修也。自劉石雲擾。以訖金元。千有餘年。人皆草草偷生。不暇遠慮。相習成風。不知水利爲何事。故西北非無水也。有水而不能用也。不爲民利。乃爲民害。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漂沒民居。無地可瀦。無道可行。人固無如水何。水亦無如人何。虞學士始奮

然言之。郭太史始毅然行之。未布竟廢。三百年無過而問者。有聖人者出。經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水利興而後足食教化可施也。西北水利莫詳於水經酈注。雖時移勢易。十猶可得其六七。酈氏略於東南。人以此少之。不知水道之當詳。正在西北。欲取二十一史關於水利農田戰守者。各詳考其所以。附以諸家之說。以爲之疏。以爲異日施行者之考證。又言朱子綱目。非其親筆。故多迂而不切。而關係甚重者。反遺之。當別作紀年一書。凡繼莊所撰著。其運量皆非一人一時所能成。故雖言之甚殷。而難於畢業。是亦其好大之疵也。又言聖王之治天下。自宗法始。無宗法天下不可得治。宜特爲一書以發明之。是則儒者之至言。而惜其書亦未就。予之知繼莊也。以先君先君之知繼莊也。以萬氏及余出遊於世。而繼莊同志如梁質人王崑繩皆前死。不得見。卽其高弟黃宗夏亦不得見。故不特繼莊之書無從蹤迹。而逢人問其生平顛末。杳無知者。因思當是時。安溪李閣學最留心音韻之學。自謂窮幽探微。而絕口不道繼莊與修齡。咄咄怪事。絕不可曉。何況今日去之六十七年以後。口口口并其出處本末。而莫之詳。益可傷矣。近者吳江徵士沈彤獨爲繼莊立傳。蓋繼莊僑居吳江之壽聖院最久。諸沈皆從

之遊。及其子死無後。卽以沈氏子爲後。然其所後子今亦亡矣。故彤所爲傳亦不甚詳。若其謂繼莊卒年四十八亦恐非也。繼莊弱冠居吳。歷三十年。又之楚之燕。卒死於吳。在壬申以後。則其年多矣。蓋其人蹤迹非尋常遊士所閱歷。故似有所諱。而不令人知。彤蓋得之家庭諸老之傳。以爲博物者流。而未知其人。予則雖揣其人之不凡。而終未能悉其生平行事。乃卽據廣陽雜記出於宗夏所輯者。畧求得其讀書著書之概。因爲撮拾而傳之。以俟異日更有所聞而續序之。

予又嘗聞之。萬先生與繼莊共在徐尙書邸中。萬先生終朝危坐觀書。或瞑目靜坐。而繼莊好遊。每日必出。或兼旬不返。歸而以其所歷告之萬先生。萬先生亦以其所讀書證之。語畢復出。故都下求見此二人者。得侍萬先生爲多。而繼莊以遊罕所接。時萬先生與繼莊各以館脯所入。鈔史館秘書。連費接架。尙書旣去官。繼莊亦返吳。而萬先生爲明史館所留。繼莊謂曰。不如與我歸。共成所欲著之書。萬先生諾之。然不果。繼莊返吳不久而卒。其書星散。及萬先生卒於京。其書亦無存者。繼莊平生講學之友。嚴事者曰梁谿顧昉。滋衡山王而農。而尤心服者曰彭躬菴。以予觀之。躬菴

尚平實而繼莊之恢張殆有過之惜乎不得盡見其書以知其人更二三十年直泯沒矣世有如晁子止陳直卿者倘附存其新韻譜之目而以予所述其書之大意志於其後猶可慰繼莊於身後也繼莊書中所述大兵征俄羅斯及王輔臣反平涼文俱極可喜

繼莊之才極矣顧有一大不可解者其生平極許可金聖歎故吳人不甚知繼莊間有知之者則以繼莊與聖歎並稱又咄咄怪事也聖歎小才耳學無根柢繼莊何所取而許可之乃以萬季野尚有未滿而心折於聖歎則吾無以知之然繼莊終非聖歎一流吾不得不為別白也

劉處士墓表

北平王源撰

劉處士諱獻廷字繼莊別號廣陽子大興人生於戊子七月二十六日年四十有八卒于吳歲在乙亥七月六日與妻張氏合葬于吳之陸墓山祖父鑛為名醫母張氏吳氏相傳其先為吳人曾祖以上俱無考處士自言如此處士穎悟絕人博覽負大志不仕不肯為詞章之學年十九親歿挈家而南隱于吳初吳有高僧說法士人醵金從之講法華處士聞之與焉坐食頃伏几而齣僧說罷處士齣亦罷明日復往如故眾竊笑僧詫曰客何為者呼與語則大驚拜伏地曰公神人也掖登座處士夷然登座不讓暢衍厥旨眾大說僧率眾蒲伏願為弟子處士笑曰吾正若誤耳豈為浮屠學者哉拂衣去由是從游者日眾嘗謂學者曰聖人謂人為天地之心人渺焉爾且眾胡為天地之心嘗學易而得其說乾也坤也初交而生風雷無形也水火次之形而虛山澤又次之實矣由是草木生焉鳥獸育焉草木鳥獸不已章乎未竟也草木不實則草木之生未竟而草木熄天不生人則天之生未竟而天地之生熄人者天地之實也故曰人為天地之心身豈心哉心心爾所謂仁也天地不能為者人為之剝復否泰存乎運而轉移之者

心人苟不能幹旋氣運。徒以其知能爲一身家之謀。則不得謂之人何足爲天地之心哉。故處士生平志在利濟天下。後世造就人才而身家非所計。其挈家而南也。尙有貲數千金。以交游濟危難散去。鄰舍一女子許字。夫貧流于外。母將改聘之。女誓不從。處士聞之。惻然。時僅餘藥肆一廛。立鬻金尋其夫。贈使婚娶。而家益貧。久之西南大亂。民惶惑不聊生。處士乃入洞庭山。學益力。亂定。妻張氏旋卒。于是慨然欲徧歷九州。覽其山川形勢。訪遺佚。交其豪杰。博采軼事。以益廣其見聞。而質證其所學。初故尙書徐健庵及其弟故大學士立齋兩先生。聘之不就。至是歸里。將付其子燮。于其兄御史賓廷。徐又聘之。乃就。而予以修明史。亦館于徐。與處士道同志合。日討論天地陰陽之變。伯王大略。兵法文章典制。古今興亡之故。方域要害。近代人才邪正。其意見之同。猶聲赴響。而處士于禮樂象緯醫藥書數法律農桑火攻器製。傍通博考。浩浩無涯涘。嘗從容謂余曰。吾志若不就。他無所願。但願先子死耳。予驚問故。曰。吾生平知己。舍子其誰得子爲吾傳。以傳復何恨哉。嗚呼。生死無關於天下。不足爲天下士。卽爲天下士。不能與古人爭雄長。亦不足爲千古之士。若處士者。真生其死。固世運消長所關。而上下千百

年中不數見之人也。顧留京師四年。有奇遇而訖不見用。庚午復至吳。遂南遊衡嶽。困而歸。方謀與同志結茅著書終老。乃不一年死矣。處士爲人良易。負絕世之學。而虛衷常自下。誨人諄諄不倦。其少也。讀書每竟夜不臥。父母禁不予膏火。則然香代之。因泐一目。又折其左肱。落落攝敝衣冠。躑躅風塵中。人無敢易之者。蓋其心廓然大公。以天下爲己任。使得志行乎。時建立當不在三代下。而竟溘然賫志以死也。豈不悲乎。死之日。門弟子哀號擗踊不欲生。行路咨嗟涕洟。予在京聞之。驚痛欲絕。召其子燮于天津。與友人歛金爲位。哭之。而使燮奔喪于吳。未幾遂得吉壤以葬。予不及銘其壙。已卯正月。過吳。始一拜其墓。而流涕爲之表。嗚呼。處士之心。天地所以不息之心也。古聖賢以其心傳于後。而古聖賢未嘗死天下。有以處士之心爲心者。處士又豈死哉。後之覽者。尙其有感而興焉。

廣陽雜記卷第一

彭秋水聞人言雲南西面為緬國。至此地皆平坦。無復高山大澤矣。

傅宏烈字竹君。江西進賢人。永歷時為遷江縣知縣。于王國光麾下投誠。詭云中書。授

韶州府同知。陞慶陽府知府。上書論平西。

上知其忠。密敕廣西梧州安置。

吳應期岳州失守。退至交水。郭壯圖絞殺之。以其失陷封疆也。壯圖與應期有宿憾焉。

應期字維周。

舜投四凶于四裔。以禦魑魅。四裔者四夷也。余謂四凶在朝。雖為凶族。然有君子所不能及者。是以彼之下。駟亦足以走我之上。駟也不然。亦豈能以變四夷。禦魑魅哉。今之君子。且有居中國而身為魑魅者。不知舜何以處之。

清世爵一品精奇尼哈哈番。二品阿思尼哈哈番。三品阿達哈哈番。四品擺他喇哈哈番。五品拖沙喇哈哈番。

哈佛大學漢和
大興書劉獻廷
珍繼莊藏印

東四旂。鑲黃、正白、鑲白、正藍。西四旂。正黃、正紅、鑲紅、鑲藍。

正黃、鑲黃、正白，為上三旂。無王，但有都統，即固山額巾。副都統，即梅勒章京。每旂滿洲

蒙古漢軍各掌印都統一員，副都統二員。

每八旂滿洲有纛章京一員，職與都統等。止管擺呀喇掌龍纛。

每旂喀把什蝦二員，職與副都統等。

又東西四旂各有喀喇昂邦一員，職與都統等。俱單管喀把什。

每旂甲喇章京滿洲六員，蒙古二員，漢軍五員，職俱三品。八旂滿洲蒙古漢軍共牛彖

章京一千員，職四品。每牛彖下有分得撥什庫一員，職六品。小撥庫六名，小撥什庫輪

班管事，不分人數。每牛彖下馬甲三十副，內有工匠一名。喀把什二名，郭吃喝擺呀喇

二名，跟王爺大擺呀喇十七名。另有壯大一名，管轄擺呀喇十七名。步甲二十名，無馬

不出兵。止守城當差。無帳房。內有步兵撥什庫二名。

每牛彖鐵匠一名，鞍匠一名。

每馬甲一名，帳房一項。私自備用者，或二三四人合一頂聽便。

馬甲箭五十條，弓刀各一。

馬甲明盔暗甲，大擺呀喇明甲。

每都統與擺呀喇纛章京有織金龍纛。蒙古滿洲無月。漢軍有月。

王子三尖龍纛，三稜火炎，銀頂，後有蜈蚣旂二。

都統黑纓正邊方旂。

擺呀喇紅纓水炎邊旂。

梅勒章京無纛，止有標四杆，旗長二尺。

甲喇章京本色纛，無蟒。

牛彖在家有官纛二杆。漢京疑當一杆。出兵加甲喇章京銜，有纛。

分得撥什庫遇出戰分兵之時，外加甲喇章京銜，有纛。

加甲喇章京出兵為夸蘭大，有纛。

小撥什庫背旗一杆，方二尺，黑纓。

喀把什先鋒營壯大頭帶翎，有飛虎背旗，方二尺，狐尾。

擺呀喇壯大斜尖本色旗。紅纓。

甲喇章京俸銀一百三十一本下兩。有一字。白米一百三十斛。計六十五石。出兵有行糧。每月銀六兩。每日米八合三勺。馬草二束料五升。

牛象章京俸銀一百零五兩。米一百零五斛。出兵每日加米八合三勺。每月銀六兩。分得撥什庫每年銀六十兩。米六十斛。出兵每月加銀四兩。

小撥什庫每年銀四十八兩。米四十八斛。出兵每日加小米八合三勺。每月銀二兩。壯大喀把什與分得撥什庫同。擺呀喇壯大亦與分得撥什庫同。

加藍大每年銀八十五兩。米八十五斛。出兵行糧與撥什庫同。馬甲每年銀三十六兩。米四十六斛。出兵行糧與撥什庫同。

步甲每年銀十八兩。米二十二斛。鐵匠鞍匠每年銀十二兩。米二十二斛。出兵有口糧月糧。擺呀喇每年銀四十八兩。米四十八斛。

步甲撥什庫每年銀二十四兩。米二十二斛。

當日原圈地每人六賞。一賞六畝。共地三十六畝。如家有壯丁二名。該地七十畝。人多者照數加增。當差照人算數。東西四旗共烏可勒一員。即九門提督。

東西四旗各喀喇大一員。職與梅勒同。烏可勒喀喇大皆管步兵。兼管九門。把門馬甲每門滿洲蒙古共二十名。每門有章京二名。食俸八十五兩。馬夫二名。

每甲喇章京管牛象或十三十四十五不等。名甲喇下管加藍大四名。單管步兵。職五品。步軍滿洲蒙古漢軍各固山大一員。職與甲喇章京同。俸亦同。

何督師騰蛟長沙被害。相傳永歷中贈中湘王。萬季埜述吳漢槎言乃忠襄王。中湘誤也。督師黎平人。贈黎平王。諡忠襄。漢槎吳江人。尊人名晉錫。曾為湖廣巡撫。故知之甚悉。及檢劫灰錄乃云贈中湘王。諡忠烈云。

隆武諱聿鍵。終于福建。紹武諱聿鏞。終于粵西。永歷諱由榔。終于夜郎。魯監國諱以海。終于海外絕奇。萬季野云。

劫灰錄乃馮甦所著。甦字再來。

霽字莫侯切。字書大雨也。未詳出何書。田喜霽字子湄。山西馬邑人。辛丑進士。今爲內閣學士。

尋風呂切。音許。商冠名。詩大雅常服黼毳。禮王制殷人尋而祭。又覆也。又休居切。音吁。義同。毛氏曰從吁從月。誤作從日。或書作尋亦誤。

馮保之逐新鄭。其謀全出華亭。江陵特與聞耳。陶子師云。張獻忠在蜀。置平東定西安。南撫北四將軍。以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四人爲之。又以孫可望爲前軍先鋒。辟臭蟲方。用木瓜打碎燒煙薰之。若加人言少許。其子粒粒皆爆碎。

馬背之藉鞍。世俗或書作屨。攷之字書。屨悉協切。音奕。說文履中薦也。又屨也。南史齊江泌少貧。晝則斫屨。夜則隨月讀書。案此則音義皆非也。又有履字他計切。音替。履中薦也。此則義同而音異。又有屨字悉協切。音奕。六書正譌俗作履非。又有屨字同履亦非。馬背藉鞍者惟有屨字。他計切。注云鞍屨。確是此字無疑。

山東仲家淺廟三進。康熙六年巡鹽御史顧如華建。案碑文子路父名鳧。子路生于泗水。葬于開州。黃巾之亂。宗人遷仲家淺。唐貞觀間封衛侯。宋顯慶間進河內公。又改衛

國公。明崇禎壬午衍聖公孔胤植請于朝。以六十一代孫于陞字玉鉉者爲翰林院五

經博士。世襲。

節案顯慶乃唐高宗年號。宋無此年號也。子路封河內公。通考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

永歷之走安龍。孫可望將圖不軌。行在。所有古井。壓以巨石。上書符篆。可望詢之土人云。井有孽龍。昔張三丰鎖之于此。不可開也。可望恃有天命。強發之。水忽湧上。可望驚走。水已及可望膝。土人呼曰。此龍來朝王。王命免朝。則水退矣。可望且走且呼。連日免朝。免朝而水來益甚。且及帝居。衆又呼曰。此龍來朝萬歲。以萬歲命免朝。水其退乎。遂聞之於帝。衆傳呼萬歲免朝。水應聲而退。復歸于井矣。遂更以石壓之。可望自是知天命不在也。其謀始頓息。

又永歷在滇中駐蹕。一山土人云。此地瘴氣最厲。外人住此無不死者。萬歲不宜留此。帝曰。吾居之何瘴之有。自此瘴氣全消。茲山至今無瘴。

日本國人無不佩刀。兵二民一。婦無

褻蹠音鳥蹠。銀之別名。卽馬蹠銀也。

楊可師曰。寧波人有以魚須爲尺者。色黑若牛角。柔若藤。蓋出日本國云。

方聲遠云。考鄰都三臺碑記。銅雀已沒水中。冰井尚留其半。金鳳上有真武閣。乃獨存耳。案齊文宣帝本紀。天保九年八月改銅雀曰金鳳。金武曰聖應。冰井曰崇光。則金鳳銅雀一也。何以碑記之誤若此。書之俟攷。

諱字普故切。諫也。未詳出何書。諫字倉先切。言語和悅也。說文徐語也。又虞怨切。又遇立切。義皆同。

樂律參解四卷。成都楊雲鶴先生著。一號研漣。先生頗有發明。先天圖義管窺成疑二卷。歙州黃爲赤子心著。一號葵齋。

李成平家人朱老女年二十餘歲。患怯症。與諸藥服皆不愈。有能求方于神者。先擲筮于神前。以決可醫不可醫。而後求方焉。竹籤三百餘根。籤書一藥于上。于神前掣之。遇籤書止字者。則方成矣。朱老女求得一方。服之立愈。甚奇。乃黃連黃芩黃柏麻黃烏梅山查竹葉燈草之八味也。

朱雪鴻云。明時松江顧仲言。幼時入陸文靖公宅觀燈。爲文靖所識。拔相從。至京師。因入夏桂洲幕中。久之。以薦受尙寶司少卿。時嚴嵩入相。仲言識其奸。勸桂州爲之備。桂

洲不納。仲言乃持三百金。屬西山僧某買一棺。貯寺中。而佯狂棄官。與羣兒行乞燕市。未幾桂洲爲嵩所譖殺。屍莫敢收。仲言伺夜與羣兒負桂洲身首納棺中。嵩心知仲言之爲也。召而鞠之。仲言大聲曰。是我。然終不告公屍處也。問亦何爲。且公已殺之矣。又欲棄其屍。此豈國法所在耶。嵩意解。叱之去。仲言乃扶棺葬之鄉。爲文祭之。曰。古人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太師有焉。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余小子何多讓焉。嗚呼。哀哉。尙饗。

方日生曰。新城有洞山。長六七里。火而行。或廣或狹。不一其處。偶一咳唾。響應若雷。六七聲乃止。

徐芳云。明末輔臣溫刻。周奢。孫復。李醉。

往聞之長老云。歲在甲寅多亂。予初不之信。及按史傳。堯之洪水。幽王之得褒姒。呂政之易嬴。新莽之篡漢。皆在是年。而今康熙甲寅。則有吳三桂之亂。其餘比比不可竟數。亦閱世者之所當知也。

汪武曹言。無錫有妖如火。夜飛入人家攝物。乃至數百石米。亦能攜之去。惟怕銅鑼鋼

又有人以艾擊火墜地。乃一草人。朱書仰焱夜魅巡視南城一帶地方。又有擊得者則一紙虎。虎雖不啞人。亦能爪傷人。察之必有一蟲附體上。此必有妖人行邪術者為之。自北而南。今至無錫。行將入蘇州界矣。戴皖臣言此名麻城法。授之者發誓不傳他人。書符印入墨汁中飲之。而後傳法。其發願文云。只顧今生圖富貴。不顧七祖入酆都。云行此法者。其七世祖靈皆入冥獄。武曹又言崑山有飛賊。夜入人家竊物。捉之則飛身上屋。如鷹隼之疾。不知為人為妖。其腳跡甚小。常入徐道積家。又言崑城有水。忽赤如血。而泗州盱眙夜有日出。色赤如血。方位常在已上。泗州望之如在盱眙。盱眙望之如在泗州。于初二十六夜現異哉。

汪我武曰。金山頭織履翁有句云。長貧知米價。老健識山名。

夏振叔借山隨筆云。李自成陝西米脂縣雙泉都人。幼為僧。還俗名黃來。鬻于姬氏牧羊。崇禎三年入西川賊。不沾泥營。自號闖將。祖海。父守忠。墳在米脂縣城二百里外三峯子亂山中。崇禎十五年。知縣任邱邊大綬令原葬人李成為前導。掘海棺。棺中有黑腕骨如墨。頭額生白毛。長六七寸。守忠塚中盤白蛇一。長一尺二寸。有角。初見人昂首。

張口向日。頃之盤臥如故。守忠骨節間色如銅綠。生黃毛五六寸許。

筠廊偶筆載宋郡高辛集有異人。不言姓氏。貌若五十許。鄉之白髮者自言為兒時見之。已如是。每夏飲人以水。有過者輒呼曰喫水喫水。烈日下被羊裘無汗流。裸臥雪中。時飲以酒。一石不醉。

流賊中有號一堵牆者。即孫可望也。

應潛齋性理大中云。科場搜檢始于賈似道。

玥字魚厥切。音月。神珠也。

康熙十三四年間。嶧城知縣趙昕貪黷。所得貨載歸故鄉。時荒亂。鄉人奪之。焚其居。趙亦隨以狂疾卒于官。引發。膠人爭拾瓦礫擊之。又佯為擔負者。沒其餘貲。妻子貧餒至不能營葬。代之者平湖陸隴其也。到官之日。除弊政。絕饋遺。薪水取給于家。夫人率婢妾以下紡織給魚菜。日與紳士之賢者講道論學。當午輒出粗糲共食。二年註誤去。去之日留者鞠鞠殷殷。遮道而哭。海內爭欲望見其顏色。都人士稱循良吏必以陸當之。卒以魏總憲保舉復其官。嗚呼。貪黷者慘報若彼。廉潔者受用若此。居民上者可以悟。

矣。

康熙戊午四月五日未時。婁東地震。

順治間。吳梅村被召。三吳士大夫皆集虎邱會餞。忽有少年投一函。啟之。得絕句云。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語婁東吳學士。兩朝天子一朝臣。舉座爲之默然。明初軍制彷彿漢之南北軍。錦衣等十二衛。衛宮禁者南軍也。京營等四十八衛。巡徼京口者北軍也。而所謂春秋班換兵。獨取山東河南中都大寧者。則又漢調三輔之意也。然太祖以衛兵分隸五府。獨稱五軍營。自成祖聚兵北伐。歸結營團操。始設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時有勝兵四十萬。以勳臣二人提督之。至己巳之變。于忠肅選驍騎十五萬。分爲十營。名曰團營。而其餘者曰老家營。仍用勳臣提督。屬大司馬。天順初革團營。八年而復。成化初再革。二年而復。又增爲十二營。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鼓勇傲勇立威伸威揚威振威。用中貴人監之。曰監鎗。正德間又簡精銳六千人。分隸東西官廳爲聽征。嘉靖庚戌罷團營東西廳。復設三大營。而改三千營爲神樞營。特設提督勳臣一人。又時命文臣協理之。號曰戎政府。崇禎間外有龍驤左龍驤右武驤左

武驤右四衛。爲天子禁旅。名勇衛營。後又選京衛幼官應襲舍人六千充護衛。名選練營。而可用者獨有勇衛營而已。

楊可師曰。康熙己未遣官祭長白山。集議封典。部覆引五岳例。封爲長白山之神。予時心竊疑之。以爲岳宜稱帝。而僅曰神者。不知始于何代。及壬戌冬。適泰安州謁岱廟。讀洪武初祭告碑文。有云。予起布衣。不敢循舊典。妄加封號。敬稱爲太山之神。乃知歷代原有封號。神之號始于明太祖。而昭代因之。議者特未言其故耳。劉獻廷曰。此百王之所不能易也。豈獨昭代哉。

康熙中。于成龍有三。一爲總督。一爲知府。一爲參將。皆有賢聲。康熙丁未。見邸鈔云。六合開河。得黑玉指珓一枚。上嵌金牌。鑿翼德二字。疑張桓侯故物。但未知字是何體。寧都邱邦士維屏。臨沒示子鉢云。食有菜飯。著可補衣。無譎戾行。堪句讀。師此真有見之言也。

姚江孫見龍祝髮爲僧。號水月。居武林壩子門外。言人禍福輒奇中。浙撫范觀公承謨

師事之。康熙十九年庚申十一月十五日卒于崑山。計其年蓋一百五十有九云。太原王茂京言吳梅村于壬子元日夢兩青衣來呼曰先帝召汝梅村以為章皇帝也。急往乃見烈皇帝伏哭不能起。烈皇帝曰何傷。當日不止汝一人也。語畢命之退。至午門見懸白牌一面。大書限吳偉業于八月二十二日到。此遂驚覺。後果以是年月日病卒云。

龍安梁搏九言。緜州生員張三顛。為張獻忠所獲。至成都司馬橋。題詩橋柱云。生為明朝人。死作明朝鬼。今赴此江流。不負此流水。卒遇害。

又云。崇禎十年李自成陷梓潼。教諭會稽詹嘉言遣百姓出城。賊殺之于坑子上。詹生平所著有蜀越互奇一書。

臺灣延平王鄭氏起于明天啟四年甲子。至清康熙二十二年癸亥。福建提督施琅逼降之。

鄭芝龍子成功。成功子錦。錦子克塽。凡四傳計六十年。施琅于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破澎湖。七月十三日自澎湖進兵。十九日至鹿耳

門。入臺灣。二十二日延平王鄭克塽奉故明魯王第八子朱栢朱慈燿侯劉國軒伯馬錫蕃等奉表歸降。荆南寧靜王朱術桂一門八口即日自盡。

清康熙二十二年明永歷三十五年也。錢大于康熙錢重一錢六分。以紅銅為之。每千文作銀二兩。三十五當作三十七時距永歷亡已二十一年鄭氏鑄永歷錢

臺灣鄭克塽投誠後。設臺灣一府。臺灣鳳山諸羅三縣。而以臺灣廈門巡道統之。

明宗室同鄭克塽降者九人。魯王第八子朱栢。舒城王孫朱慈燿。荊州府寧靜王子朱儼鈐。建昌府益王孫朱鎬。宗室朱熺。南昌府樂安王孫朱浚。荊州巴東王孫朱江。建昌府奉南王孫朱達。原封建昌。永歷改住廣東。瀘溪王朱慈燿。後朱江。朱栢。朱達。朱儼鈐。安插河南。墾荒。朱慈燿。朱浚。朱慈燿。朱鎬。安插山東。墾荒。

鄭克塽降日。奏繳延平王冊一付。延平王印一顆。招討大將軍正印一顆。副印一顆。蓋副印用以隨帶軍前者。又鄭成功受明御營御武副中軍勛戚關防一顆。御營協理行在宗人府關防一顆。御營御武副中軍總統御營軍務印一顆。忠孝伯印一顆。甲子東巡。衍聖公獻孔融琴一張。周篋一具。王羲之樂毅論墨蹟一卷。宋榻聖教序一

卷文與可竹一幅

閻古古塞上詩云。地高天近。星辰大春。少秋多草木。窮又棧道詩。峯末有峯。青漢插地。根無地。黑江流。又觀潮詩。月轉中宵。成白晝。水吞平地。作青天。皆奇句也。

萊陽董樵云。登州海市不止。幻樓臺殿閣之形。一日見戰艦百餘。旂仗森然。且有金鼓聲。頃之脫入水。又云崇禎三年。樵赴登州知府蕭魚小試。適門吏報海市。蓋其俗遇海市。必擊鼓報官府也。蕭率諸童子往觀。見北門外長山忽穴其中。如城門然。亦自內出。頃之上沸。斷山爲二。自辰至午始復故。

長山長四十里。去登州府北門亦四十里。

又云涉海者云。嘗從海中望岸上。亦有樓觀人物。如岸上所見者。

乙丑年正月二十日。京師舊火藥局地轟。壞屋傷人無數。丁大年云。明自洪武時。即藏火藥于地。穴地深三十尺。實火藥于中。上蓋石板。再加橫木。復覆以土。以備不虞。至崇禎十五年。忽轟。十五年更藏入窖。今復發其五。

浙江學使者張衡。丁艱北歸。將至高郵。燒其次子坐船。火光不上燎。船中器具皆無恙。

盡囊橐鏡子銅盤等皆鎔。王金樵讀律佩觿有云。雷發徽州典肆。內外扇藏金鐵物。皆以類化。而封識如故。兩事頗相似。丁大年云。雷有陰陽。陽者有聲。陰則無聲。而能化物。張衡之事非火也。亦雷之陰者也。

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巳時地震。京城倒房一萬二千七百九十三間。壞房一萬八千二十八間。死人民四百八十五名。

乙丑八月初六夜二更。浙撫大堂內火光如斗。自梁滾下。忽化爲童子。驚呼。守宿將卒逐之下。露臺而梁折堂圯。

史記外戚世家。竇太后崩。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則是東宮者太后所居之宮也。而後世概以稱太子。攷之西漢太后居東宮。東漢以後太子居之。而東漢太后居長樂宮。

康熙二十三年七月。暹羅國由廣東進貢方物。二十九種。內象二隻。孔雀八隻。斃其二。六足龜八隻。斃其三。餘莫能知。直隸獲鹿縣海山石。皆成松形。

康熙二十四年八月。建義侯林興珠提督劉兆麟率福建藤牌手征羅刹國。勝之。

乙丑年九月。蒙古科爾沁多羅札克薩圖郡王鄂齊禮。科爾沁鎮國公和碩額駙那木

齊。科爾沁和碩額駙二等台吉納蘇兒畢力克兒由喜峯口。巴鄰多羅郡王納木達。巴

鄰多羅額駙阿爾布潭由古北口。多羅郡王沙克沙僧厄由獨石口。鄂爾多思多羅貝

勒宋賴普由張家口入闕。一作關問安于十八日親賜宴于城外蘆溝橋。陳兵以觀之。

寧古塔多榛樹。止三尺許。而花大于車輪。夜開。人多不見。相傳見者多死云。遼省處處皆有

宋牧仲云。春花落瓣。秋花落朶。

徐芳懸榻編云。辛丑夏如皋縣伐木造海船。鋸一十數圍柏木。中有觀音像。厓石水竹

童子鸚鵡之形皆具。乃止勿解。今以一面嵌縣西門僧寺壁中。其一面不知所在。

廣東海關二年額稅銀十八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兩一錢五分。

江南海關二年額稅銀五萬三千六百三十七兩九錢。

寧波海關二年額稅銀七萬四千。

唐祭北海于洛州。宋明祭于孟州。本朝改祭于混同江。從副都御史徐元琪請也。

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四日。添設貴州七縣。曰貴班。曰清鎮。曰安平。曰安南。曰修文。曰

永寧。曰畢節。而偏橋等二十五衛所悉行裁併。

崔兔牀先生贈王克誠克誠疑王克承先生園亭詩。有句石身偃仰猶堪丈。松意蕭疏不受官。

先生取為座聯。

有叩闥人藍理。自言破澎湖時洞腹出腸。力戰不已。上授以副將。未幾遷總兵。案前

古納腸而戰者三人。晉郤克齊彭樂唐郭琪也。今得藍理而四矣。

宋時殿試分五甲。朱考亭中高宗紹興十八年狀元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此其據

也。

明宗室科舉始于天啟辛酉年。尤大家宰李日宣之請也。蓋欲借此以減宗祿云。

張司馬煌言甬東道上詩。國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

半壁岳家祠。慙將赤手分三席。特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車東浙路。怒濤豈必是鴟夷。

三族始于秦孝公。五族始于北魏太武帝。九族始于隋煬帝。十族始于明成祖。

祁班孫字奕喜。山陰之梅市人。父彪佳。崇禎時巡按南京。弘光時又為巡撫。俱有清節。

國學保存會

廣陽雜記 卷一 十

國學保存會

國學保存會

國學保存會

國變。衣冠正笏。坐荷花池。沈死。班孫不應。試肆力為詩古文。好結客。康熙元年。以與魏
 畊交。流寧古塔。至則賂其督帥。弛約束。四年。脫身歸。匿梅市。一年。頗為人知。守令以下
 物色之。乃下髮為堯峯僧某弟子。號曰祝林明。主常州馬鞍山寺。喜談議古今。而惡講
 佛法。縉紳先生多疑之。而莫有知其姓名者。言明末事。輒揜面慟哭。十二年十一月十
 一日。忽沐浴曳杖。繞室大呼曰。我欲西歸。有緣者隨我。如是者終日。觀者如堵。駭不敢
 近。入暮。踟躕垂眉。久之。忽張目曰。動一念矣。遂卒云。

李壯序杜詩。稱元太監紐憐。請以草堂崇祀杜甫。得謚文貞。載在虞奎章集中。
 漢光武時。省官止七千五百餘員。唐時文武官一萬八千八百餘員。明洪武初。武職二
 萬八千餘員。錦衣衛二百一十一員。至成化間。武職增至八萬一千餘員。錦衣衛一千七
 百餘員。

康熙間文武一萬五千六百員。而八旂武職不在是數。文職在京正雜大小二千五百
 四十六員。直隸正雜五百四十六員。學官三百十五員。江南正雜七百五十九員。
 學官二百五十六員。山東正雜四百五十七員。學官二百三十八員。山西正雜三

百九十二員。學官二百零一員。河南正雜三百四十八員。學官二百三十員。陝西

正雜四百八十七員。學官二百九十員。湖廣正雜六百三十員。學官二百八十六員。

浙江正雜四百二十四員。學官一百七十四員。江西正雜四百八十四員。學官一

百八十二員。福建正雜三百四十七員。學官一百三十四員。廣東正雜四百五十

員。學官一百九十一員。廣西正雜三百十八員。學官一百十四員。四川正雜三百

五十三員。學官一百九十八員。雲南正雜二百六十五員。學官一百一十員。貴州

正雜一百四十四員。學官八十二員。共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二員武職直隸山西三百六十六員。

陝西三百三十九員。山東一百二十八員。河南三十五員。江南四百十六員。

浙江二百零六員。江西一百零九員。福建一百九十七員。湖廣一百八十九員。

廣東二百七十六員。廣西一百九十八員。雲南一百員。貴州九十二員。共二千

百五十三員

明設薊遼總督轄順天永平二巡撫。宣大總督轄宣府大同山西三巡撫。三邊總督轄

延綏甘肅寧夏三巡撫。

明之內閣中書省也。六部尙書省也。惟無門下省耳。然六科之設。卽所以補之。閣擬上。或改票。或依擬。司禮秉筆。票硃發下。錦衣衛直房。分送六科。六科然後發部。閣票分送諸輔。其權則在中書。

錦衣衛職掌有四。護衛一也。緝訪二也。刑名三也。直房司四也。明制諸鎮先有總兵。後添設巡撫。其署銜則曰參贊軍務。其無總兵官及後設總兵者。則曰提督軍務。明薊遼總督駐密雲。三邊總督駐固原。宣大總督駐□□。甘肅寧夏延綏。曰三邊。後以總督駐固原。更曰四鎮。

今人稱督撫糾參之本曰露章。不知露章之名。蓋始于漢時何武也。武爲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爲虧除免之而已。今其名存而其義不可問已。

丙寅年。荷蘭噶嘓吧王耀漢連氏甘勃氏。差使者賓先巴芝通事林奇逢等進貢方物四十種。大珊瑚珠一串。計六十八顆。照身大鏡二面。奇秀琥珀二十四塊。哆羅絨十五匹。內黃色一匹。白色二匹。烏色四匹。硃紅色二匹。葡萄色一匹。中哆羅絨十匹。內紅色二匹。烏色八匹。織金大絨毯四領。烏羽緞四匹。綠倭緞一段。新嘒嘒緞八匹。中嘒嘒緞

十二匹。織金花緞五匹。白色雜樣細軟布共二百一十九匹。大白鳴鐘一座。大玻璃燈一員。聚耀燭臺一懸。琉璃蓋異式計五百八十一塊。丁香三十擔。冰片三十二斤。密甜肉豆蔻四甕。鑲金小箱一隻。內丁香油一罐。薔薇花油一罐。檀香油一罐。桂花油一罐。葡萄酒二桶。大象牙五枚。鑲金鳥銃二十把。連彩色皮袋二十佩。精細馬銃十把。連繡彩皮袋十佩。精細小馬銃二十把。短小馬銃二十把。連火石一袋。精細鳥銃十把。鑲金佩刀十把。起花佩刀二十把。雙利刃劍十把。起金花單利刃劍六把。照星月水鏡一執。照江河水鏡二執。雕製夾板三隻。

丙寅五月內土魯番國回王阿不喇米札法兒滅的也民巴哈都兒阿子漢遣使無路火者等進貢西馬四匹。達馬十匹。單峯駱駝二隻。鴉虎一聯。黑鷹一聯。西洋布二匹。玉石一千斤。金鋼二錢。西弓二張。西品二塊。

粵東人有詠時事詩。大將賜來黃帶子。親王自領綠旂兵。又送人發遣遼東詩。中聯云。南國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遼陽皆絕唱也。

王文恪公曰。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爲外朝。詢大事在焉。路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

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曰：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羣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適路寢，所以通遠邇之情。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其北曰太極殿，又北曰兩儀殿。古之外朝正朝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大朝賀則大慶殿，待從以下五日一人上殿，謂之輪對，必述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蓋三朝之遺意焉。國朝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而內朝獨缺然。華蓋謹身武英等殿，猶內朝之遺制也。

梁蟪林先生贈崔兎牀詩曰：白頭何處說中原，短筑無聲泪已吞。篳路半荒公子室，鷺虬誰返大夫魂。秋驚鞞矢呼龍子，戍冷蒿藜走兎村。惜殺函關舊兵法，西風吹恨上夷門。

萬都尉煒第七子出姓許，在旂為儀真知縣。時劉雪舫在江北往拜之，刺署眷弟許見之甚怒，不為禮。以其布衣而儼然眷弟也。王崑繩曰：其怒也固宜，許為瑞安大長公主子，與光宗同行輩。劉則新樂侯公子，與烈皇帝同行輩，是當稱晚矣。克承先生曰：先朝戚畹通不叙行輩，大率以眷弟往還。瀛國太夫人八十壽，嘉定伯周奎署錦屏，亦止眷弟，他可知矣。異哉。

梁蟪林先生贈棲霞瞿庵和上詩，其一云：入眼殘山十五年，大江南北影淒然。六朝水逝荒鐘下，百戰人餘夕照邊。白首蘆花悲雁塞，枯心柏葉問龍禪。石鐺折脚黃梅熟，消息應先智者傳。其二云：孤磬殘椒禮白雲，高邱蘭若再逢君。三生夢冷鷓鴣語，萬壑聲消雀鼠羣。雪窟坐從天外老，風濤不向定中聞。晨宵起看峰頭日，別有心香柏子焚。

王崑繩曰：二十一史中兩漢晉六朝隋唐皆曰書，南北五代宋遼金元皆曰史，不知史乃官名，不可以名書也。虞夏商周皆名書，而史記云：者史官之所記也，名不正則言不順。千年以來無人發此義一字之失，所關不小。

劉青士潘文山朱子皇偕隱處州縉雲縣，易衣而出耦耕而食，歲輪一人出遊一人辦賦役，一人力田圃所著之書甚衆。前朝史傳已有成書，張蒼淪云：人當少年時用力于心思，中年時用力于言行，老年時用力于文章。

中湘王何騰蛟字雲從，鎮國公堵蔭錫字牧游，閣部史可法字憲之，蔡瞻岷曰：治天下必用申韓，守天下必用黃老。

又曰。明只一帝。太祖高皇帝是也。明只一相。張居正是也。瞻岷論史于司馬子長後。最歎服陳壽。以為有良史之才。馬嘶如笑。驢鳴似哭。

凡泛水諸禽。其脚中空。外連如鵝鴨之類。是也。水邊諸禽。其脚皮半連如鶴鷺之類。是也。若雞不近水。則中實不連矣。李含英云。

臨洛關在邢臺縣南。關左倚高山。右臨洛水。勢甚雄壯。然山頂之煙。整炮臺。今誠虛設矣。个臣云。彰德府道南半里許。有土臺。臺高二丈餘。闊里許。上造小圓城。城內松柏甚茂。扁曰古羨里城。

明世宗命內臣蘇杭織造。大學士楊廷和曰。歷攷洪武永樂下。及天順並無此。有之惟成弘間一行耳。可謂織造為累朝故事乎。廷和由此致仕。

凡木圍五六尺。長八九丈者。非數百年長養不成。即有成者。中多虛空。凡虛空起于內。灌有天灌者。自上灌注而下。有地灌者。自下蒸溼而上。有人灌者。中有朽眼。溼從而入。氣蒸而上。溼注而下。故大木。即有十餘株。可採用者。不過三四而已。

豐熙鄞人。與其子坊。皆善造偽書。

乳香薰陸香。攷異恭曰。薰陸形如白膠香。出天竺者色白。出單于者夾綠色。黃亦不甚。珣曰。案廣志云。薰陸香是樹皮鱗甲。采之復生。乳頭香生南海。是波斯松樹脂也。紫赤如櫻桃。透明者佳。禹錫曰。案南方異物志云。薰陸出大秦國。在海邊。有大樹。枝葉正如古松。生於沙中。盛夏木液流出。沙土狀如桃膠。夷人采取。賣與商賈。若商賈不至。則自食之。宗奭曰。薰陸木葉類棠梨。南印土界阿叱釐國出之。謂之西香。南番者更佳。即乳香也。

江甯孝陵之側。為靈谷寺。乃太祖以此地易寶誌公塔處也。顏曰。天下第一叢林。大殿懸齊景陽鍾。鐘界為二十四方。方懸一杵焉。界各為律。清濁高下各為一音。略如今之韻籙焉。而備之于鐘。異哉。

吳三桂。即偽位于衡州雁峰寺側。築壇而祀。祀文用檀香。版鏤字。塗以石青。燔柴用純牛殺之。去污穢。實以檀末而柴焉。

董顯忠。綽號董渾。為王鐵山標下將官。嘗送鐵山歸高郵。以鐵山力至雲南。布政子廷

恩字天與。今為衡永柳道。

雲南曲靖府知府李率祖。字素園。鐵嶺李氏也。王輔臣為總兵時與之交好。輔臣陞平涼提督。王景為總兵與率祖不協。率祖參其放餉不會同文官。平西參其多事。上命大臣勘問。景革職。率祖降級。

宣城令吳正中。紹興人。起家吏員。入為兵馬司。隨洪經略至湖廣。官長沙守道。

長沙總統將軍高起龍妻陳氏。廬州人。幼為張獻忠所擄。後歸高氏。起龍總兵雲南時。有雲南府經歷陳某者。廬州人。往謁高。值高他出。其妻聞陳廬州人。疑之。立屏後問其家世。居處。父母名氏皆合。又曰。有姊幼為賊擄去。不知所在。高夫人曰。汝識其人否。曰。忘之矣。但予幼時頑劣。姊強負予。予曾嚙姊臂傷焉。惟記此事。高夫人大哭而出。乃兄弟也。陳因以得所。陞武清知縣云。

楷樹子如蔓荊。實有紅黑二色。黑子打油可以點燈。紅色者中空無用也。

郝天挺唐詩鼓吹。出手腐板可厭。何近人家弦戶誦。乃爾無怪其出手。即作學究語也。偶與宗夏論易。因謂之曰。易無思也。無為也。本是說易。易即是著卦。諸家皆就人上說。

去。於是。有無將迎。不安排之說。此處考亭之說為得之。

又論老子不尚賢章中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乃承上一句言。蓋賢也。貨也。皆可欲也。上之人尚賢貴貨。是示民以可欲而亂其心也。惟不尚不貴。則不見可欲。而使民之心不亂。本是明白直截。後人卻截出此句。就自己學術上說。反說老子說得不是。嗟嗟。不深理會其言。而遽非之。寧不令柱下笑人邪。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四其字。皆就使民上說。

偶與日宏論詩。因謂之曰。性情一也。而有十五國之不同。微乎危矣。

乘除之法。唐九執婆羅門以書為計。其學不傳久矣。回回土盤未廣流布。世亦無有知者。泰西來賓。書數始為合一。余別有序一通。推論其故。湯道未更製方籌。尤為奇。與盤珠而三。皆絕世之奇構也。

徐炳文梅堰人。孔東塘門人。嘗輯二十一史孝子傳。讀其兩晉一冊。殊有可觀。

辛未春。曼爾旦提兵忽抵西口。噶爾丹內犯在庚午夏此誤京師戒嚴。每牛彘下鎗手派至入口。幾

于傾國矣。城內外典廩盡閉。米價至三兩餘。

會天妹青藜幼子也。青藜死，櫬歸。其如夫人亦死。天妹幼無所歸，奉世撫之如子。此今人之所難也。

舟中讀張戴人儒門事親一書，覺耳目一新，頗有悟入處。真醫學中申韓也。

寒山趙凡夫先生六書之學，近代人無出其右者。其說文長箋雖未盡合於理，然亦弘博可觀矣。先生以諧聲之故，更求之等字，有真定淖公先生師之，供養于法螺庵。與先生衡宇相望也。

淖公精五天梵書，以大梵書題法螺庵，額曰達摩商佉。至今猶在。

洪武二十三年，洪武正韻頒行已久。上以字義音切尚多未當，命詞臣再校之。學士劉三吾言：前後韻書惟元國子監生孫吾與所纂韻會訂正音韻歸一，應可流傳。遂以其書進。上覽而善之，更名洪武通韻，命刊行焉。今其書不傳，仍行正韻。

今爰書中有大誥減一等，自死罪外無一不然。此未知立法本意者也。明太祖頒行大誥，一切官民人等戶戶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有者每減一等，無者每加一等。今民間雖有此本，顧槩有減等而不聞有加等。此因仍之誤也。然徒杖笞減一等者，猶未

相遠。流配一減即爲徒罪，以律二死三流同爲一減故也。因以流罪廢而不用，而律爲空設矣。然流罪下死刑一等，儘有情罪深重者降而爲徒，法實不蔽。奈何因仍而不改乎。

明禁中端午有龍舟驃騎之戲。驃騎者一人騎而持幟前行，後騎繼之。各于馬上呈弄伎巧。蓋以習騎乘云。實元制也。龍舟似亦有習水師之意。

永樂時禁中有翦柳之戲。翦柳即射柳也。陳眉公云：胡人以鷓鴣貯葫蘆中，懸之柳上射之。射中葫蘆，鷓鴣飛去。以飛之高下爲勝負。往往會於清明端午日，名曰射柳。

宣德十年十一月朔當頒麻，以是日日食。移於十二月朔。成化十五年十一月朔值冬至，移十月朔。弘治三年十一月朔值冬至，移望日。前此頒麻皆在十一月朔。嘉靖間始改十月云。

舊制殿試在三月朔日。成化八年以悼恭太子發引，改於十五日。至今因之。

正統十一年正旦日立春。禮部言二節同一日，宜殺立春日。從之。天順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萬壽聖節，又值冬至。禮部言二節當行慶禮，然致詞各異。

儒者謂管仲。煑海爲伯國之術。然歷代之未有能廢者。明朝國賦所資於鹽尤溥。以近日計之。歲歲入餘鹽課稅等銀約一百萬三千兩有奇。各邊中鹽引價約五十六萬七千兩有奇。其於全賦蓋五之一云。

永樂取舉人監生年少者入翰林院習吏字。以通事爲教師。科舉時任其應試。卷尾識譯書數十字。三場畢。送翰林院定去取。仍送入場填榜。蓋優典也。中榜後改爲庶吉士。仍習譯。其後習譯益多。中第者益衆。有一榜中三十餘人者。天順中以奔競者多。乃革之。而用民間子弟。

洪武乙丑科。丁顯爲狀元。練子甯爲榜眼。花綸爲探花。子寧有送花狀元歸娶詩。以狀元稱花。不曉其故。攷宋時稱鼎甲者皆爲狀元。或以是也。是年黃子澄以三甲改庶吉士。今狀元攷與翰林題名。皆以黃爲探花。而遺綸名。蓋是科題名碑有缺。故誤傳耳。曹鼐以典史中狀元。人皆知之。洪武辛未榜眼吳言信。福建邵武人也。以鈔局副使中人多未之知也。正統壬戌又有松陵驛丞鄭溫中第。

嘉靖中南給事高鶴者。紹興人也。嘗具疏劾嚴氏姻親忤旨。降縣丞。稍遷鳳陽屬邑令。

偶有嚴氏家奴乘傳過其邑。鶴執之。杖至六十。曰。煩爾以此杖寄爾主。不久爲嚴所中。免官。陶祭酒撰高墓志不載此事。

嚴嵩末年。有分宜令。麻城人也。忘其名。在京候嵩於私第。坐旁室中。俄有家奴從內出。令見而起。奴乃叩首令前。令驚曰。若何爲行此禮。奴曰。我主盛滿已極。旦夕禍作。奴輩皆不免。此時得公稍寬。捶楚足矣。嚴氏敗。令治其家。是奴亦在治中。令識其人。特釋之。嗚呼。此奴賢知過其主遠矣。楊繼盛劾嚴嵩十惡。內有子孫冒邊功一事。下兵部查覆。聶公豹爲本兵袖一稿。謂諸司曰。吾意已定。此功皆實不虛。諸君勿多言。是時王公遴爲主事。與同官齊聲曰。此稿乃某人所爲。不可用。公今日當爲萬世持公論。何但爲一時免禍計耶。聶艱然起。入火房。且行且詬。趣具稿奏。時楊公博張公時徹爲左右司。楊默然無言。張言此事不可。但已牽楊袖隨之入。謂聶曰。如公所言。則事激而禍延。縉紳不休不便。愚以爲第緩之可耳。公何不說嚴公使自辭軍賞。則部可無覆。而諸司意釋。公論且不廢矣。聶大悟。從之。於是疏入。肅皇聽其辭。而更受錦衣百戶。諸賢幸無摧折。張一言之力也。

陳文偉武昌人。膂力過人。嘗五更之田間。猛虎撲地而來。乃兩手搏虎肩而足蹴虎勢。虎死。後應會試。場屋火。以右手抵牆頭。左手持同事人履肩而出者幾千人。火勢迫。乃揖後至者曰。吾力只此矣。遂名動天下。後爲山東安邱令。流賊百餘人掠庫。文偉敕羣吏第謹簿書。諸寶藏吾無慮也。羣賊大掠庫金去。良久。問左右曰。賊去幾何。曰三十里矣。敕左右以一騎一彈來馳赴之。問諸賊孰爲首者。彈左耳中之。又彈右耳中之。賊大駭。伏地請死。文偉曰。好爲我送庫金還。羣賊惟命。文偉以一騎尾其後抵縣。羣賊請死。文偉曰。我何有諸賊。奴各杖三十遣之。文偉自負拓弛意。不以見功也。御史竟以縱賊論劾。免官罷歸。

穆廟在裕邸時。邸中例有所給。於常祿外積戶部者三歲弗敢請。歲用窘甚。承奉謀之曰。非賄世蕃不可。請王帑得千金。以王命謁世蕃而致焉。世蕃欣然受之。以屬戶部。卽與三載給。世蕃時誇於人曰。天子兒尙行金我。誰敢不行金者。華亭談其事曰。世蕃真天大膽也。

鄉賢名宦有祠公典也。不惟有司不當私其人。雖子孫亦不當私其祖父。昔劉閣老健爲相時。河南有司欲以其尊公及一某公並入鄉賢。告之劉。劉謝曰。吾鄉賢祠有二程夫子在。吾父何敢並焉。至如某公固自當入。嗚呼。劉公之見遠矣。夫祖父無明德。而強列俎豆。是辱之。非榮之也。近日士夫無一不入鄉賢。木主委積。至列之案下。謂此鄉宦祠。非鄉賢祠也。

畫者象也。值其畫者變也。潛龍勿用者辭也。用其辭者占也。斯義不明。而附會無不至矣。

易終于未濟。斯天道之不窮乎。書終于秦誓。斯氣運之將變乎。詩終于商頌。斯文弊之復質乎。春秋終于獲麟。斯王道之永久乎。

溼野先生嘗言居要有九病。見善忘舉者妬。知惡不劾者比。依違是非者譎。借公行私者佞。意存覬覦者狡。懼禍結舌者偷。指摘疑似者刻。怒人傲己。蓋其所長而論者忿。喜人奔競。護其所短而薦者貪。九者有一于此。終亦必亡而已矣。開誠布公。九病可以勿藥而愈矣。

古諸侯多天之繼別之支子。故不得犯天子以祭始祖。大夫多諸侯繼繼之支子。故不

得犯諸侯以祭先祖。周道然也。漢唐以來。則無是也。禮以義起。報宜從厚。今士大夫之家廟。雖推以祭始祖。亦可也。

李長卿松霞館贅言曰。問鼠無牙。牛無齒。虎無脾。兔無脣。龍無耳。蛇無足。馬無膽。羊無神。猴無臀。雞無腎。犬無腸。豬無筋。十二屬各有不全。草木子論之當矣。然子何以屬鼠也。曰。天開于子。不耗則其氣不開。鼠耗蟲也。于是夜尙未央。正鼠得令之候。故子屬鼠。地闢于丑。而牛則闢地之物也。故丑屬牛。人生于寅。月生則有殺。殺人者虎也。又寅者畏也。可畏莫若虎。故寅屬虎。卯者日出之候。日本離體。而中含太陰玉兔之精。故卯屬兔。辰者三月之卦。止羣龍行雨之時。故辰屬龍。巳者四月之卦。于時草茂。而蛇得其所。又巳時蛇不上道。故巳屬蛇。午者陽極而一陰甫生。馬者至健而不離地。陰類也。故午屬馬。羊嚙未時之草而茁。故未屬羊。申時日落而猿啼。且申臂也。譬之氣數將亂。則狂作橫行。故申屬猴。酉者月出之時。月本坎體。而中含太陽金雞之精。故酉屬雞。戌時方夜。而犬則司夜之物也。故戌屬犬。亥者天地混沌之時。如百果含生意于核中。豬則飲食之外。無一所知。故亥屬豬。

問二十八宿之屬。其義何居。曰。即前十二屬加一倍者也。亢金龍辰宮也。角木蛟附焉。蛟龍類也。房日兔卯宮也。氏土貉心月狐附焉。貉狐兔類也。尾火虎寅宮也。箕水豹附焉。豹虎類也。牛金牛丑宮也。斗木獬附焉。獬牛類也。虛日鼠子宮也。女土蝠危月燕附焉。蝠燕鼠類也。室火豬亥宮也。璧水瑜附焉。瑜豬類也。婁金狗戌宮也。奎木狼附焉。狼狗類也。昴日雞酉宮也。胃土雉畢月烏附焉。雉烏雞類也。觜火猴申宮也。參水猿附焉。猿猴類也。鬼金羊未宮也。井木犴附焉。犴羊類也。星日馬午宮也。柳土驪張月鹿附焉。驪鹿馬類也。翼火蛇巳宮也。軫水蚓附焉。蚓蛇類也。子午者天地一定之位。卯酉者日月所出之方。故八宮皆二。而四宮獨三。李長卿何人。可謂發人所未發。

崇禎壬午十二月二十六日。賊衆數十萬于鍾祥石牌作梁渡兵。二十七夜風大作。船盡碎。次日復成之。三十日平明逼郢城。惟援勦總兵貴州溫如珍先日方至。立營未定。力戰不勝。死傷者衆。率麾下數百人衝陣而去。癸未元日賊分兵破江陵。總兵錢申選巡撫李振聲欽天監博士楊永裕俱爲賊擒。五營將士或殺或降者無算。己時陷城。撫軍宋一鶴留守沈壽崇。邑令蕭漢。巡撫中軍李佳應。死之。守備王璫。知府王璣。降賊。守

道張鳳翥通判張國運越城潛逸。闖賊李自成僞稱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羅汝才亦稱僞元帥。諸賊目則有僞政府侍郎從事防禦府尹州牧縣尹等名。改承天府為揚武府。

崇禎十六年春。左帥移師東下。掠兩岸船俱盡。止于九江。夏五月晦日。陷會城。先是張獻忠為督師楊武陵困于瑪竇山。僅以數十騎遁去。迨破襄陽。其眾不滿千人。乃遁于六安山中。逾年始出。陷蘄州蘄水。既陷黃州。益以麻城里人叛黨洪明諸逆及黃屬新附之眾各數萬人。其勢益張。漸有飲江之志。密遣奸謀徧布城中。而楚藩所募護衛新兵弁領張以敬者。黃岡諸生也。嘗奉教楚藩。督過之。因與賊通。約為內應。獻賊遂從樊口涉江而上。故相賀文忠聞之。親啟楚藩。請發鎧士卒。議守禦。楚藩不以為虞。曰。終朝寇警。寇若騎母豬。亦應至矣。監軍王陽基適奉巡撫江北之命。聞寇逼欲去。賀公涕泣挽留不得。二十八日。遽揚帆西渡。防守鎮筸兵亦逃走。人心洶洶。前三日有發以敬等逆謀。馮生雲路以告賀公。公不決。密問撫軍。撫軍大笑。斥為狂生。于是以敬等懼誅。謀益急矣。遂釀成鄂城之陷。

周獻之云。洋鉛查滓在上。錫之查滓在下。

經略圖海圍平涼。據高原以臨城中。日發巨炮。歷半載餘始克。城中人拾炮子十三斤者萬餘。小者更僕不能數也。然止傷一老人行汲者。餘皆打空地中。堆積如山。事定居人剏火神祠以報神德。即以炮子砌祠地。彰神功也。

凡新考選給事。到任後三日不出門。待諸先輩來拜。行交拜禮也。交拜起坐禮禮後連叩首。凡曾任給諫者皆來交拜。三日後始出門答拜諸客。不敢為客以僭先輩之故也。凡巡防巡鹽關差皆有精微批一紙以為憑限。批發自內閣。而科臣批之。

大兄云。滿洲擄去漢人子女年幼者習滿語純熟。與真女直無別。至老年鄉音漸出矣。雖操滿語。其音則土。百不遺一云。予謂人至晚年漸歸根本。此中有至理。非粗心者所能會也。予十九歲去鄉井。寓吳下三十年。飲食起居與吳習。亦自忘其為北產矣。丙辰

之秋。大病幾死。少愈。所思者皆北味。夢寐中所見境界。無非北方幼時熟游之地。以此知漢高之思豐沛太公之樂新豐。乃人情之至。非誣也。

陳陽一本作陽字石文。江西南昌人。曲靖府同知。以科場入簾。禮記仁者如射。如誤作若。降

三級。後授益陽知縣。無任可到。聞平西死。自請來衡。招撫胡擎天等。吳國貴斬之于泉溪渡。

孔明之出祈山。以攻爲守者也。隆中已知天下大勢。終于三分矣。而出師不已者。不如。此欲求三分不可得也。譬之奕碁。能侵人始能自治。否則坐而待之耳。彼譙周輩何足知之。

青田事功不少。概見。獨與太祖論相數語。不惟知人。並能自知。而爲相之道。聖人復起。亦不能易也。可謂天挺人豪矣。

藤黃出海南。聚蛇屎熬鍊而成。故有毒能殺人。王維章云。麕皮之有挖搭者。乃以粟米壓成者也。余向以爲生成者。茹紫庭言始知之。

李胡拜爲湖廣提督。楊來嘉爲襄陽總兵。駐穀城。胡拜來穀城。來嘉擒之。以獻平西。胡拜後死于貴州。

明南京御史外轉者止于知府耳。諺曰。南道如老虎。轉出作知府。明季兩司見巡按。用青殼手本。外貼一紅籤。

嘉隆兩朝書目。明倫大典。欽命大岳錄。鄭曉吾學編。高岱皇明鴻猷錄。薛應旂憲章錄。

王世貞國朝紀要。吳瑞徵兩朝憲章錄。范守已肅皇大紀。王世貞史乘攷誤。勞堪憲章

類編。皇明名臣類苑。夏言桂洲奏議。胡端敏公世寧奏議。嚴嵩南宮奏議。劉天和關陝

奏議。劉天和督撫奏疏。渭厓疏要。毛伯溫議處安南疏稿。王守仁撫夷節略。王世貞異

典述。盛事述。劉天和安夏錄。司馬泰西虹疏草。沈越案陝馬政。皇明經濟錄。皇明疏議

類鈔。兩朝疏鈔。嘉隆疏鈔。樊繼祖雲中撫平錄。湖北民隱錄。汪宗尹少泉疏藁。楊允繩

抑齋疏草。馮南江行誼錄。高拱南宮奏贖功臣封爵考。名臣言行錄。史鹿野奏議。鹿野

雲中奏議。沈越清查京衛冗食奏疏。沈越嘉隆兩朝聞見記。

洪承疇經略滇黔。兵餉之外。歲給銀五萬兩。以供其用。

裸裸奉土主之神甚謹。其像三百六臂。項挂鬪髀。有訟官不能決者。則令其誓于土主

之前。甚則于神前熱油鍋百沸。置一錢于油中。兩造以手入油拾其錢。直者畧無損傷。

屈者臂手槩爛。

裸裸娶婦。則請兵于官以劫之。婦家亦以兵守。劫歸未合。婦輒逃去入深山中。與私男

子野合有孕而後迎歸。所歡曰馬郎。歸夫家。永與馬郎斷絕矣。巡按七品官耳。其中軍則參將也。

按巡于諸有司。卓異者薦之于朝。次則獎之。給之以銀兩而已。順治初年。一有司滿洲人。按君獎之以銀。大怒。擲之于地。

明季總督巡撫。宴按君。按君以賞封犒其中軍。清初猶有行之者。

只舊草井鹽井也。在雲南武定府元謀縣。

康熙甲戌。殿元胡任輿。江南上元之胡氏。世有厚德。鼎革後。南京舊家。仍守故宅者。惟胡氏耳。殿元之祖。字復之。每于除夜。置酒。男女分坐。諸家人男女。亦下坐于兩旁。必舉杯訓其子曰。吾徒讀書人。何所能經營家計。得以溫飽者。指諸奴。曰。皆若輩力也。當善視之。江南人咸目爲長者。其長子禹冀。字口贊。領鄉薦。任輿江南解元。今又大魁天下。人以爲積善之報。胡氏祖以打金箔爲業。至今人猶稱之爲胡金箔焉。

復之有莊。與馬士英之莊鄰。田甚腴。士英令其子以三千金強買之。復之無難色。未幾國變。田仍歸胡。官價半原值耳。田中秋成已熟。馬氏之工本也。

江寧殿元。焦弱侯竝。朱蘭嶠之蕃。今任輿甫三人耳。

李太白詩曰。楊花落盡子規啼。聞道龍標過五溪。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茹紫庭曰。王昌齡爲龍標尉。龍標卽今沅州也。又有古夜郎縣。故有夜郎西之句。若以夜郎爲漢夜郎王地者。則相去遠甚。不可解矣。甚矣古人之詩。不易讀也。

明時羣僚被劾者。自衙歸私宅。則下轎簾以障之。于門揭註籍二字。閉門以待命。

明南畿凡閱操分二日。第一日則兵部職方司郎與科道洫其事。次日則內外守備與大司馬洫其事。第一日職方爲主。有待科不待道之規例焉。

崇禎間左懋第以吏科查閱南京兵馬錢糧。與大司馬並坐。

明三邊總制。駐劄固原軍門。爲天下第一。堂皇如王者。其照牆畫麒麟一。鳳皇三。虎九。以象一總制三巡撫九總鎮也。河西巡撫駐薊州。河東巡撫駐花馬池。陝西巡撫駐西安。甘涼肅西甯夏延綏神道嶺興安固原各一總兵。

韓世琦。乃蒲州韓爌之孫也。幼被擄。故隸漢軍籍。其母其弟猶在蒲州。母終身不一至。其子衙署以漢滿衣服。不便故也。母亦賢矣。

祖心大師。乃韓曰纘之子也。

霍山黃鼎字玉耳。霍山諸生也。鼎革時起義。後降洪經畧。授以總兵。使居江南。其妻獨不降。擁衆數萬盤踞山中。與官兵抗屢爲其敗。總督馬國柱謂鼎獨不能招汝妻使降乎。鼎曰不能也。然其子在此。使往或有濟乎。國柱遂使其子招之。鼎妻曰。大厦將傾。非一木所能支。然志士不屈其志。吾必得總督來廬。一面約。吾解衆喻令薙髮。然吾仍居山中。以遂吾志。不能若吾夫調居他處也。其子覆命。國柱自來廬州。鼎妻率衆出見。貫甲鐵兜鍪。凜凜如偉丈夫。如總戎見制臺禮。遂降。終不出山。黃鼎居江南久。後屢與鄭氏通。郎總督時事。敗服毒死。

明成化辛卯北京慈仁寺刊篇韻。禮部左侍郎眉山萬安序云。粵自開闢以來。卦畫書契之文生。而後篆隸行草之體出。虞廷康衢之歌謠興。而後雅頌離騷之詞作。逮漢哀平時。楊雄采史籀以下諸體著訓纂。永元中許慎兼采之爲說文。梁顧野王增加爲玉篇。凡偏旁同者皆以類而聚。沈約始分四聲爲切韻類譜。隋陸詞輩又增加爲韻略。凡音響協者皆以類而集。唐天寶中孫愐兼收雅俗。改切韻爲唐韻。大歷中李陽冰崇尚

說文。以其無翻切。乃取孫切愐韻附益之。祥符中陳彭年校勘玉篇。又增修唐韻。更名廣韻。然玉篇類形而不類聲。廣韻類聲而不類形。類形主母以統子。類聲主子以該母也。景祐中丁度加修廣韻爲集韻。司馬光爲類篇。此篇韻之名所由始也。司馬又嘗科別清濁爲二十圖。以三十六母列其上。推四聲相生之法爲指掌圖。自謂天造神設。以便學者。厥後李燾作類韻編。鄭樵作六書略。黃公紹又作韻會。六書之義至此大備矣。金王與祕推廣玉篇。區其畫段爲篇海。荆朴取司馬之法。添入集韻。隨母取切。韓孝彥改玉篇歸于五音。逐三十六母取切最妙。復述論圖詞畧諸篇首。以便檢閱。及仲子道昭。雖其學出自家庭。而獨得尤精。見篇中部目太煩。卽形相推雜在他部者。悉加改并。如叩品隨口入溪。雉雥隨佳入照。麤隨鹿。羴隨羊之類是已。又見韻中門法多雜。卽聲相協散在別音。亦加改併。如以幽隨尤。以添隨鹽。臻隨眞。譚隨談之類是已。仍增減俗字於篇韻各母部下。凡若干。讀者一閱。而艱聲奇字。趣了目前。無復含糊囁嚅之狀。道昭父子可謂有功於後世學者矣。

永歷時有女總兵丁國祥。饒勇善戰。能於馬上打弩。其夫姓楊。亦總兵。秦王出降後。丁

亦投誠。住貴州。常男妝與士夫交接。延綏祁三昇流賊也。後在雲南。爲三桂後營總兵。今上初卽位。冊封親王。大人至滇云。

皇上頗聞三昇勇。請一見歸爲上言之。三昇於未亂時死。其死也如知時至坐脫而去。且知未來諸事。其兵爲滇南諸營最。遺表請三桂以親臣統其軍。三桂命衛朴領之。朴字完初。三桂之幼壻也。後其兵歸王緒。夫三昇。武人。且起於寇而生死之際。乃能如此。人固不可以迹論也。

咸陽人蔡世科。少年竄身行伍。有異能。於足便捷。殊方異域。住三日卽能通其語言。操其鄉音。人不能辨也。犗牴諸戲。一經其目。輒能之。僞周時。王干城據西川。松潘總兵吳之茂降。呼干城爲叔。之茂行三軍中。目爲吳三將軍云。世科隸其軍中。與靖逆侯張勇對壘。爲官兵所擒。將僇之。世科呼曰。予有機密要語。聞之提督。達此語。訖就僇。未晚。勇命之前。屏人語久之。大喜。立釋其縛。寵任之。預聞機密。勇軍令嚴。帳中惟一二親信人。他人不得入也。令箭十二枝。各有暗記。與時辰相應。置榻前。連之以鎖。有要乃親發。世

科一夜潛入其榻前。解鎖取箭而出。軍門驗箭放行。世科乘馬呼噪。奔吳壘。軍中大譁。靖逆驚絕。大恨。自此軍令愈嚴。未久臨陳。世科馬蹶。復爲官兵所獲。靖逆欲寸禱之。臨刑。世科曰。余更有機密。欲聞之將軍。語得達。寸磔無恨。然非面陳不可。靖逆笑曰。令之前。蓋欲觀其措辭。以爲一笑也。世科曰。語不得聞之他人。請屏左右。靖逆命急其縛。置榻。屏人耳語。刺刺不可了。久之。靖逆呼人釋其縛。不知其以何語動靖逆也。自此置之官廨中。令二人軟監之。不如前之舒散矣。靖逆死。不知所往。弟世傑。稍識字。曾爲道人。裝賣藥于平涼市中。爲吳氏散劑。收買雁翎。今其年不過四十矣。

俗以章疏爲本。不知始于何時。古未有此。今時章疏有題本。有奏本。凡奉部文成例而行者。謂之題本。有私意啟請者。曰奏本。體例各不同也。

閩人黏本盛。自禮科主試滇中。丙午歲也。時功令。凡旂人不第者。勒令披甲。吳藩下人。皆貴游子弟。頂故遼學生名。應試者三百餘人。三桂待本盛禮數甚異。屬其破額廣收。都中諸事。三桂力肩之。是科遼人中式者一百五十餘人。從來所未有也。道鄰史閣部死難。太夫人夫人皆在南京。總督馬國柱歲給銀米。後卽爲例。給之終身。

金陵人翟天葵出身行伍。道鄰拔為都司。以好漢目之。出示曰。將以為好漢榜樣也。道鄰死後。天葵即住其家。門首為之守。門終身。此義士足傳也。

雲南鸚鵡山上有真武行宮。制如太和殿中。亦範銅為小殿。一如金殿之式。

洪經畧入都後。其太夫人猶在也。自閩迎入京。太夫人見經畧大怒。罵以杖擊之。數其不死之罪。曰。汝迎我來。將使我為旂下老婢。耶。我打汝死。為天下除害。經畧疾走得免。太夫人即買舟南歸。

高麗書以牛為魚。以魚為牛。謂四足者宜為牛。無足長尾者宜為魚也。讀矮為射。讀射為矮。謂矮矢宜為射。而寸身宜為矮也。高麗人號稱能讀書。而不能究六書之源委。杜撰若此。固夷狄也。

江西吉安安福人。胡耐庵。卞總制幕友也。後題授雲南易門縣知縣。羅羅反被殺。其子大仁來滇省親。則已死矣。扶柩無貲。諸僚友方思贖金共襄其事。有按察司經歷劉公曰。前耐庵有千金寄某處。人無知者。某分毫未動。今見在。只此扶柩有餘矣。無勞諸公云云也。耐庵之柩以此得歸。劉本吏員。乃能為古人事。可敬也。劉公武昌人。

大仁歸葬後。復來滇中。冒籍為諸生。受知于左將軍吳應期。前館祖樹勳家。繼入前將軍幕。變後。吳命其薙髮。走吉安通韓。非有之信。大仁因進馬臬司穆將軍。復來河南復應期命。王公貴人多喜之。後隨入滇中受職。見滇事去。謀反正歸誠。事覺被僇。昆明令程石門亦在其內。

磁石吸鐵。隔礙潛通。或問余曰。磁石吸鐵。何物可以隔之。猶子阿孺曰。惟鐵可以隔耳。其人去復來曰。試之果然。余曰。此何必試。自然之理也。後見一書曰。蒜可以避磁石之吸鐵。尚未之試。

楷木即今之黃連頭樹也。楷有瘿。可以為器。以柿子汁塗懈殼而蒸之。殼皆爆碎。以漆點懈殼上。點處皆成穴。將懈黃自穴流入滾湯中為懈粉。

鱉魚之血其色碧。漁人得雌鱉。則其雄守而不去。得雄鱉。則雌者遠逝矣。湖有竹蚌。一作蛭。狹長尺餘。而殼如蛤。味甚美。又有海豆菜。形如豆牙菜。其首如泥螺。蘸醋生食。初食之。遍體生癢。塊不癢。少時即消。

馬子騰云。陝西邊西番一路西寧莊浪等處。多三脚蟾蜍。其膠可軟玉如泥。西番取蟾蜍。將眉割開。其酥皆成塊者。不待和合曬晾也。此爲最佳。若中土人搯取酥漿。合麵成餅。曬乾用者。力甚薄。難取效也。

鄭公三俊。池州建德人。南京戶部尙書。轉吏部尙書。取入北京吏部尙書。以事充江甯驛。公至南京。青衣小帽。至驛前向驛四拜而去。遂歸建德。鼎革時年九十矣。以老得不出。經畧洪公。公之門人也。至池州以舟迎公。公怒罵不納。其使經畧大哭曰。老師棄我矣。終不得見而去。

崇禎季年。有言孝陵朽木甚多。恐致火災。有旨蒐芟孝陵朽木。內官因之斬伐無忌。數百年喬木。盡罹斧斤。孝陵杉板沿街賤售矣。而百姓遂有皇帝伐賣祖宗墳樹之語。不祥莫大焉。

平西同墨勒根蝦取四川。兵至敘州府。蜀王劉文秀兵多而銳。不可當。平西兵不戰而走。至保寧。墨勒根蝦已決意去蜀矣。時郝雪海巡按四川駐陝西境上。疏劾平西不能取蜀。更引敵兵入秦境。平西計無所出。固山楊坤力持進兵議曰。王威名震天下。今退

走。則一旦掃地矣。今日之計。有進無退。墨勒根蝦懼敵衆難之。坤曰。固山若郤請自退。吾王獨進。與敵不兩立矣。遂進兵。吳國貴尙幼。血戰而前。所在有功。大捷。平西卽上疏曰。臣之退走。所以引敵出險以殲之也。兵家之計。不可先傳。按臣書生。不知兵事。妄言搖惑衆心。幾敗大計。

上譴謫雪海于遼東。後以魏環溪之薦。復起。楊坤字秀函。明涿州指揮。在山海爲平西標下將。謀畫多出于坤。乞師東方。皆坤往也。坤子彥先。字毅叔。未亂已死。其人高朗有古人風。

明戶部印有三方。通行印外。更有戶部鹽引之印。戶部茶引之印。未知今日猶因之否。有明時凡腰玉者。轎前必用一人。執朱拂以行。拂以竹爲之。如今京師響竹之製。而竹系極細。長四五尺。自上至下。皆以朱漆塗之。行風中搖颺有聲。

賜姓之圍金陵也。分兵掠上流安慶。守土之官皆逃。惟司理黃公熙績不去。非不去。不能去也。兵至城下。聞金陵兵敗。卽解圍去。熙績以此行取入科。而世襲拖沙喇哈哈番。熙績福建泉州晉江人也。

明季南京人沈向。為四川巴山縣令。獻賊至。隔江而營。列數十里。城中人皆逃。向以病不能去。獻賊以其城小而陋。不入而去。向以守土功。行取為監察御史。二事絕相類。許盛少貧賤。與母相失。貴後不知母之存亡所在。有術者江西人。召卜之。曰不死可復相見也。迺記其八字而去。後遇老婦。使推祿命。與許母八字合。且閩人也。因問蹤迹。果許母。即走告盛而迎養之。亦一奇事也。

孫延齡死。四貞亦遷雲南。僞周吳大將軍。聞清兵且至。退走南甯。城中無主。孫氏之人。猶有數千。城守而傅將軍尚未至。時平西諸潰卒。屢過城下。堅閉不納。有李將軍廷棟。為鎗所傷死。城中人懼。皆薙髮。而傅將軍前行。周孝思亦至矣。孝思字之遴。鬱林道也。崇禎二年。京城被圍。詔諸道勤王。時范景文質公。巡撫河南。首提兵入援。兵備楊嗣昌先行。至保定。保定守方公一藻。見嗣昌曰。京都被圍。勤王之師。未有至者。今敵師老。亦將倦歸。某方練兵秣馬。思赴君父之急。但望輕位下。恐不勝任。得公來。我附驥尾。此千古一時也。因問兵之多寡。知軍中乏騎。方曰。破口非騎。兵不可。今奈何。某有戰騎五百匹。日夜操練。令士馬相習。願助公解都城之圍。嗣昌大喜。即深相結納。撫軍至。方入謁。

長揖不拜。撫軍怒。方公曰。某畿輔吏。禮宜如此。撫軍歛容謝之。嗣昌以告撫軍。大奇之。即偕之入援。圍解。力薦楊方二公于朝。方後為遼東巡撫。即光琛之父也。光琛字獻廷。號雲鶴。為僞周長沙巡撫。質公。吳橋人。其父曾為別駕。

雲南羅羅挽髮時。以木四五寸。豎頂中為結。以布勒之。如獨角獸然。此即古之椎髻也。湖廣境內。有一種箭桿。搖婦人以箭桿橫簪于首。長三四尺。處子則簪七枝。嫁則簪五枝。生子後遞減。至一而止。郴州亦有此一種。在郴時。門人僕夫曾親見之。

周祚新。貴州人。宏光時。兵部司官。遂家于南京。善畫竹。號墨奴。今其遺迹已貴如拱璧矣。

宏光時。兵部職方司劉泌。戶部新餉司王燧。字子京。皆馬黨也。又有王重字有三。士英將用以掌選。為高傑所參而止。疏中目重為狡童。藩鎮驕橫。至此從來所未有也。

東吳猶重世家。宜興推徐吳。曹萬。漂陽推彭馬。史狄皆數百年舊家也。宜興許氏。漂陽包氏。皆新發。而欲自附巨族之後。鄉人嘲之曰。彭馬史狄包。瘋癆癡隔哮。方音徐吳曹

萬許。馬趙溫關鬼。方音吳人嘴舌輕利。一至于此。

梟首之尸。棄之水中。則直立而不仆。水灌入腔中。出沒動盪。甚可畏。南都各部皆有花園。凡公會宴飲。于是乎在。吏部名文園。兵部名衍園。工部名藏春園。獨禮部無之。後孔玉衡貞毓為宗伯時。亦建園。先名瀛洲會。後題其名曰嚙嚙。此二字不知何來。作何解也。堂聯曰。咫尺恐為羞。獻于羹。獻于牆。俎豆聞之矣。斯須不可去。謀之野。謀之邑。玉帛云乎哉。

潮州十里外有棲鳳亭。云昔時有鳳棲于此。林武陵守潮時題云。十里江亭。昔日鱷魚。今去盡。千重雲樹。當年鳳鳥復來儀。

闕下曉雲籠樹起。城頭秋月過江來。衡州府署聯也。江聲回石鼓。日影上花甌。衡州詞林堂聯也。座間只可談風月。詩裏偏能耐瘦寒。呂黍士贈錢鑒濤掌選堂聯也。

黔之人物尹珍已上。無論已明以理。學文章氣節行誼著者。如孫應鰲。李渭。陳尙象。以及王訓。詹英。黃紱。秦禹。蔣宗魯。徐節。田秋。徐卿伯。熊文燦。易楚誠。張夢弼。許奇。申祐。吳淮。邱禾實。潘潤民。王祚遠。蔣勸善。而文恭為之最。黔之名宦莊躋。唐蒙以前。無論已明之清操。惠政。武功。赫奕者。如郭子章。朱燮元。江東之應朝卿。王重光。以及尤安禮。吳訥。

蕭象烈。成務。胡宥。劉大直。王象乾。吳國倫。馮晉卿。陳士奇。王三善。李雲。劉錫玄。郭成。胡從儀。皆今日所尸祝俎豆之者也。

黔苗之先有際際火者。隨武侯討孟獲。所在有功。云即安氏之祖也。黔人祀侯。必塑際際火之象。侍立于旁。

東海所屬淮安海州。去岸三十里。其地居人。皆以魚骨為椽柱桌椅等物。

彭夏琴詠臺灣七律四首。其一云。臺灣絕域貢降箋。舉族歸朝盡內遷。歷授堯封千載後。地開禹貢九州前。人民半與魚龍雜。郡縣全依島嶼偏。四十年來空強倔。至今始得罷戈船。其二云。當年犀甲下扶餘。銜璧誰憐軹道車。西市赭衣魂已渺。南朝紫蓋事終虛。帆來日本通商近。邑改天興置吏初。一自孫恩分戰艦。烽煙邊海幾邱墟。其三云。高

華遺嶼自隋朝。營壘依然識舊標。淡水雞籠雖竟渡。颶風蜃市豈全消。乘桴何意真浮海。叱石無能遠駕橋。抽調可憐諸將士。不教辛苦說征遼。其四云。窮島軍需飛檄催。蕉霜兼買鹿皮來。生番穰一本作禮社三冬集。互市洋船六月開。浪嶠山形隨地盡。夏門風信

逐潮回。荷蘭故土非甌脫。窺伺將毋隱禍胎。

朱媚兒。奏淮倡也。歸耿章光。山東人。明季進士。投誠。寓金陵。後受秦王孫可望割與通謀。事覺被僇。以尸歸。其妻妾環而哭之。媚兒止之曰。此非哭泣時也。國法叛人妻孥。收入官。發滿州為奴。此時不早為計。則恥辱狼籍。更為死者羞。力勸其主母并女。媳妾媵等。投井死。媚兒獨後。更堅閉前後門。從容入井。死。嗚呼。媚兒倡也。不惟能死其主。且能全主母一家之節。何見之明。而行之決也。明末士大夫。愧此倡者多矣。

滇南羅羅俗無文書。官徵其賦。先與官刻木為符。以一畫當一數。百十兩錢分以長短為差。畫訖中分之。官執其半。屆期持而徵之。符合不少。遲欠也。此亦足想結繩之制矣。

六盤山在平涼之西。虎山原在平涼北。虎山高臨城中。而六盤則轉輸之途也。圖海圍平涼。先取虎山。以窺城中。次斷六盤之餉道。而平涼不守矣。

陳福甯夏人。屠人子也。後為甯夏總兵。王輔臣反。盡有平涼。福以兵圍固原。八閱月不克。輔臣之子吉貞。自平涼來援。內外夾攻。福大敗。歸寧夏。將更練兵。以圖再舉。兵變為其下所殺。嗟乎。輔臣于斯時不能北聯甯夏之叛卒。以斷河西之聲援。而坐守平涼。以待斃。此實不可解也。

偽周授王輔臣陝西東路總管平遠大將軍。授張勇陝西西路總管平遠大將軍。

廣東韶州府乳源縣。有地曰梅花。潦水峻險。不與外通。居人數百千家。有張鄧二老。為之主。皆聽其指揮。二老明季諸生。鼎革後。不薙髮。據險自守。官不得入。而租賦輸納。不。缺。追呼者。山下遙呼之。繾租而下。如數不少。欠平西之變。胡國柱過乳源。二老以野服見。事定後。二老已死矣。眾以地歸朝廷。朝廷以其地建置花縣。屬廣州府。今人所謂梅花桐者。即其地矣。產良馬。

簡爾泰。雲南諸生。李定國入滇。闡為內侍。後入吳三桂宮中。以能鑒古得幸。雲南平。取入京。今亦為上所用。

上所用。

弘光元年。鄭鴻逵守鎮江。時北兵將至。淮揚瓜埠士民舟載家口。將渡江避難者甚眾。鴻逵以巨礮碎其舟。露布中外以告捷。

六科在朝內。六部皆用平行手本紅印。蓋紫粉印不可行之于朝內也。其體統尊嚴如此。此明時之制也。未知今日何如耳。

吳李解魏。爲興化四大族。

興化士人。凡應舉者。必釀分延道衆誦經禮懺。以爲祈禱。亦可笑也。

彭秋水在祿勸時。獵人以虎獻。剖之有胎。胞形如藕而三節。剖視有三子焉。方二寸許。尾與身等。眉目諸形皆未具。而爪牙先生。其威之所在。有獨異也。

秋水云。有一土巡檢。人言其常變形爲驢入山。已復爲人。秋水曾見其人。痴呆了不了云。

馬子騰云。鵝鶉皆蝦蟆所化也。

臺灣知縣某。閩闈聘之入簾。過海爲風飄至香山。廣人送之還閩。蓋庚午科也。

自桂林至思恩府。歸順州交趾路程。桂林府陸路西南行五十里。至思橋上船。西南永

豐縣。又西南容縣。牛擺象州。從此正西則至河上柳州。若自象州南則爲黃龍江。至白

沙起旱。南行經武緣。上林。遷江三縣地。至賓州。又南至思恩府。自思恩府而南。經田州

向武泰康。上應果化。歸順。又南二百里。卽交趾界。自思恩府西南行。爲泗城州路。

自上林縣轉東南。經困龍關。爲南寧路。

歸順土州。東界鎮安。西界泗城。北界果化。南界交趾。

彭秋水堂聯云。向平婚嫁貧中畢。庾信文章老更成。亦佳集也。

黃仲霖參馬士英。召對歸署。以白紙大書于門曰。得罪權奸。命在旦夕。諸客賜顧。門官

一概稟辭。

黃斌卿。閩之漳州人。崇禎十七年。破家募兵。勤王。行至山東。聞北都已陷。至南京。錫以

鎮南將軍印。鎮蕪湖。後方國安至。馬士英欲奪其印。以與國安。以關防易之。斌卿上表

送印于朝。散其衆而歸。

馬錫士英之子也。爲禁軍提督。大兵渡江。梟其首于市。

留都六部。以大司馬爲第一班。在冢宰上。西班牙領。魏國公獨出一席領班。魏國公前

有小羊角燈一盞。校尉執之。以爲興拜之節。興則燈起。拜則燈下。不獨鴻臚寺鳴贊之

臚唱也。想北都亦應爾矣。北都領班。則朱成國云。

留都拜牌。在禮部堂上。故宗伯堂署獨大。百官皆由後門入。烈皇帝發喪舉哀。亦在禮

部。

由衡州至廣西桂林府旱路。衡州南九十里。排沙南九十里。祁陽縣南一百一十里。永州府西南九十里。黃沙河西南。全州西南。界牌再南。興安縣再南。三十里。鹽官再南。臨州再南。六十里。卽桂林府。由衡州之廣西桂林府水路。衡州府南由松柏司。入枋河。洲。歸陽黃楊司。冷水灘。木瓜埠。湘口。轉而西南。由石谿站江口。東安縣在北余塘。全州界牌。分水塘興安縣。大沿江。臨川縣。而正南。卽桂林府也。由桂林而南。爲平樂府。又東南。爲梧州府。又東南。卽廣東界。自湘口正南。經永州府。道州。江華縣。永明縣。至廣西界。何光顯。金陵諸生。何遵之後也。遵有專祠。曰廉直。光顯平日與馬士英有隙。宏光卽位。光顯知不免。卽上疏劾奏。士英枷示于市。以瓦鉢合頭而死。常開平之後。世襲定遠侯。明季常某奉烈皇帝旨。冊封海外某國王。及歸復命。則宏光帝已卽位于南都矣。未幾。卽上疏。特參馬士英。免爲庶人。國朝兵至。以此得免于北。卽以南門外常家莊。菴中薙髮爲僧。人獨呼爲常太爺。云開平。可謂有孫矣。菴在太平途中。當訪其名暨法號。

宏光帝至南京。卽位于內官監。蓋大內諸宮殿雖存。而類敗不可居。卽位後。始建武英殿。上所居曰興寧宮。太后所居曰慈熙宮。其額皆王孟津所書。

宏光時提督禁軍太監李國輔。秉筆司禮太監韓贊周也。永甯府已爲西夷攘去久矣。而銓部尙注選人。同知無任可到。駐北勝州。以待升謁。

袁九敘撫滇時。丁外艱歸。轎圍用白氈。或曰昔某公遭艱歸。于轎頂之中爲一小龕。奉紙位。一載而行。九敘將用之。一友曰。公非宗子。神所依之主。在六完老先生所。若公復奉一主。是神有二矣。此禮惟長房長子得行。公奔走可也。九敘拜而謝之。

雲南武定府城西北。有師子山。形如師子。卽蒙氏五岳之東岳也。武定城正員。當師項下。形家目之曰師子繫金鈴。山有寺曰正續。相傳建文帝駐錫處也。彭秋水牧祿勸時。林武陵亦官河曲。同遊正續。彭有詩四章。林和焉。皆一時絕作也。彭一聯云。蒙岳千年傳。帝釋孝陵坏。土憶王孫林。一聯云。豈是勾吳披髮去。翻令石泰捨身來。只此一聯。妙絕千古矣。

潮州總制劉進忠。號劉猴兒。甲寅之變。進忠納款。鄭氏封平口將軍。尙之信代之。爲其所敗。後漳州府同知林學杭往招降之。林以此升潮州知府。

貴州章爾佩。故相馬士英之壻也。字靈藥。起家孝廉。爲澂江太守。以循良稱。平西問曰。爾有何善政。得此于民哉。對曰。豈有他異。不過與民相安耳。州縣之吏。親民事。催科聽斷。安能悉孚人意。卽有善政。得譽亦難。太守稍遠于民。苟無大害于民。易于見惠。與民相安。人卽循良目之矣。平西語人曰。此長者之言也。其後必昌。未幾其子萃冠貴省軍。爾佩嘗謂人曰。宏光時身在南京。忽思家而歸。以此得免。若北兵至時。猶在白門。必爲百姓之所菹醢矣。

陝西固原之北。寧夏之南。有灰鹽堡。井中出鹽。禁地爲池。方一二丈。築而平之。四圍築土。爲小隄。輓井水灌池中。經夜放去。鹹水池中鹽皆成白牙。有盈尺者。味佳美。不待煎也。有鹽茶廳。董其務。

秦州鹽出山溪泥淖中。民取煎之。

雲南琅井在崑陽州。白鹽井在姚州。黑鹽井在楚雄。皆有提舉司。井皆在萬山中。最下處。溪河之中。鹹水衝突而起。如濟南之跑突泉。然卽其處。發石爲井。繚之以欄。覆之以亭。構橋以通來往。環溪數千家。皆竈戶也。每擔鹹水稅若干。有司出入者。烙桶以印而

稽之。又有硝井水。煎之皆硝。糶糶飲此水以下飯。川北鹽水。民所開也。深數百丈。堪輿指示其處。捐數千金以從事。井徑三尺許耳。若不得則傾家矣。百丈而及泉。猶幸甚也。用轆轤牛轉取之。亦甚難。川東鹽井取之較易。且有火井以助煎熬。貴州所食者。皆川東之鹽也。

襄陽府至陝西商南縣襄陽府。水路九十里半。扎店一百四十里。小江口灣船處名沙陀營。西北由漢江一百二十里至均州。又一百八十里至鄖陽府。北行入小江卽浙水也。六十里至李官店。八十里浙川縣。一百二十里荆子關。二十里梳洗樓。陝西界矣。一百里徐家店。一百一十里竹林關。一百里龍駒寨。

浙川縣南至李官橋八十里。北至梳洗樓一百二十里。邊河爲縣。河西皆楚地。從間道至鄖陽府一百二三十里。至均州一百二十里。均州至鄖陽亦一百二十里。均州至武當山頂一百二十里。浙川縣西南行六十里。至火龍觀六十里。至均州又一路四十里。至稻田坪四十里。過賽嶺至青塘四十里。至均州路稍寬大。又一路九十里。至李官橋三十里。至党子口六十里。至均州乃大路也。襄陽府西北九十里。太山廟九十里。近

鄧州。州在平陸。其西百餘里。皆山河路。崎嶇難行。西北乃入內鄉。過土嶺。猶寬平可行。車又徑路西北行九十里。至韋散集九十里。至淅川縣。不必由內鄉。縣自鄧州西北一百二十里。爲內鄉縣。六十里丹水。五十里巡檢司。一百二十里魁門關。六十里花園關。東北去九十里黃沙。九十里灘河腦。九十里盧氏縣。九十里永寧縣。自花園關西北六十里商南縣。徐家店在縣西四十里。商南縣北五十里武關。山路崎嶇。一百二十里龍駒寨。西北一百六十里。商南縣北九十里商州。

茹紫庭曰。余癸酉泛舟之役。在鄧問華陽人孟姓。逃荒自潼關西十里銅峪。由老君川至雒南縣來。雒河。由雒南盧氏永甯伊陽洛陽至黑石河入黃河。小船載四五十石。由府城西上七八十里至伊陽縣。水長時。洛南山中木排下汴梁。意漢川龍首渠自徵引。洛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于井下行水。卽此地。而龍駒卽龍渠之誤也。但徵爲今澄城縣。遠隔渭水。俟再攷。

襄陽府至均州所屬小江口二百八十里。大江直西往鄖陽府路萬山茶等共二十七灘。去小江口不遠。南爲穀城。北爲光化縣。船長三丈闊六尺。可載百石。春水漲可用百

五十石船。小江口淅川縣南渡河一百六十里。內太白官方殷家別堰子白兔灘爲險。端工等四十四灘。自小江口數至蜂兒巖爲第七灘。係內鄉縣界。有界河。又九灘爲楊家壩。係淅川縣界。又至南馬蹬有板橋。河水自東北注之。去淅川三十里。淅川縣至荆子關一百零五里。至梳洗樓二十里。有月兒巖。係商南縣界。虎窩等六十二灘。自虎窩灘數至滔河口爲第十五灘。又十九名黃河灘。爲小黃河。平淺多淤沙。淅川至荆子關。所用扒河船。長二丈餘。寬三尺。每船載米十五石。夏秋二十名。荆子關至陝西商南縣。所屬徐家店一百一十五里。有王家淺等八十二灘。有大連灘。廂溝。長樂。猴兒石。背陰灘。豬槽灘。五龍灘。炭溝。侯家。算白石。草長八龍。龍虎諸灘。俱最險。徐家店西北數里有香油河。水自落南。劉坪溝流入此處。每船載米十石。春夏可十五石。徐家店至商州龍駒寨二百二十里。有大澗宿溝等一百七十五灘。內大賈峪溝。大柳樹灣。一連五灘。大桑園。一連七灘。小鷹石。五灘。大鷹石。四灘。屹塔嶺。五灘。共有三十餘灘。石大灘險。難行。自大宿澗數至武關河口共四十四灘。有武關河水從洛南亂莊流入。又過二十灘。至背峪河大周灘。有背峪河水從商州八里陂流入。又經開峪河四灘。有開峪

河水從商州喬家陂流入。又過四灘至稻田河灘。有稻田河水從木割溝流入。又過六灘至桃花纜灘。爲商州交界。又過九灘至銀花河龍嘴四灘。爲竹林關。有銀花河。又過四灘爲大桑園七灘。以上總計百灘。又七十五灘爲龍駒寨。此處船上載七石。春夏水大可十石。徐家店至龍駒寨。有師婆灘。瓦灘。屹塔們。周家灘。朱泥溝。王家塹。皮脖子。大象園。孤山。蘇溝口。鷹石灘。骨屍峽。湘子灘。長灘。毛家別。張家別。曹口灘。難兒關。爲最險難行。浙川縣至荆子關。有三里橋。石門灘。老人倉官灘。沿河口。羅山嘴。背漏灘。鄆家曲。清風嶺。娘娘廟。摩民灣。貨家坡。老虎灘。卽鍼田寺。亂石灘。邵市溝。百神廟。黃河灘。黃河灣。八龍廟。蓼兒灘。石羊灘。吳村灘。龍泡灘。爲有名。

廣陽雜記卷第一終

廣陽雜記卷第一

馬紹先。山東長山縣長白山人。其尊人馬負圖。字希文。甲午舉人。紹先嘗患病。夜不得寐。醫皆不效。乃自以其意爲園圃十餘畝。親操耒耜。學爲圃於其間。久之。疾愈。是亦可爲善治疾者矣。

大興 劉獻廷 繼莊

壬申春日。于茹司馬署中。與虞臣臥地看楚地全圖。圖縱橫皆丈餘。不可張挂。而細如毫髮。余旣短視。立則茫無所見。遂鋪圖于地。而身臥其上。俯而視之。楚地全局見其梗概矣。命虞臣執筆于側。書身所經歷諸水道。所恨者無界畫。則里至不能詳盡耳。自晉顧作準望。當作晉裴頡爲地圖之宗。惜其不傳於世。至宋朱思本縱橫界畫。以五十里爲一方。卽準望之遺意也。今之職方圖記。卽用此法。非此則方向里至皆模糊不可稽攷。然其事甚難。至十里一方。則竟無從著手。四至八到。方方湊合。求其毛髮不爽難矣。今之輿圖奉旨所寫。如此已足。彼若爲界畫。是自窮之術也。

王而農先生住查江。在衡州府西南約九十餘里。而農諱夫之。衡陽縣人。壬午舉人。與

兄介之弟參之皆爲時所推重。先生之父王修侯先生諱朝聘一字逸生性篤孝友。衡守李公燾嘉其行爲表其父塋以旌之。少從伍學父先生游學父諱定相一字玉鉉。衡州人。與李君愚魏說爲文字友。游講席得二王羅李之要博綜天文地紀人官物曲兵農水利之學皆淹貫。早歲喜吟咏。因選漢魏以來十一代詩文各成一部。爲詩文二壘。嘗謂詩文古今未有合一者。合詩于文則文不宣理。合文于詩則詩不達情。以貢入南雍。閒盱衡中土見廟謨顛倒上安民定亂十三策奉旨存部。天啟三年疾革呼修侯先生曰。丈夫不死于婦人之手。子丈夫也。吾死子手矣。遂逝。著有風雅集。劉繼莊曰。伍學父疾革時獨呼修侯先生而託死焉。予觀其意詎止日其妻妾爲婦人哉。王氏父子末年行徑果丈夫也。則學父爲知人矣。修侯先生既得其學已而走安成亭州以廣其識力。比歸而鄒東郭泗山先生講學于南岳。遂受業焉。天啟辛酉闈試主攷謬昌期識之。語觸副主考不得僑。遂置副榜。因以貢游北雍。會烏程秉鈞選郎承意旨索賂。遂投袂歸。閉戶潛修。鄉人化之。州縣長聞風造請。皆以疾辭不見。所授生徒咸知名士。同郡譚允都歐陽珠周應詔歐陽瑾夏汝弼文之勇劉近魯及瀘州馬之訓其最者也。後臥病。

南岳蓮花峰。臨終戒其子介之夫之曰。吾幸全首領。固願從先人墓下。而時命如此。不欲以遺骨經城市。得葬此峰下。鑿片石于墓道。題曰明處士某人之墓。足矣。遂卒。如遺命葬之。其仲子參之先歿。參之字立三。性至孝。壬午將就鄉試。以父母春秋高不行。癸未流賊陷衡。走匿山中。不就。僞試僞吏呈不順者。以參之爲首。幾不測。會賊去。乃免。爲文婉折有風度。受知于督學芝田周公學。乙酉恩選。未仕卒。而農先生于壬申歲已八十矣。隱居山中。未嘗入城市。其學無所不窺。于六經皆有發明。洞庭之南。天地元氣。聖賢學脈。僅此一綫耳。

余聞張獻忠來衡州。不戮一人。以問婁聖功。則果然也。

楊于兩爲余言。臺灣賜姓公之賢。以爲諸葛忠武。郭汾陽。岳武穆。後之一人也。賜姓少時。思文帝絕愛之。其父芝龍懷逆謀。賜姓屢諫。以尊朝廷。恢復中原。遭其父之怒。罵後芝龍。鴻逵皆提兵出關。思文詔賜姓勸思文出關。思文曰。芝龍鴻逵。朕將誰依。賜姓曰。臣父臣叔皆懷不測。陛下宜自爲計。與帝相持痛哭。帝曰。汝能從我行乎。賜姓曰。臣從陛下。亦何能爲。臣願捐軀。別圖以報陛下。此頭此血。總之已許陛下矣。思文出關。賜

姓遂入海。聚衆至數萬。據廈門金門。而芝龍已降。本朝矣。思文至邵武。知大勢已去。有二宮人縊死。勅取三棺皆釘之而出。則皇后曾氏亦在其內也。嗚呼。思文皇帝之死。在行。在烈。皇后之死。在宮中。永明皇后之死。在系虜。雖先後不同。其成仁取義則一也。思文從此不知所之。賜姓之妻董氏。其父諱颺。先號沙築。晉江人也。先朝進士。于兩之表叔。于兩與賜姓幼同筆研。賜姓既據廈門。沙築住金門。後于兩以貧困往于沙築。賜姓知之。召至廈門。遂留之。表奏永明。授以兵部車駕司郎中。以其未曾蓄髮。遣之往來京師。永明以延平王爵封賜姓。而賜姓不敢受也。清使往招撫之。而賜姓不屈也。曰和則可矣。奈何曰撫大國。若存此彈丸之地于海外。以延有明之一綫。請從安南朝鮮之例。不廢貢職。大國苟不以爲然也。則亦惟命耳。上知撫之不就也。召芝龍。溫語曰。汝子有書至乎。汝知廈門撫議之就乎。芝龍曰。臣不知也。亦無書來。上曰。汝子誠反矣。汝無罪也。已往不究。今後汝子使人來。汝即以聞。芝龍得旨。未兩日而于兩適至都門。既幾不測。幸芝龍以方得旨。而遽有人至。恐上見疑。遂命于兩走得脫。後爲人告發。遣芝龍于關東。後遣大兵征廈門。賜性命居人遷徙。空其地。以

誘清兵。舟楫之費。皆賜姓任。于兩不知。以爲賜姓棄廈門也。事則敗矣。遂徙其家人于內地。而身送之。既渡海。肩輿行。與清兵遇。遠望見。亟取田塍間道以走。清兵追之。馬輒陷。其道非土人不知也。走匿村中。田夫則于兩之故僕。少焉已發兵圍而搜之。于兩雍髮以免。而置斂篋。故鞞於海濱渡口。若由此以濟者。然清兵信之。清兵渡海而敗。于兩從此亦不得復歸廈門。然以其兄同蘇立。在廣東不敢出投誠。賜姓軍法。凡有一人投誠。則其宗族皆在必誅。故也。蘇立與許隆。楊文廣。皆廣東尙王之客。爲尙王行商海上。頗跋扈。尙王患之。酖殺文廣。蘇立許隆。自此與廈門結連不可殺。後蘇立乃爲一游兵所殺。其事楊符五曾爲余言之。尙未詳其顛末。更當留心。文廣之子。今候補同知。昨日從湖南北上。留于兩處一宿而去。賜姓之死也。面目皆爪破。曰吾無面目見先帝及思文帝也。余曰。賜姓提一旅之師。伸大義於天下。取臺灣。存有明正朔於海外者。將四十年。事雖不成。近古以來。未曾有也。賢於文信國遠矣。然賜姓既死。無人繼起。則其當日成就人材者。必不得其道矣。亦未聞有非常之人爲之輔也。于兩曰。惡是何言也。吾聞向爲文勝之邦。今一變而爲用武之國。居方鎮。握重兵。十之八九皆閩人也。姑以我

晉江一縣言則一公二侯二伯其餘任將帥之職居八座者共十有八人若通八閩計之指亦不勝屈矣前此阿羅斯之捷昨歲阿魯特之退皆敵親家林興珠之功也興珠今老然持藤牌而舞辟易萬夫前躍八尺後退一丈不可敵也諸如此者實繁有徒瀕海之地風土柔弱一變至道伊誰之力凡此皆賜姓之餘勇也其成就人材爲何如耶余聞此言爽然若失雖然武勇之士爲他人所賈多至富貴忠義之士則從未之聞矣慨然曰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遂投箸而起

黃石齋先生被執拘禁中洪承疇往視之先生閉目不視洪既出先生舉筆疾書一聯曰史筆流芳雖未成名終可法洪恩浩蕩不能報國反成仇蓋成仇與承疇同音也楊于兩云

衡山縣城外康王祠內有閣臨瀟湘上扁曰水月林高爽軒豁東南向望月爲最中奉義勇武安王顏曰雲拂潭空柱聯曰樓外山川知是何年圖畫檻前煙雨須看此日天工中尊三韓孫維震題也

湖南多異術凡肢體折傷以符水禁咒治之立刻可愈前向禹門見余傷臂殷勤言之

又作字與向亦周必令此輩一看若猶可治何憚而不爲余不敢辭故至衡山時亦周與術士二人偕來視予臂言傷已老須使之脫而後符水可施必也頻頻舉動力不勝任則再腫痛然後可爲也余此臂已安之如命且亦無大礙不廢作字揖讓亦何苦而必欲爲此遂笑謝之

南岳紫蓋峰下有羅克生者豪傑士也隱居不仕以詩酒自放以朋友爲性命四方之客至南岳者必延過其家盡賓主之禮歛宴連日夜陪游山林朝夕不倦故戶外之屨恆滿尊中之酒不空過衡山未有不識克生者且熟諳南岳典故問無不知惜於丁未之秋去世今山中無復人矣

衡山縣正當南岳之東自縣治西南三十里爲岳廟南岳之都會也九仙觀則在岳廟之北十里余攷南岳山形正西北向湘鄉縣乃其正南衡山岳廟反在其背周回八百里迴雁爲首岳麓爲足游者非經年不能盡五峰以祝融爲最崔巍雲中非極晴朗不見其頂登此則諸峰皆在目前矣游岳不登祝融猶入朝不見天子會靈山不睹釋迦也

祝融峰之東南有福嚴寺。乃思大禪師飛錫所定之福地。三生骨塔皆在焉。而懷讓大師最勝輪垣。與馬祖之磨鏡臺。皆在其側。石頭希遷之見相寶塔。去亦不遠。李鄴侯之祠。即在寺左。夫思大乃天台智者本師。親受三種止觀。而懷讓希遷。又五宗鼻祖。然則若宗若教。皆發原於南岳。地靈人傑。信有然矣。

衡山與夫矯健冠天下。走及奔馬。上峻阪。走獨木危橋。輿在肩側。其足逡巡。二分在外。輿平如衡。無少欹仄。吁亦異矣。

九仙觀有壇。曰九仙壇。在南斗注生殿前。西階下一巨石。與地平而稍高。如我蘇虎邱之千人石。差小。特四分之一耳。壇面鐫六字。字大如屋。曰九仙飛昇之壇。作兩行。東西向。迺媚藏鋒。法顏魯公麻姑仙壇體。化極小而為極巨。氣勢逼人。旁有款識。盡鑿去。不知何故。案九仙皆晉宋齊梁間人。雲笈七籤詳載其事。其飛昇皆有年月。

南岳五峰皆環拱祝融。惟祝融是向。獨紫蓋一峰。直走東北。別為一支。杜少陵望岳詩。所謂紫蓋獨不朝。爭長業相望也。

南岳水簾洞。即所謂朱陵洞。有石刻朱陵大虛四字。為道書第三洞天。山上有泉。至洞

門如垂簾狀。洞口有石方正。可坐可眠。在水中。上刻沖退醉石四大字。九仙云此洞與羅浮相通。彭禹峰云。字鐫瀑水石上。為水所激濺。不知若干年矣。字形模楷。固無恙也。岳廟前乃四通之衢。百物輻湊。列肆而居者數百家。無異五都市中。岳坊刻天下南岳四字。相傳為宋徽宗筆。柔媚如婦人。無天子氣。且與南岳不相稱。南岳不在天下。得無倒挂天上耶。

韓公祠即所謂雲開臺也。祠門西向。堂中奉韓文公木主。懸之。梁際亦剝落不堪。折而北。有堂南向。中供觀音大士像。守祠僧所居在焉。嗟乎。今天下之書院。祠祀十之八九。皆守之以僧名。不正言不順。莫此為甚。儒有書院。而無主持其事之人。僧則不居。蘭若而為俗士守祠。是何異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也。且昌黎平生以闢佛為事。今乃與佛同處。而奉事香火者。皆僧。僧豈大顛哉。無怪其煙寒火冷。木主傾欹也。衡生乃起而爭之。以取僧賄。不亦悲哉。

祝融距岳三十里。雖高插雲漢。而路稱平坦。石磴逶迤。可騎可輿。為南岳之一勝。但輿須二人。以布兜之。拽之前行。俗呼緯夫。猶舟之逆風。以牽百丈者也。

余案蔡九峰言岷山之支爲衡岳。盡於洞庭之西。繇互八百里。山列七十二峰。十洞。十五巖。三十八泉。二十五溪。九潭。九井。山之最大者。五曰祝融。紫蓋。天柱。夫容。石廩。祝融高九千七百三十丈。餘皆高四千五百丈。從天柱峰起祖脈。歷師子煙霞。過南天門。番身一支。盡於祝融峰。直下一支。遞至朱明峰。首結岳廟。昔陳隨問思大禪師登祝融峰。與岳神會。神曰。師何來此。師曰。求檀越一坐其地。神曰。諾。師即飛錫以定其地。今福嚴寺是也。神曰。師已占福地。弟子當何居。師即轉一石鼓下。逢平地而止。今岳廟前一石。是此岳定基之始也。廟制規模宏闊。直擬皇居。歷唐至今。煙祀弗替。韓昌黎詩所謂粉。磨丹柱。動光彩。鬼神圖畫。填青紅。當年廟貌亦可想見矣。宋范致能有驂鸞記。記廟制甚詳。淳熙二年。廟災。令有司給錢五千緡粟三千斛。復新之。元以讖文有朱明字。乃於朱明峰下。截斷龍脈。引水過廟。後又建黑神祠以衛赤帝。不知太祖以朱氏起兵。滅元國號。有明應實在彼。而不在此也。此與亡秦者胡事絕相類。元復有虞世魁重修南岳廟記。歲久頽毀。正統壬戌。楚之藩臬檄長沙衡州共建。其高弗及舊五尺。忽風雷交作。白晝晦冥。霽視其柱。已徙去半里許矣。官民畏悚。謝絕。復崇制如初。久之復圯。至成化

庚寅。知府樂平鄭冕。給事中郡人劉長相。繼題請巡撫繁昌吳琛任其事。出公帑三千金。命衡州衛指揮同知王綱往市川江巨木。得楠四十五章。以充棟梁之用。餘木取之近地。凡四年。觀厥成。商輅記焉。至嘉靖壬寅。前門暨兩廊圯。廢殆盡。正殿穿漏。階除鞠爲茂草。分守藩司甯夏潘九齡請上重修。得荒銀一千七百餘兩。乃估買故雍藩廢府房七十間。府在衡州。後桂王府卽其地也。別駕楊公美冕修完東廊四十八間。西廊三十五間。後副都御史金公燦委郡丞王道補完西廊一十三間。凡五載落成。劉黻記焉。正殿七十二楹。案七十二峰之數。正坐子午向。案石氏星經云。南宮赤帝。其精朱鳥。司夏司火。南岳姓崇名瑩。卽神農爲赤帝治南方者。黃帝定五岳。以潛霍爲衡之副。漢武帝南巡狩。以衡山遼遠。徙南岳之祭於廬江潛縣之霍山。然不過一時事耳。非古今不易之定位也。正殿後爲謹身殿。聖像高二丈八尺。象天二十八宿。圭長七尺二寸。自唐虞三代舉望祀之典。秩視三公。唐天寶中加王爵。宋眞宗易以帝號。至明太祖始去之。惟曰南岳衡山之神。爲百王不易之正典。洪武四年。賜金合一重一斤。祭則奉香以獻。銅香爐巨不可圍。今皆亡矣。鐵鐘二。共約三千斤。一以司晨昏。一遇朝使大祭。聲先振

焉。顏曰百王秩禮。星沙吉藩筆也。臺東靜瓶以注水。西爐以藏火。中香爐磴高丈餘。桂藩所築。磴下御祭臺五鳳樓。東西演樂亭。東西北廊房共九十六間。東廊銓德觀。又名宰牲墀。西廊口忠靖王趙葵。宋學士也。其父夢岳神降生。後立大功。爲祭祀監牲神。再下爲南臺寺。次嘉應門七間。謹身殿後爲廣生殿。崇禎壬午暮春。有龍出。水漲洗去其殿神像。亦順流而下。至龍隱港而止。夢報住持迎歸之。右轄神廟。神有殊勳于岳。姓陳名尙。歲時享祀。左有老萬壽宮。新注生殿。後宮奉聖父母聖母。適地生石筍如二人形。雕鏤成之。右列太子像。又其後爲接龍橋。卽元人鑿斷龍脈之地。有朱明亭。凡游觀者皆宴樂於此。管大勳有碑記其事。曰嘉靖壬午。上以震位方虛。遣官祝釐名山。大司徒劉凝齋曰。衡岳舊水道由東北直繞廟前而西南。以會於湘。自元鑿廟後。引水以斷龍脈。而太祖龍飛。已應朱明之讖。世宗降生於郢。皆其兆也。茲者皇嗣未廣。心竊念之。大勳於是上其議於兩臺。出藏金若干。兩命知縣車鳴鑾經理之。運河土以填後龍。使新澗由集福碑右。歷萬壽宮。左跨東街。以歸於橋隄。甫成。而皇子生。嗚呼。亦奇矣。此南岳廟未燬以前之規模梗概也。邑人吳士寅有小引詳記之。至戊子冬。爲順治五年。潰兵經

過。四出擄掠。衡沙二郡富商大賈。皆避入南岳。爭以財賂布帛貯岳廟複板上。板距地數十丈。其道以神像爲梯。履神之身手肩臂。以及頭目顛頂而上。藏貨財數十萬。無何潰兵至。縛廟祝肆加拷打。不勝痛楚。告其處。引而登焉。複板之上不通光。遂持炬而登。遺火延燒布帛。不可撲滅。殿燬火半月不熄。并謹身殿後宮蕩無存矣。惟中門以外不及於火。越二年定藩內書院黃惟煨改門樓爲殿。權設帝座像。稱殿高丈有六。稍如舊制。辛丑夏衡宰官士民又從而廣之。太守劉公進禮復新之。衡岳廟廢興之大概如此。

衡山朝岳門佛子坳。有子抱母樹。如孩提之童。依依膝下。見之令人動孺慕之悲。後爲愚民所斧。今不可得見矣。

余聞普陀法門。以唱韻爲小悟門。其中必有玄奧。與余所悟四字無迥異者。然求之二十年。吳楚燕齊之僧。無能言其學者。抑又何也。

衡山水月林主僧靜音。餽余闌林茶一包。焯菜一瓶。闌則安切。音鑽平聲。衡人俗字也。此茶出石罅中。乃烏銜茶子墮罅中而生者。極不易得。衡岳之上品也。最能消脹。焯土

音坎。字書音罕。曰其味辛。與黃豆同煮。以器罨之。而沃之以臘醋。久之辣極。與京師之辣菜味同。而鮮美過之。以芥爲之。以上疑脫辣菜二字而蔞亦芥類也。二物雖皆土產。然佳妙。杜少陵詩曰。深藏供老宿。取用及吾身。自顧轉無趣。交情何尙新。今日之謂矣。

長沙小西門外望兩岸居人。雖竹籬茅屋。皆清雅淡遠。絕無煙火氣。遠近舟楫。上者下者。飽張帆者。泊者。理楫者。大者小者。無不入畫。天下絕佳處也。

梁質人留心邊事已久。遼人王定山諱燕贊。爲河西逆靖侯張勇中軍。與質老相與甚深。質人因之徧歷河西地。河西番夷雜沓。靖逆以足病。諸事皆中軍主之。故得悉其山川險要。部落游牧。暨其強弱多寡。離合之情。皆洞如觀火矣。著爲一書。凡數十卷。曰西陲今略。歷六年之久。寒暑無間。其書始成。前在都中。余見其稿。果有用之奇書也。方輿之學。自有專家。近時若顧景范之方輿紀要。亦爲千古絕作。然詳於古而略於今。以之讀史。固大資識力。而求今日之情形。尙須歷鍊也。此書雖止西北一隅。然今日之要務。孰有更過於此者。在都門。愬愬哀哀。無片刻之暇。不得錄一通爲恨。蓋其書規模雖定。尙未脫稿。塗乙改竄滿紙。須余自錄。不可假手他人也。地北天南。會合莫必。每與宗夏

言而恨之。壬申之春。余與質人遇於星沙。狹路相逢。而其書在篋。別來一載。有半。質人亦鹿鹿道途。未嘗改訂一字。余留星沙。尙有旬餘。趁此光陰。夜以繼日。了此一願。則河西五郡。卽爲我囊中物矣。書凡五冊。冊各百餘紙。共計五百餘紙。思欲節其繁文。撮其綱要。然不敢太略。亦不下四百餘紙。乃縮爲蠅頭小草。草草成形。一紙可括其三四紙。不過百餘紙耳。遂奮然下筆。與日競先後。夜焚膏以繼之。經始於辛未二月初一日。至二十二日。近疆夷地暨諸夷小傳。皆錄畢矣。尙有一冊。乃西域諸遠國及籌邊方略。皆質人未足稿也。此則俟之異日。縱有餘力。亦不必寫。而余書已成。全璧樂何如之。始悟天下事。得寸卽寸。得尺卽尺。不可因循過日。若前者以爲日無多。不發勇想。則此書便當面錯過。始而九衛大局已定。繼而邊堡內地已周。終而邊夷諸夷全書已竟。無處不可住筆。皆卽金唱經六才子中所謂挪展法也。今已親證之矣。

長沙府二月初間。已桃李盛開。綠楊如綫。較吳下氣候約差三四十日。較燕都約差五六十日。五嶺而南。又不知何如矣。

袁堯文盛言湖南之妙。宜卜築於此。爲讀書講學地。柴米食物廬舍田園之值。較江浙

幾四分之一。前紫庭亦有此言。將爲余買田置舍於衡山之陰。以待四方之來學者。而質人甚非之。以湖南無半人堪對語者。以柴米之賤而老此身於荒陋之地。非夫也。乃口占一聯云。只圖柴米賤。不顧子孫愚。袁梁議論。從此參差矣。

長沙有李氏女。其母尼也。年將二十。已許字人矣。忽變爲男子。往退婚。夫家以爲詐。訟之官。官令穩婆驗之。果男子矣。遂雍髮留辮。解足纏。易男子裝。學剃頭。取耳以爲業。今三年餘矣。列肆於市。質人使人招之。雍頭不來。蓋聞其爲當道寓中人。客雜沓。羞赧不前耳。虞臣同紫華爾聲往其肆。令其雍髮。歸言其聲音相貌舉止意態。猶儼然是一女子。因細詢其原委。果然也。余憶泰西人身之說。言女變爲男。只內腎脫出。便是。若男變爲女。則決無此理矣。說在脈絡圖說中可檢也。

長沙至江西路程。自長沙至湘潭縣九十里。至淶口九十里。至醴縣三十里。至湘東一百里。起早至萍鄉縣三十里。至慮鎮九十里。覓舟至宣風五十里。至袁州府五十里。又覓舟至分宜縣九十里。至新喻縣九十里。新喻屬臨江。至黃土鎮七十里。至臨江府五十里。至樟樹鎮三十里。至豐城縣八十里。至市鎮到江西省城南昌府共一千零四十

里。

自衡州由南昌下湖口。水路自衡州府三十里至樟木市。十五里至七里灘。十里至大浦。十五里至杜光埠。十五里至川州。八里至螺師灘。十七里至斗米洲。五里至大嚴灘。二十里進小河至吳集。一百四十里至攸縣。一百二十里至茶陵州。九十里至高壘。若從陸止六十里起早。六十里至潞江。十五里至楮塘李田黃梅樹下共六十里。至永新縣。三十里至容江。自容江歷方鄔橋面上馬吉坪。上周垣枕石頭敖城。劉江正陽渡。白水狼湖蘭村共一百六十里。至水陽市。自永陽歷三挑石山頭高沙共一百里。至吉塘橋。十里至神岡山。十里至吉安府。雇張家渡漁船往贛川。水程四百五十里。吉安甚難搭船。至此停舟問訪。自吉安歷峽江樟樹豐城縣河泊所。至江西省停舟。由廣潤門至吳城共一百八十里。由吳城一百八十里出湖口縣。

符天乙以寫算四例見示。其除法則泰西新式也。泰西除法始見于算旨前編。發揮于西鏡錄。此新式大約溯自南敦伯。舊法自上而下。逐層以法除實。每商一數。必一一勾抹。新法自下而上。惟記除餘而已。頗爲簡便。

仲遜述李天生之言曰。人若一日不食。二三升米飯。四五斤肥肉。如何可以讀得書壯哉。斯言精神可想見矣。

仲遜又言。長安故城。漢唐之所都。皆在高阜。今省城元至正中建也。移于窪下矣。若墜入水。則西安之人。可使爲魚鼈。當更考之。

王智侯苦心五十年。白首無成。以其心得著書三部。一攻守心法。凡二冊若干卷。大約以戚南塘紀効新書爲主。附以諸家之說。參以心得。皆可見諸施行者。奇書也。其一名兵機類要。凡六冊若干卷。皆采之通鑑。二十一史。以類相從。各有題目。亦粲然可觀。其一尙未成書。則治平諸大要也。

高郵舟中值晚晴。日色炤遠帆上。皆作杏紅色。春草映之。皆成紺綠。眼色爲綠。生于眼識。光色與相參。相值而識生焉。吾又烏乎知其所在哉。

杭人歐陽君寵精相術。人稱其重瞳子。余向疑古之所謂重瞳者。皆別有故。若果爾。則眎一物必成兩物。恨不與虞舜項羽智者同時。以求其故。今問之君寵。乃一黑翳如瞳也。歸與宗夏言之一笑。向曾與之論及故爾。

杜移年早歲曾識王孟津。述其言曰。書法之始也。難以入帖。繼也。難以出帖。可謂入理深談矣。然詩文又何獨不然耶。

張岫民出其近作一卷。中有與泛日本者談海溝之異。序曰。去西岸東行。帆過海溝。程居其半。其水黝黑。約三百里。奔流剽急。自北而南。海爲之陷。有若溝然。故因其狀以名之。又有糠洋。亦日本必由之路。有物浮於海面。其狀如糠。幾數百里。風濤激逐。凝聚不散。蓋水脈有以限之也。

維揚精忠廟。乃梁昭明太子文選樓故址。其殿額大雄之殿。乃唐顏魯公所書。尙有諸天牌位。皆出魯公手。今爲王阮亭易去。惟存殿額耳。後爲岳武穆王改建。報忠也。其樓聯云。一代忠臣寺。千秋帝子祠。

張岫民出其所藏霹靂斧二。竹葉符四。皆妙麗壞異。霹靂斧其一上下相等。下薄如刃。稍具斧形。其一上狹而厚。下闊而薄。底銛利。儼然斧也。中有一空。若受柄者。去首十分之三。去底十分之七。外大可容拇指。中小不能穿小指。而反覆背面皆然。則又示人以決不可施柄也。吁。寰宇之內。莫奇於雷矣。竹葉符長可六七寸。闊七八分。右偏淡黃色。

有自然符篆文。出粵東羅浮山。人傳昔有劉仙棲巖石中。投竹符以驅木魅。竹遂爲林。葉成符篆。亦異物也。

張岫民之丁卯編。乃紀是年所見之古人書畫名蹟也。書則論其筆法。畫則列其圖狀。凡宋元明名人題跋詩歌。悉載于後。而殿之以顧維岳之品目次第。前後附之以詩奇書也。晉王右軍氣力帖卷一。晉王右軍二謝帖卷二。褚河南臨黃素本蘭亭序卷三。唐碑宋揚化度碑卷四。唐周昉春宵秘戲圖卷五。宋林和靖詩帖卷六。米敷文司馬端衡合璧卷七。趙彝齋花卉卷子八。趙松雪飲馬圖卷九。趙文敏蕙石管仲姬竹枝合璧卷十。梅花道人水墨山水大軸十一。梅道人風竹長幅十二。元釋雪窗蘭蕙卷十三。元胡廷暉山水小長幅十四。曹雲西貞松白雪軒圖卷十五。沈石田夜雨止宿圖軸十六。沈石田設色自壽圖軸十七。唐子畏折枝墨梅長幅十八。仇實父青綠采芝圖軸十九。無名氏獨舞翠盤圖二十。籀史二十一。太原所藏書畫歸南中者目二十二。書籍目二十三。共爲一冊。蓋是年枝安顧維岳延岫民于家。校訂經史。時出其所藏。共爲欣賞焉。維岳吳中第一收藏家。故所見之博如此。

維揚禹王廟中有巨石一塊埋土中。名曰浮山。相傳神禹以此石鎮海眼者。可發一噓。隆雲師言天台諸師地無賦稅。皆刀耕火種。以刀薙茅草焚之成灰。以蘿蔔子下于灰內。灰猶溫也。他物不可種。野獸率取而食之矣。

天下錢穀總數。每歲所進通共三千四百八十四萬四千九百七十五兩。遇閏加一十七萬七千二百八十二兩。內地丁銀二千九百六萬八千六十二兩。遇閏加二十萬四千六百七兩一錢。雜稅銀七十二萬八千三百九十兩。增減不一。鹽課三百六十六萬八千七百三十四兩六錢零。遇閏加一萬二千一百五十一兩六錢。關稅銀一百三十七萬九千七百八十八兩三錢。各布政司細數列後。

一北直地丁銀二百四十四萬五千一十兩七錢。當雜稅銀三萬二千二百三十八兩一錢。共二百四十七萬七千二百四十八兩八錢。一山東地丁銀三百二十九萬六千九百六兩。當雜稅銀五萬八千八百八十七兩八錢。共三百三十四萬七千七百九十三兩八錢。一河南地丁銀二百七十二萬三千八百九十五兩一錢。遇閏加三萬四千三百四十五兩三錢零。當稅雜銀一萬二千四百六十七兩二分。共二百七十三萬六

千三百六十二兩一錢二分。一山西地丁銀三百一萬八千九百四十六兩八錢三分。遇閏加二千三百六十三兩六錢。當雜稅銀二萬八千九百七十八兩八錢六分。共三百四萬七千九百二十五兩六錢九分。一陝西地丁銀一百五十八萬九千五百九十四兩三錢。遇閏加二萬三千五百二十七兩六錢零。當雜稅銀四萬三千九百六十五兩三錢九分。共一百六十三萬三千五百五十三兩九錢。一甘肅地丁銀二十八萬三千七十兩七錢九分。當雜稅銀一萬八千二百五十六兩七錢。共三十萬一千三百二十七兩四錢九分。一安徽地丁銀一百六十九萬八千九百六十兩四錢。遇閏加四百一十八兩三錢。當雜稅銀五萬九千九百七十九兩七錢。蘆課銀四萬一千八百九兩八錢一分。共一百七十九萬八千六百六十九兩九錢。一江蘇地丁銀三百九十九萬六千一百七十六兩三錢六分。遇閏加二萬六千五百九十三兩四分。當雜稅銀一十二萬九千三百八十兩八錢。又錢二萬一千六百文。蘆課銀一十一萬七百五十四兩九錢。共四百二十三萬六千三百三十三兩。一江西地丁銀二百二萬八千二百八十九兩七錢三分。遇閏加一萬九千八百六十六兩四錢七分。當雜稅銀四千三百二十

六兩八錢一分。蘆課銀五千四百一十七兩三分。共二百三萬八千三十三兩五錢七分。一浙江地丁銀二百九十三萬九千八百八十二兩九錢二分。遇閏加二萬二千五百九十六兩七錢。當雜稅銀一萬一千六十一兩九錢。共二百九十五萬九千四百四兩八錢。一湖北地丁銀一百一十二萬七千九百六十六兩六錢。當雜稅銀二萬一千五百八十四兩八錢。蘆課銀五千一百一十六兩六錢六分。共一百一十五萬四千六百六十八兩一錢。一湖南地丁銀七十九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兩七錢五分。當雜稅銀一千六百九十二兩五錢一分。蘆課銀六百八十七兩五錢九分。共七十九萬五千八百九兩八錢五分。一福建地丁銀一百二十四萬八千三百四十四兩三錢。關稅銀一萬四千五百六十六兩六錢六分。當雜稅銀一萬二百一十八兩九錢。共一百二十七萬三千一百二十九兩九錢。一廣東地丁銀一百二十七萬二千五百一十九兩一錢。遇閏加一萬六千六百三十一兩一錢。當雜稅銀三千四百八十兩。共一百二十七萬五千九百九十九兩二錢。一廣西地丁銀三十三萬八千六百七兩一錢五分。遇閏加一萬一千四百二兩五錢一分。當雜稅銀二萬八千八百六十八兩七

錢二分。遇閏加一千五百七十一兩二錢七分。共三十六萬四千四百七十五兩八錢七分。一四川地丁銀六萬三千三百三十七兩六錢九分。遇閏加一千八百三十四兩九錢。當雜稅銀一萬七千七百七十一兩一錢六分。遇閏加七百五十七兩一錢五分。共八萬一千一百八兩八錢五分。一雲南地丁銀八萬四千八百三十五兩八錢八分。雜稅銀三萬一千一百三十六兩四錢八分。共一十一萬五千九百七十二兩三錢六分。一貴州地丁銀六萬三千五百三十三兩一錢。遇閏加四百八十六兩四錢。雜稅銀一萬二千七百八十五兩四錢。遇閏加八百五十兩六錢。共七萬六千三百一十八兩五錢。一關稅銀一百三十七萬九千七百八十八兩三錢。一鹽課銀三百六十三萬八千八百九十四兩八錢。遇閏加四萬一千九百四十四兩九錢。京省需用俸餉總數在京俸各色。共七百八十萬二千五百八十三兩零。各省存留俸餉驛站修河顏料漕項共七百四十一萬五千六百七十六兩。各省駐防及綠旗官兵俸餉共一千三百四十九萬二千七百五十五兩。細數分列於後。

一在京需用列後。王以下滿洲官員兩季俸銀。一百一十二萬一千九百三十五兩七錢五分八釐。漢官兩季俸銀。三萬七千九十四兩一錢。蒙古王俸銀。五萬九千九百二十七兩五錢。各部院雜項。一百一十七萬三千三百一十二兩二錢。各部院公費銀六萬一千五百一兩七錢。

一在京每歲需用兵餉列後。盛京俸餉銀八十五萬二千六百四十八兩八錢。八旂月糧。四百一十四萬五千七百三十二兩三錢。八旂拴馬銀一十五萬九千一百一兩五錢。八旂前鋒護軍披甲喂馬銀一十八萬五千六百二十二兩。八旂牛種銀五千八百五兩七錢五分。

一各省每歲需用存留列後。北直每歲存留銀七十三萬八千七百八十五兩一錢。山東每歲存留驛站河道俸銀六十八萬五千九百四十四兩。河南每歲存留驛站顏料河工銀四十四萬七千四百九十兩八錢。山西每歲存留顏料綢價銀三十三萬九百六十一兩九錢。陝西每歲存留驛站等銀二十一萬八千二百三十二兩。甘肅每歲存留驛站等銀九萬三千三百九十八兩三錢。安徽每歲存留漕河驛站等

銀七十六萬四千六百六十七兩。江蘇每歲存留漕河驛站俸工等銀一百二十九萬四千五百二十九兩。江西每歲存留驛站輕資本折顏料銀四十七萬八千四百六兩五分。浙江每歲存留各項銀八十三萬二千四百四十五兩零。湖北每歲存留俸工驛站漕項茶價銀三十一萬八千七百四十七兩三錢。湖南每歲存留俸驛站漕項銀一十七萬六千八百二十七兩九分。福建每歲存留俸食銀二十一萬七百五十六兩六錢零。廣東每歲存留俸食改徵米銀四十五萬五千五百五十八兩。廣西每歲存留顏料俸工銀八萬七千七百九兩六錢零。四川每歲存留俸食驛站銀四萬二千四百二十二兩五錢。雲南每歲存留銀九萬一千七百九十七兩三錢。貴州每歲存留銀六萬四千九百六十六兩六錢。鈔關每歲存留辦銅緞匹顏料貂皮共銀四十二萬九千四百四十兩。

一各省歲需兵餉列後。直隸歲需兵餉銀八十二萬八百一兩一錢八分。山東歲需兵餉銀三十五萬五千七百七十四兩零。遇閏加二萬七千六百三十六兩。河南歲需兵餉銀一十九萬八千三百五十九兩四錢。遇閏加一萬五千九百七十兩四錢。

山西歲需兵餉銀四十八萬二千六百八十三兩八錢。遇閏加二萬八千五百九十二兩九錢。陝西歲需兵餉銀一百五十六萬五千七百四十九兩。遇閏加一十五萬三千一百一十六兩八錢。甘肅歲需兵餉銀一百四十八萬七千九百二十四兩。安徽歲需兵餉銀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七兩七錢九分。遇閏加六千四百六十二兩三錢。江蘇歲需兵餉銀七十四萬六千四百七十三兩九錢一分。遇閏加一萬三千九百兩八錢三分。江西歲需兵餉銀二十五萬八千一百四十二兩零。遇閏加二萬二百七十兩六錢。浙江歲需兵餉銀九十七萬五千四百三十四兩九錢。遇閏加一十萬七千二百四十二兩三錢。湖北歲需兵餉銀六十萬八千四百六十五兩四錢七分。遇閏加三萬七千四百八十兩五錢三分。湖南歲需兵餉銀三十五萬一千四百二十七兩三錢。遇閏加三萬二千四百五十二兩四錢八分。福建歲需兵餉銀一百三十九萬五千五百五兩八錢七分。遇閏加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六錢。廣東歲需兵餉銀一百三十五萬八千六百九十四兩五分。遇閏加一十二萬五千八百四十四兩一錢七分。廣西歲需兵餉銀三十四萬六千五百二十兩八錢。遇閏加二萬八千六

百六十兩。四川歲需兵餉銀六十八萬六千九百六十兩六錢。遇閏加六萬二千五百五十八兩一錢。雲南歲需兵餉銀八十萬五千九百五十三錢九分。遇閏加六萬五千四百二十七兩三錢。貴州歲需兵餉銀三十七萬七千一百七十一兩。遇閏加二萬九千九百三十八兩六錢。

關稅內歲撥兵餉銀二十九萬二千四百二十五兩五錢。

天下錢糧出進存贖總數列後。每歲進銀三千四百八十四萬四千九百七十五兩。加閏在外。每歲出銀二千七百三十八萬八千五百八十八兩。加閏在外。每歲存贖銀七百四十五萬六千三百八十七兩。

案天下之餉。合漢滿之兵歲需者不過一千三百五十萬而止耳。明天啟鄭宗周疏云。嘉靖十年。兵餉共六百八十萬。至萬歷四十年後頓增至四千餘萬。則今之兵餉尚不及萬歷年間三分之一耳。

吳三桂據湖南。兵駐松滋久。乙丙之間。和碩安親王統大兵自江西袁州直趨湖南。兵至長沙之東。三桂聞穆將軍爲戰將。不敢輕敵。丙子二月。自松滋退軍長沙距戰。梁質

人自江西爲韓非有求援。三桂之意先敗安王。而後援吉安。訂於三月初一日合圍。留質人曰。汝於壁上觀吾軍容。歸以語東方諸豪傑也。官山在長沙東南。與瀏陽相值。安親王軍長沙東官山之後。三桂軍長沙西。連營岳麓山亘數十里。軍容之盛。近古未有也。三桂欲自與安親王決戰。諸將苦諫而止。皆誓死以戰。三桂坐瀏陽門樓。質人以三桂命立城上。安親王發兵十九路自城北鐵佛寺後布陣至城之西南。長數十里。三桂亦發兵十九路以應之。將軍王緒先陷陣。清兵合圍之。數重旂幟盡偃。金鼓無聲。城上人盡失色。以爲此軍全沒矣。少頃聞交鎗連發如急鼓。清兵紛紛墮騎。王緒軍衝突無前。莫有櫻其鋒者。深入敵境。獲全勝而返。僞將軍吳應貴者。三桂之姪也。搏戰爲流矢所中。貫顛墮馬。夏國相力戰救之而歸。穆將軍追至城下。三桂于近城設伏以防。巨象伏岡下。敵至起而衝之。清兵披靡而走。交鋒者凡三路。馬寶軍大捷。餘殺傷略相當。呼聲動天地。血戰至日中。天忽大雨。交鎗不得開。各斂軍而退。三桂初意氣吞官山。先發十九路。餘軍駐岳麓。留爲更番地。不然則後軍繼之。必平官山而後已。及見應貴傷。復值大雨。爲之奪氣。曰。天意不測。遂入城而守。清兵亦掘濠不復出。未幾應貴死。

吉王見浚英宗第五子。天順丁丑封于長沙。六傳至憲王子由棟。天啟辛酉襲位。後流賊犯湖南。王與桂王同舟奔粵西而死。今其府基爲官倉。當年規模猶可想見焉。明初太祖第八子潭王梓封長沙。後以妃家坐事。國除。太祖第十七子谷王穗初封宣府。永樂中徙封長沙。後以事國除。仁宗第五子襄王璿宣德己酉封長沙。正統元年徙封襄陽。

武夷茶佳甚。天下茶品當以陽羨老廟後爲第一。武夷次之。他不入格矣。

江西有行水碗卦術者。至人家以碗貯水。投白米數粒于中。立能知其家事。凡祖先之姓字相貌年壽一一不爽。間有一二字譌者。亦必字異音同。如之爲知朱爲豬之類。似有人告之者。然必有一同行人立門外。強執途人而與之言。刺刺不休。而室中之人其言如見。否則一無所知矣。此理之最不可曉者。

長沙萬福禪林主僧素默。以藏字畫一束求售。董元宰臨二王帖一卷。破門石浪和上臨智永千字文。陳正言水墨花鳥一卷。魏國公徐瞻草書大幅一紙。董字極佳。真跡無疑。破門石浪住南岳飛來船下。深入晉唐闢奧。絕無近人蹊徑。黃慎軒而後。不可多得。

陳正言近時湖南人。筆墨有士夫氣。非工匠手所能。徐瞻不知魏國公第幾世子。亦雄偉可觀。此皆鐵目和上所遺。以鎮山門者。素師索價過高。余不能酬也。遽返之。又有石浪草書。其自作山居詩二十二首。別爲一體。佳絕。乃爲俗僧借去。臨摹數日而還。則于每字之旁。皆以惡札書楷字以釋之。如楊升庵之釋。响。嘯。禹。字。碑。者。然見之。令人駭絕。笑絕。恨絕。此罪當加于焚琴煮鶴數等。昔有人以方竹枝贈一僧。後問之。則已規而漆之矣。古今蠢人未嘗無對也。山居卽事詩。自寫性靈。不落體格。絕無煙火氣。今錄其十八首。一間茅屋不堪誇。不是雲埋霧便遮。幸得老來無个事。掃些竹葉煮松花。一門徑深深路又荒。草頭多露月來光。其中亦有忘年者。日日焚香坐草堂。二年來無事可當心。一把鋤頭斫古今。翻轉溪雲睡去好。長留明月伴松陰。三山中日日有雲飛。飛的飛來歸的歸。惟有這些歸不得。留爲山寺補僧衣。四小橋流水入山幽。一徑松陰脚底收。處處白雲堆谷口。家家黃葉墮枝頭。五一村深樹一村煙。村樹深煙斷欲連。不斷不連分野色。濃濃淡淡夕陽邊。六昨來相送出柴扉。冷霧寒煙溼我衣。一路脚尖深凍裏。溪聲踏作雪聲歸。七十年無夢到鄉關。爲个蒲團債未還。幸有月來常問問。不知身在幾重

山入幸得爲僧不甚貧。東來西去若雲屯。其中滋味無端的手指。青山一故人。九山中
有事不尋常。雲滿溪來月滿牀。處處花枝皆梵字。山山鳥語說文章。十一間茅屋住山
灣。煙霧層層石上斑。幾日欲消消不得。看來身在米家山。十一紅霞遠散夕陽殘。日暮還
家鳥雀寒。茅屋半間雲外出。梅花一樹月中看。十二沿門竹外種芭蕉。嫩綠分陰過小橋。
乍得一番新雨後。明朝色亦勝今朝。十三山黃葉喚秋風。陣陣飛來詩眼中。不是老僧
吟不得。溪聲送出曲無窮。十四春到春山草木齊。清泉白石燕啣泥。有時步出溪頭看。片
片春雲挂樹枝。十五踏斷雲根問路忙。春風陣陣野花香。無心石上看流水。不覺穿雲到
草堂。十六山中十月正飛寒。打煞梅花雪一團。不及故園青竹子。枝枝葉葉好相看。十七日
日山窗夢不驚。牀頭書卷半公卿。山僧未醒禽先醒。過我籬邊三兩聲。十八
文墨師說湖南義象事。吳三桂之來湖南。有象軍焉。有四十五隻。曾一用之。故長沙人
多曾見之。象各有一奴守之。與奴最有情。奴死。人爲之製棺訖。象必來親殮。以鼻捲奴
尸置棺中而蓋之。不下釘。人先于曠野中掘地爲坎。告象以其處。則以鼻捲棺而來。自
置坎。復爲掩土徘徊。留戀垂涕而去。一二日後必復來。去土開棺。諦視其尸。重爲掩蓋。

嗣後或一日來。或三五日一來。必待其尸腐爛。人形脫盡而後已。凡象之于奴皆然也。
有一奴牧象。私與一婦戲。偕入草屋中。象見之怒。以鼻扞其門。奴恐踰垣而出。象以鼻
捲奴擲之。顛撲而下。復以牙獨奴。糜爛而死。象忽自殺其奴。乃從來未有之事。官司拘
象而問之。象忽奔逸而去。人皆披靡。以爲其逃也。少焉捲一婦人來。置之官前。而自跪
其官。以鼻觸婦人使言。婦人戰慄失音。久之始吐其實。官義之貸其罪。別選奴以牧之。
余謂此象可以爲刑官。可以爲律師。世人目亂男婦之倫者。曰禽獸。象獨非獸耶。胡可
以之而詈人也。歎息者久之。

偶與紫庭談及河州西寧涼甘肅等沿邊地方。太祖不設州郡而置衛者。蓋以邊遠重
地。提此線索于五軍都督府也。紫庭爲之擊節。因誦李天生潼關詩云。聖主垂裳西顧
深。前星已兆翠華臨。風雷卜鼎渾非故。朔漠開基遂至今。萬里自天提鎖鑰。三王同日
貢球琳。終憐戰骨嶠函左。雪暗春遲白草吟。第五句亦卽此意也。

質人云。今堂子中所祀鄧將軍諱子龍。江西南昌豐城之間人。少饒膂力。家貧。事母至
孝。常遇賊負母而走。賊追及之。將軍曰。吾將避汝。汝來尋我。是當死也。遂與賊戰。數十

人莫櫻其鋒。人始知其勇。後入行伍。以功得官。歸有聯云。百戰歸來。剩得鬢邊白髮。千金散盡。惟留江上青山。風度亦可想見矣。後起為遼東游騎將軍。死王事。云向在洞庭山華亭。李如山曾言之。今益得其詳矣。

質人言江西建昌有廣濟上人。大方師之徒也。立關募造建昌之太平橋。三年而橋成。皈依者甚眾。有兵家子逸其姓及貫。投師披剃為弟子。忽有悟。一日于師前作禮曰。師父我們去罷。師問其故。沙彌取草一束。手執兩端。而穹其中。如橋狀。以火燒之。作禮而去。至十里外曠野中。露地坐化。廣濟師聞之。三日後積薪于野。辭別大眾。跌坐于上。舉火自焚。火已及臍。猶端坐不動。舉數珠擲火外。萬眾環視。唱佛號聲。振四野。師化數日。而太平橋忽為火燬。眾始悟前沙彌之焚草。蓋其象也。此事建昌人多有見者。

質人少時猶識大方。後病熱昏。夢走荒山曠野中。忽遇大方。偕行數武。私自念言。彼出家人也。我儒者。奈何與之同行。遂駐步看大方遠去。復取別道而走。又遇二人偕行。久之亦失伴。行亂石草莽中。虎跡縱橫。甚可畏怖。遂自悔曰。適同大方走。或跟定後二人。皆不至此。今將奈何。忽見一茅屋。有一人出曰。汝死矣。來此汝欲何所為。答曰。平生所

願惟清勤二字耳。其人走入屋持索而出曰。恁麼則作牛去。遂失聲大叫。狂走而覺。此夢亦奇。先生當深思之。

鎮江錢邦芑字開少。後出家。號大錯。其弟字馭少。能詩。質人誦其居庸關詩。居庸千尺。薊門間。舊是中原第一關。屬國久通高麗使。邊牆直界朵顏山。天無私警兵纔息。統有專歸戍自間。只羨盧龍田子泰。炳然高節邁塵寰。其二云。髻髻生當戰伐年。南軍正戍白狼煙。餉輸滄海千艘粟。門接醫閭萬仞天。將略何人雄虎豹。廟謨終歲輦金錢。一從解甲投戈後。博得中原日宴眠。此詩共三首。今逸其一矣。

明成祖非馬后子也。其母甕氏。蒙古人。以其為元順帝之妃。故隱其事。宮中別有廟藏神主。世世祀之。不關宗伯有司。禮太監為彭恭庵言之。余少每聞燕之故老。為此說。今始信焉。

躬庵于燕都。曾見一篋中藏烏思藏歡喜佛像二軀。作男女交構狀。非金非石非木。儼然血肉也。須髮皆真。不知其為何物。

鄧子喻江西人。在郴州助紫庭丈量田地。偶來談及何督師騰蛟死潭州埋沙港。其地

已爲人築室于上矣。康熙中見夢于其子并一老僕言其地。且令扶歸。其子來中湘如言得之。顏色如生。遂以棺斂扶之而歸。

蕭山縣人來度官滇中。嘗睡去于冥中。列坐審判世間事。亦有千古未結之案。後語人曰。余不久矣。今將實授也。未幾果死。其生時嘗親爲堯文言之。

上因修一統志。令天下皆具輿地圖冊。以攷疆域道理之遠近。皆聚于統志館中。余向雖曾泛覽。然未及鈔寫。將以俟之異日也。

蕭孟昉。太和縣人。富可敵國。然能應接四方之士。躬庵先生每過其家。後因韓大任在吉安。應接其糧餉。上問及之。而老于囹圄焉。

泉州同安縣人林時山。字樓船。在臺灣以功封伯。後因保舉施烺。烺叛。遭杖削職。其子前在都。忘其名字矣。有書十數卷。曰明季紀事。自隆武二年起。癸亥鄭氏國亡止。皆臺灣事也。文筆雖不能矯健。而紀載詳明。楊于兩在都門曾見之。

劉益其言吉安烏兜人陳箕。南字狂奴。其弟陳邁。字二止。鼎革後不薙髮。狂奴死于甲午。二止隱山中。惟一奴供炊汲。子弟外不見一人。後因山賊之亂。諸郡縣發兵勦除。兵

過其居。見其有髮。以爲賊也。執之以歸。縣鄉人皆知其賢。謀劫之。途二止曰。無以我一人故累及一鄉。立諭衆散。使歸報吾子弟。可輿棺一具來縣前。吾將死者。時知縣蕭恆夜鞠之曰。吾不忍先朝逃深山窟谷中。以全吾髮爲聖世之夷齊。一奴外無他人來往。室無寸鐵。子將何爲。知縣審其非賊。諭令薙髮曰。是不能矣。惟有一死。已令子弟具棺于外矣。令益賢之。詳錄其口供而上之。于郡守。諭之再四。堅執如前。守大奇之曰。是非賊。縱之使歸。全髮山中。數年後始死。

康姓本江西吉安府福縣人。其始祖姓匡諱恂。宋藝祖時與梁灝同榜。因姓犯帝諱。請易之。帝書王康姜三字。令其自擇。定康姓焉。

長沙四十八願門臨清池。地當山麓。境頗幽折。開山之祖爲秀白大師。教下座主也。今堂頭師別韻卞山下人。爲余言石頭希遷之見相寶塔。乃衣鉢塔也。其肉身塔在兜率寺。寺在衡山衡陽之間。臨湘水。言出師口。未敢卽信。存之以備攷訂可耳。

饒卿云。豐潤縣南二十五里有車軸山。上建無量閣。尼甯氏居。甯氏年五十餘。一日告衆坐化。曰。三年後啟龕。吾復活矣。遂泊然而逝。衆以全身封龕中。屆期衆數千人啟龕。

顏色如生。以手指案其肉顫動而血不凝。以鍼刺之。血出如注。然竟不復活。遂封龕而建塔焉。

楊涵齋述建義侯林興珠阿克薩之捷甚詳。建義本江西南安副將。後陞辰州總鎮。平西兵至。降于周。後在湘潭。涵齋勸之投誠。僞周平封建義侯。甲子之冬。上在景山召見。語良久。論及火器之利。因問所以禦之者。曰惟滾被爲第一。上問滾被爲何物。侯曰。卽人家所用之棉被也。上笑曰。是何能爲。侯曰。柔能制剛耳。因詳言其進退滾閃之法。上領之。又曰。滾被之外。更有何法。曰有滾牌。臣家有其器。上立命取至。曰。汝家有能用此牌之人否。曰有數人耳。遽召六人來。于上前舞蹈。上命善射者數人。以電頭射之。數發皆不能中。矢未發。已滾至面前。疾于飛鳥。上大喜。問能用滾牌之人。何方可以召募。得人幾何。可以成一旅。曰多則一千。少或五百。可以用矣。惟臣鄉漳泉之人。多善此者。須于閩募之。上曰。此去閩遠。往還非數月不可。今直隸山東河南多臺灣。投誠墾種者。皆閩人。召用之。五百可得也。侯曰。誠如。上諭。遂召募教演。未幾而成。亦未知。上之將何用也。至乙丑春夏間。上命往征羅剎國阿克薩城。羅剎國在極

西絕荒遠。幅員極廣。阿克薩其極東之邊界也。在烏龍江側。與梭倫鄰。柵木爲城。一將守之。兵不滿千。其人猛如虎豹。而火器尤利。發無不中。梭倫時被其害。子女參貂搶擄殆盡。梭倫之豹爲天下最。以羅剎故不得時貢。且數以羅剎之過上訴。上旣平三藩。未嘗一日忘羅剎也。乃命彭椿公領鐵騎三千爲陸路將軍。林興珠領滾牌五百爲水路將軍。往征之。水陸並進。上曰。阿克薩城。吾得其地。衆少不能守。多則餽餉難。吾非欲其地。特以梭倫時來哀訴。吾不忍其侵暴。命汝往討其罪。汝彭椿體朕此意。林興珠老將知兵。宜聽其方略。以時進取。邊地早寒。不宜久駐。林侯南人。且老不能寒。城克令其先歸。汝彭椿撫其衆。欲歸羅剎者。放之歸。有降者。與偕來。燬其城柵。踐其土地。蹂躪之。使不可復耕牧。則自外四十八旂。揚兵而歸。若五六月間不克。亦卽罷歸。待來歲再計之。兵進五月間至其地。以梭倫人爲向導。初羅剎屢得志。二十年無一騎至其地者。城旣狹小。則皆散處於外。備益弛。梭倫人導吾衆走深山中。亦不深諳逕路。識方向耳。見有人煙。趨圍之。數家聚耳。屋皆以樺皮甚堅緻。執其人問之。則去阿克薩不遠矣。有一人逸而走。林侯曰。宜亟進矣。掩其不備而圍之。令其在外者不得入。在內者不得出。

少遲衆合。不可當也。無待舟師。彭椿公遂以鐵騎三千進。比其人至。兵已迫城下矣。城中人不多。衆散處不得合。內外隔絕。城四門皆有巨炮。猛烈不可當。然司砲者皆隔于城外。無能施放者。遂困之。而城堅不能驟下。城有守將。其父亦守一城。相距七百里。城傳烽燧。其父率衆五百。自上流乘木筏順流而下。五月二十三日圍阿克薩。二十五日救兵已至。偵知之。林侯曰。是兵自水來。若使登岸。則不可當。吾以水軍往迎之。非斃之于江中。大軍之圍不可撤也。則皆令衆裸而入水。冒藤牌于頂。持扁刀以進。羅刹衆見之。驚所未見。呼曰。大帽韃子。衆皆在水。火器無所施。而藤牌蔽其首。槍矢不能入。以長刃掠牌上折其鏗。皆踏江中。殺傷大半。餘奔潰而逸。興珠不喪一人。復圍城。興珠曰。此倖勝。城若不克。大軍至無噍類矣。令三千五百人。人取草一束堆城下。不下卽火之。城中呼號請降而出。縱其守將歸。有降者置軍中堅守之。三日而城下。侯遂先歸。侯之衆在瀋陽墜騎而死者一人。病死于途者三五人耳。未嘗亡一夫于敵也。陛見。上大喜。曰。林侯之功。史冊所未有也。下部議賞。不酬其勞。上命更詳。彭椿公旣平其地。甫歸報。而羅刹已于其地復建城。比前愈巨。益其衆耕牧如故。掠梭倫益甚。上怒。彭椿公

踐踏其地之不力也。以前功折其罪。并侯之功亦不敘焉。

林興珠雖老。不能一日無婦人。清制惟王行師可攜婦人。貝勒貝子公皆有定數。公以下不得有。林以女子髻其頂。詐爲男子。裝置帳中。興珠不能交結諸當事。更不善事

上之左右。初。上命侍衛佛寶關寶隨師東。興珠以帳有婦人。不令二人坐。來則坐之。帳外烈日中。二人以此怨之。歸譖之于。上曰。興珠固善戰。然輕佻不持重。無大臣體。且私攜婦人。上曰。彼老非婦人。不適。可無問也。然以此少之。

子霖在秦。欲游太白。李雪木曰。兄氣弱不宜往。地高寒冷。侵人。且多雹。有片雲起。雹卽落。有大如屋者。路見雲色異。卽疾走。墜山巖下。以免。若行遲或不諳徑。多爲雹傷。故諺云。窮不游武當。富不登太白。

饒卿言有馬醫子病癰。脊間有塊礙手。病日甚。百藥不效。死矣。其父恨之。取刀刮其脊。有物如筋狀。靱甚。取出。刀斧不能割斷。其物旣出。而子之鼻間栩栩然。撫其胸前微溫。遂縫刀割處。置之于地。久之漸甦。經一晝夜能言。索湯水。竟生矣。調理久之而愈。此事雖怪誕。然有至理。華陀之方皆從此入想。惜其學不傳耳。聰明而能深思者。當於此別

開一路。

李棠字紹林。桂林府臨桂縣人。以御史降廣東雷州知府。三桂變後。檻車逮至常德。棠在朝曾特疏糾三桂。故欲得而甘心焉。至則以其人望宥之。以爲中書舍人。來衡卽位。陞大理寺丞。後投誠于韓撫軍世琦。棠昔亦嘗論韓。韓不以介意。厚遇之。入朝。上怒其反覆。謫戍遼左。仲翔在常德。嘗主其家。

在衡時三月中。聞蟋蟀聲。虞臣以爲異。非曾曰。吾鄉四時常鳴也。又有蟻蛛墮于前。色爛然如白銀。此亦中原及東南所未見者。

偶閱正楊二冊。乃汝南陳耀文之所著。以正楊升菴者也。升菴之書固多謬戾。而陳氏正之。亦十得二三耳。聞更有正正楊一書。尙未得見。正正楊與非非國語。千古奇對也。紫庭言西洋有製南鉛法。每鉛一石。追出銀四兩。銅六斤。餘皆變爲黑鉛。亦厚利也。余向以黑鉛置南鉛。則南鉛皆變爲黑鉛。然爲時久。若不多折耗。則利亦可倍。

楊升菴云。史記旁羅日月星辰。文選陸佐公新刻漏銘。俯察旁羅。升臺登庫。尙書考靈曜云。冬至十月在牽牛一度。求昏中者。取六項加三旁。蠹順除之。除朱筆改作。郤依鄭注也。鄭元注

曰。盡行十二項。中正而分之。左右各六項也。蠹猶羅也。昏中在日前。故言順數也。明中在日後。故言郤也。据此則旁羅乃測天之器。如今之日晷地羅也。十二項者。十二時分爲十二方也。此可補史記注之遺。此說有據。而晦伯非之。傍羅爲測器。卽不可以證史記。而今人名向盤。日羅經。則確本之。此也。余謂十二項卽十二向也。

楊云。唐詩暮雲生嶺上。積雪在鷺間。山凹之地。堪爲墟市者。曰鷺。周禮曰。禁其鬪鷺。注鬪以力爭。鷺以口爭。交市之地。必多爭。故禁之。此亦可以證鷺之爲市。其義所從來遠矣。後世市謂之墟。歸市曰趁墟。言有人則鷺。無人則墟也。蜀謂之場。滇謂之街。嶺南謂之務。河北謂之集。此解唐詩鷺字甚可。而陳力非之。亦太過矣。

攷得漢高祖起沛時年四十八。崩時年六十三。與紫庭談諸葛孔明之出祁山屯兵五丈原之失。歎陳壽之論孔明分寸不失。觀場矮人。未可與論古今也。紫庭見解超卓。迥出倫類。天下不多見也。

衡岳集賢書院。在集賢峰下。祀李鄴侯韓昌黎趙清獻周濂溪羅洪先五先生。明太常夏良卿謫守茶陵時。同編修張治知縣彭簪所議建者。後因朱晦菴張南軒二祠燬于

方廣。郡人曾鳳儀重修是院。遂以朱張二子之主附之。春秋合祀焉。今亦以僧守之。書院地基頗寬敞。屋宇皆修整。守祠者有數僧。差覺不寂寞。環院皆松篁。左敷武爲退子頭。胡文定公專祠在焉。又半里爲湛甘泉書院。院旁紫雲洞。左上有陳白沙先生祠。甘泉少承白沙之學。以白沙嘗寤寐衡岳。卒于是。構祠于此。院左有甘泉坐石。有端默石。有甘泉洞。

南岳規模宏闊。過于岱宗。無論嵩華。初陟山麓。卽覺氣象迥別。羣峯羅列。層層浮出。各極奇秀。而雄渾博大。絕無巉巖刻削之狀。正如雷尊象鼎。雖丹碧爛然而太樸渾淪之氣。非鬼工匠手所能擬議。又如杜少陵諸絕作。必非清新俊逸超脫幽奇等目所可形容者也。

南岳絡系潭。當華岳嶺之右。其上飛流數道。穿諸嶺而來。匯於潭。潭在兩山峽中。亂石林立。急流觸之怒躍。旋而成潭。蓋水安流渾而爲一。則其色紺碧。一遇擊搏衝破水面。噴濺而起者。其色如珂如雪。如躍冶之銀。凡水皆然。茲急灘遇石而碎。急不得復合。而求合愈急。則漩而爲螺。文水當方破未合之際。色如白霜。雪水爲石碎。千條萬縷而下。

歸於潭。皆細如蛛絲。重重漩。復潭如一。極大車輪。運轉於下。而縲諸嶺之水。抽爲銀系。以下洩。不知化母於何年。何日。理此一副機杼。軋軋至今。歷終古而不窮也。初命此名者。爲誰氏。可謂善於體物者矣。

絡系潭而西。路反稍就平坦。石益奇秀。森列諸峯。稍稍出泉。左右交流。淙淙若琴瑟。笙竽路當平衍處。皆良田。疇引山泉以灌溉。至絕頂而猶然。人言南岳無地非泉。或隱或見。或緩或駛。或上下承之。或左右分之。匯之。細若鳴弦。壯如奔雷。俯爲垂珠。仰爲噴雪。僧厨舉炊。不汲而至。伐香爲確。起止自如。泉所至爲田。所不至爲圃。乃此山之獨盛。信有然矣。

南岳玉板橋。或曰御班。言宋徽宗嘗至此。故名。按徽宗未嘗南狩。安得至此。野人之言。不止齊東。不足信矣。

于玉板橋。回望岳廟。在咫尺。天朗無雲。湘流亦明滅可見。諸峯斷續。起伏如龍蛇蜿蜒。或見其首。或見其尾。或見其爪牙。盤旋糾結。勢無定向。真奇觀也。

上封寺西一里。爲湘南寺基。寺踞煙霞峯麓。境極奇峻。有巨石峭壁。鐫大觀字。趙岍筆。

也。其下有隱身巖。唐懶殘以指畫石曰。身健端須飽此心。問山臨水極幽尋。待余書徧
湘南寺。卻向山中老定林。

余謂南岳乃一幅朝會圖也。祝融一峯獨尊最上。羣峰不能望其面目。如聖天子端拱
穆穆于九重之下。天柱諸峰環列左右。如公孤岳牧。垂紳正笏。侍立于丹陛之旁。七十
二峰羅列其下。如羣寮庶采。揚塵舞蹈于階墀也。紫蓋一峯別向而走。如大將受命于
朝。鑿凶門而出。得專征伐以討不庭。五嶺諸山拱服天末。如四夷入蠻稽首向闕于絕
塞也。中國威儀已定。粉本于此山矣。

南岳有飛來石船。在祝融峯下。長數十丈。篷桅篙櫓無不逼肖。嵌空架兩石上。昂首聳
尾。儼然百萬斛之艘。凌空御風以行。而暫維于此者。國初有僧號破門。結茅于其下。師
能詩善書。書法爲湖南第一。庚寅順治七年。南陽彭禹峯先生來游南岳。與師把臂入
林。相得甚歡。贈之以文。中有云。石船有時飛去。如和上頭顱。何。次年辛卯三月十二日
夜。大雷電。石船震碎。禹峯之文遂爲讖云。聞之山僧曰。是日午後見有野狐曝其上。忽
紫雲垂下。雷聲大作而狐斃。半夜大雨如注。山水泛漲。推船去。疑以擊狐之故。驚起蟄

龍也。翌日有南天門道人于其所拾得雷楔一。長四寸。闊一寸六分。其上腦崩去少許
亦異矣。

南岳羣峰皆向祝融。獨紫蓋別爲一局。然其支皆界湘而止。湘水自西來。繞衡之南而
東。九背九向。歷歷可數。蒸水來水。茶陵之水皆在目前。諸峰不能一一知其名。浩然羅
列殆以百數。焉止所謂七十二哉。昔人蓋目其巨者耳。

身之所處者。高則目之所及者。遠人立平地。平日而視。不過數里。目光之所切止于此
矣。

武昌縣城甚小。卽古之武昌也。孫吳之所都。庾亮陶侃之鎮皆此地。今之武昌府則江
夏也。縣城臨江。庾樓在焉。元次山之退谷蘇長公之九曲亭皆在縣城西。吳宮故址則
西山寺也。

喜雨亭記後段云。歸之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太空。太空冥冥。慎
庵曰。天子曰不然。作當天子曰否。蓋上下皆用韻。而此句獨不然也。

後赤壁賦蓋二客不能從焉。錢慎庵曰。此句之上必脫一句。而馬字當衍。蓋從字與茸

字宮字韻叶。而上句脫去亦不成文理也。

慎庵摘崔考功黃鶴樓詩之五六云。六之鸚鵡洲。乃見成語。漢陽樹則扭捏成對耳。且芳草萋萋亦屬見成。而晴川歷歷則何所本。且歷歷漢陽樹。截以成句。而萋萋鸚鵡洲。成何文理。古樂府云。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是歷歷字貫下樹字。而萋萋字則連上芳草字矣。律本二對。今上四句皆不對矣。而五六又草率如此。太白閣筆而千古更無異辭。實不解也。若云只取氣格耳。既云律矣。何乃只取氣格耶。慎庵此言細入毛髮。吾恐功考青蓮復起于九京。亦無以對吾慎庵矣。

吾少讀東坡赤壁二賦。已知卽此一題將錯就錯。原自絕妙。千古而後。人殷殷考訂校正。一何愚也。赤壁本赤嶼。見酈道元水經注。昔臨大江。今壁下長巨洲。成陸地。距大江遠甚。滄海桑田之變亦甚速也。赤嶼者乃一大石突出於外形如象鼻。其色微赤。故名。即毛寶放龜處也。嶼下有亭。中豎石碑一座。大書白龜渚三字。亭前鑿白石爲巨龜形。矯首水厓。白龜渚之上復有亭。中塑子瞻像。有子瞻臨江仙諸詞。亭中有額。徐子星題曰萬古風流亭。西向。亭之東上有堂三楹。榜曰二賦。南向兩壁鐫諸名士詩文甚多。又

東北上有石級數重。上建傑閣曰留坡。庭中巨碑鐫前賦。乃元趙松雪所書。嘉靖中黃岡令孟津刻之於石。又念奴嬌大江東去詞。大梁鄒鳳儀所書。皆俊偉可觀。閣已廢。不可登。閣之南下有亭。扁曰醉月。轉而東南爲新構王公新祠。昨爲霹靂所震。今更新之。夫赤壁諸亭閣皆坡公舊迹。頽敗零落不可名狀。而王公之祠巍峨輪奐。乃爾宜乎神之怒也。

王公祠東一小菴。又東爲晏公廟。相傳大江昔經其下。爲泊舟所。祠禱最盛。今距江既遠。略無牲牲之獻矣。嗟乎。勢之所在。人爭趨之。勢去則冷。雖明神不免。而況于人乎。白龜渚去江雖遠。以水大猶存溝港焉。緬想石臨大江。所謂巉巖蒙茸。虎豹虬龍。皆極形容之致。今地既平坦。石亦不高。無足觀矣。

太白詩云。衡山蒼蒼入紫冥。下看南極老人星。老人星近南極。中原不可見。必登衡山之頂而下望之。今時中原夏夜老人星出地平數度矣。則南北差爲之也。余意祝融之頂。夜觀象緯。必能見近南極諸星如十字架蜜蜂等。世之通天文者絕少。故世罕知焉。余至衡山。又不能留信宿。以見世人之所未見。亦付之無可奈何已。

衡山有望日亭。僧云惟此地可望日出。當天氣晴朗時。雞初鳴坐此。以俟日出如車輪。奇莫能狀。而山下方夜半全暗云。登岱宗日觀者言亦如此。

望日亭之東壁刻嘯岫峯禹碑七十七字。碑本在嘯岫峯。韓昌黎詩曰。嘯岫峯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拳身薤倒披。鸞鳳泊拏龍螭。事嚴迹闕鬼莫窺。道士獨上偶見之。我來咨嗟涕漣漉。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劉禹錫寄李衡州詩曰。傳聞祝融峯。上有神禹碑。古石琅玕姿。祕文龍虎形。韓以爲在岫。劉以爲在祝融。蓋唐人多未之見也。迨宋朱晦翁張南軒博采廣搜。竟不可得。晦翁著韓文考異謂衡山實無此碑。以韓爲傳聞之誤。六一居士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鄭漁仲金石畧。皆不載此碑。嘉定中蜀士因樵者引至其所。以紙打碑。刻之夔門峽中。後亦不知所在。僉憲張孚文自長沙得之。云是宋嘉定中何致子一摹刻于岳麓書院者。字皆科斗不可識。嘉靖初國子生沈鎰自謂能辨此。因爲之釋。且謂有神人授之夢中者。益怪誕。而湛甘泉信之。爲文書釋文後。而楊慎郎瑛亦各有釋文字多不同。管大勳憲使又翻刻于此。余睹流傳本久矣。形聲意氣展轉求之。不得其故。大都古今人非自欺。則欺人與爲人。

所欺耳。六經諸史暨三藏十二部諸家之書。皆然不止一岫。嘯碑已也。

衡山有觀音洞。洞上有石橋。陵空架石。自下望之。非復人間境界。橋畔蒼松倒垂。云昔已枯死。今其半復活焉。羅念菴所手植也。

衡山山峽中遍地皆野蘭。葉不及福建者。花綠色如碧玉。香遠過之。

靈巖繼起和尚應南岳福嚴寺之請。攜數千金領職事人等至衡山。時繼公名震海內。道俗數千人送之入山。至福嚴一宿。監院方營齋。夜大風拔木飛屋。殿瓦落盡。達旦不休。師召衆問曰。福嚴向多風否。衆曰。福嚴數千年道場。向若多風。何以安衆。繼公默然。率衆即去。至中山上堂而歸。此後無復興之者。繼公東歸諱言其事故知之者少。凡讀書交友登臨。皆須全副精神。應之若當精神勞瘁之時。少一懈墮。反成窒礙。不可不慎。

余宿衡山雲開堂。時夜半夢醒。聞雨聲如注。風撼屋宇皆動。曉起。主僧來言夜來峰頂大雪。亟出屋後仰望。自香爐峯以上皆爲雪覆。如銀堆玉砌。香爐而下依然翠靄千重。時風雨猶未止。想上封正在撒鹽飛絮也。雪景之奇于斯極矣。

武昌縣之西山寺基。卽吳大帝之避暑宮。晉之靈泉寺也。寺左有九曲亭。乃東坡之所
剏造。而子由之所記焉者。扁曰文章名義。乃于北溟之所書。又曰九曲煙巒。則徐子星
之所書。聯曰身世總虛浮。醜酒臨江笑孫郎。宮名避暑。霸業而今安在。江山真面目。登
高作賦。獨東坡亭稱九曲。風流千古猶存。亦徐子星筆也。境佳絕。東坡眼力固自過人。
雪嶠山居詩云。不定游方不戀家。下牀移步卽天涯。無心遇境偏勝。生眼看山山轉
佳。佳當作嘉。頭帶曉煙行。薜荔身露殘。雪臥蒹葭村。齋一飽。樂無事。滿鉢擎來盡。落花此詩
別爲一格。清硬極矣。又有題畫詩曰。買个小舟撐村南。與村北。何時撐上山。拋舟抱雲
宿。又題畫句云。石梁橫雲翠。滿空一片秋。山響飛瀑。又句。沙鍋無蓋煮青天。皆奇句。非
人力所能到也。

余自幼有五岳之志。自壬申之春。始登衡山。上祝融。望七十二峰。紀遊覽當自此始。雖
然昔人五岳之遊。所以開擴其胸襟。眼界以增其識力。實與讀書學道交友歷事相爲
表裏。而有顯祕之殊。爲益於語言心思之表。故其益益大。觀或連先生之教。伯牙可以
悟此矣。吾輩登一名山。覽一奇境。而自審其胸襟眼界。依然吳下阿蒙。又何苦費時日。

喪精神。勞僕夫之筋骨。減香積之法。食而登降。上下爲耶。反不若酣寢于茅屋之下之
爲安且適矣。不可不猛自警省。

李拗機不知何許人。行乞于漢口。不畏寒暑。不擇飲食。喜噉牛肉。語蹇澀不可辨。至人
家輒取紙筆亂書不止。字多不識。間有一二成句者。四方人言其語多奇。中有乩仙降
筆。稱爲仙人李拗機云。不庵先生嘗見之。曰其所書詩句多宗門語。舊宗門中人也。漢
臬小草中有李異人傳紀其事。余遇之漢上。立一木器店前。羣兒圍繞無隙處。拗機帶
笠衣綠布棉襖。口喃喃作聲。眼時睫無已。持煙筒連吸數十筒。猶不止。岳濤以其所書
之紙呈予。首幅云鬚鬆頭髮。黑白眼睛。天童法子。金粟的孫。其後字多不識矣。觀此則
是費隱或石車會下之人。果一禪客也。每幅之後。必有南京報恩寺。恐此人乃金陵遺
老。逃而之禪。別成心疾者也。亦可憐矣。而世人反以仙人目之。不亦冤哉。嗚呼。世間事
類如此者。亦復何限。爲之三歎。

甲戌四月十六日。榔子州見毛蟲化爲胡蝶。張翼盈尺。幾與羅浮爭雄長矣。
臺州又有物。形如蝦。色甚綠。四足長過于身。指爪甚異。能援樹木升其顛。附牆壁而

上行如猿。蟲多也。不知何名。前可中文。石輩于後園見此物。于樹杪食花。執而縛之。投水中亦能游泳。今日更見其一。皆所未嘗見者。

料理秦邊九衛圖著色畢。丹碧燦然。亦可喜也。雖未盡余胸中境界。然山川之阨塞險要。驛站之迂直遠近。兵將之所駐札。外夷之所游牧。已纖悉畢具矣。圖邊塞者未之能過也。

李楚玉有友數十人。皆閩會少年英俊。人各有長。相約各執一藝。務盡其理。數日一會。較其所得。必快聚一二日。有不中程者。必罰焉。今皆斐然可觀矣。此與予教諸子之法。不期而同。聞之不覺狂喜。然余風塵奔走。未卜歸期。諸子四處。合并无時。不如諸公多矣。爲之慨然。

圖麟曰。賓主必相忘而後可久。余曰。忘履足之適。忘帶腰之適也。忘賓主之適也。圖麟爲之擊節。

彭岳放住善化縣右雞公陂。門徑幽寂。有山林之致。書其門曰。白髮消窮。達青山傲古。今讀此聯。可想見其人矣。

松坪詠一人。送陸稼書去官詩中一聯云。有官貧過無官日。去任榮于到任時。佳絕。非陸先生誰當此者。

嘉定寶山衛築于明永樂七八年間。時轉漕尙用元人海運。行海者望山收帆。此地皆平壤。而黃浦乃入吳之口。特築土山三百餘丈于江東對岸。所謂寶山也。有衛城久廢。圯其基猶在今。上命移其磚于內地云。

文璽師出家于會寧。嘗游學于寧夏。寧夏城北二里許有海寶塔。古道場也。圯廢久矣。有山西商何雍真兄弟六人。以拳勇武斷鄉曲。爲人報不平。賈於寧夏。偶於途中避雨。聞梵唄聲。乃六僧結制修淨業者。雍真有省。慨然曰。我於何日亦得如此足矣。游海寶見塔心動。遂捐數千金。建造叢林。規模宏大。請慧光和尚主持佛事。慧光廣東人。入終南山習靜。苦行數十載。龍天推出。允爲一方唱導之師。不受他人爐拂。亦不偏執一家言。或禪或講。違學者之意。嘗榜於柱曰。大檀越不見僧過。善知識能順物情。戒律精嚴。福慧具足。憨山紫柏而後所僅見也。文璽師在塔下曾爲庫頭。故言之甚悉。

影餘處有三悟書。三悟者。星悟。穴悟。人悟也。云其書出榮國姚恭靖手。人悟一書爲他

人假去。余取星悟穴悟二書觀之。星悟則取神道大編天文實用之說。以地平環上星安命宮。而雜以中國五行生尅之理而成之。穴悟則堪輿家言耳。而發端於地員經緯度。乃近時稍知西學者偽為之。託名榮國耳。術數之書。大抵太公子房武侯藥師輩無一得免。况榮國耶。向者止於奇壬風角禽星陣圖等。今又災及泰西之學矣。然惟神道大編出於洪武中。有吳伯宗之序。趙之謙按神道大編乃山陰周述學撰述學生明中葉不當又有洪武中吳伯宗序此條有誤天文實用及地球經緯圖。皆利氏西來後始出。姚榮國安得有此一副學問耶。市井小人。被其愚弄。無足怪者。獨是讀書明利之儒。亦從而信之。鑿鑿言真不可解也。

小謝新居宏敞。正堂顏曰融中。蓋取天台員融三觀義。於三觀內獨挈中字。則己不融矣。當曰融三。庶無偏倚。

吳三桂之婿王長安。嘗於九日。奏女伎於行春橋。連十巨舫。以為歌臺。圍以錦繡。走場執役之人。皆紅顏皓齒。高髻纖腰之女。吳中勝事。被此公占盡。乃未變之先。全身而沒。可謂福人矣。

張碩忱有自製自行時盤。暨兩響小銃。皆精妙不讓西人也。

金華府武義縣。明招山惠安禪寺。乃晉阮遙集之宅。捨以為寺者也。唐有德謙禪師號獨眼龍者。嘗主斯席。疎山見瀉山。因緣不契。瀉山指見獨眼龍者。即謙公也。宋呂東萊寓此。著大事記。朱晦菴葉水心陳同父。皆往來於此。有金貂亭蠟屐亭。皆阮公遺迹。玩珠則東萊遺迹也。自元迄明。無復興者。今頽敗甚矣。

諸葛景門於粵中見一異事。長壽菴者。今石濂和尚所居地。本莽有耆舊。遷化已十四載矣。封龕於室。尚未入塔。石濂偶有興造。將荼毘焉。已擇日矣。忽見夢云。我龕中肉身堅固不壞。它日當出。不可焚也。請開龕以示四眾。石濂疑信相參。乃禱於龕前曰。若予一人獨言。恐涉誕妄。如師有靈。乞見夢於大眾。其日大眾果皆有夢。遂徧告諸山耆宿。長者居士。四眾雲集。而啟龕焉。顏貌如生。端坐拱手。指爪甚長。惟顛及頸上有小蛙孔。二置高座供養焉。四座驚歎。咸以為得未曾有也。

林西仲。閩之閩縣人也。戊戌進士。為徽司理。汰冗家居。耿精忠之變。不屈。繫獄兩載。丙辰九月。復閩得釋。西仲於乙卯二月。夢頭落几上。已而飛去。至丙辰八月。忽夢頭復歸。而王師於次月復閩。新安廻龍寺僧嘗為西仲塑小像。彼時頭亦自墮失去。踰年方得。

之鼠穴中。用漆黏合。宛有頸癥可驗。其斷續年月與夢仿佛相符。幻異極矣。於開元宮看貢葵圖。雖不能辨其真偽。亦佳絕矣。畫至元人。別開一路。墮入十里雲霧中。惟松雪守定唐人規矩。此圖本唐閣立本粉本。載在畫苑。松雪蓋臨之也。有吳匏菴跋文亦道逸。乃虞山錢介王所藏弄者也。

廬山僧書紅葉上一詩佳絕。隱公錄之牋上。字亦佳。詩曰小葉飛來不忍看。赤顏專爲太虛寒。樹頭零落秋將晚。一片丹心血未乾。隱公云此僧乃金道隱之姪也。惜失其名。崇禎庚午阿迷州土司普明聲作亂。初阿迷州鄰土司祿洪之父曾殺明聲父叔及姪。久圖報復。洪乃糾濃昂沙龍諸土司合謀。共肆萋菲於當事。明聲滋懼。遂成騎虎。至次年辛未所殘破州邑如彌勒州十八寨所。村屯如竹園朋溥羅洪寨一畝田等。俱蹂躪一空。朝議大師征之。更議用土攻土法。令祿洪輩協力合勦。不知其原爲狐兔。陽相仇而陰實和也。是年秋雲南布政使周公士昌受命監軍。統大兵七萬。而阿迷州圍數月。明聲密偵我伍譁卒。突入大營。祿洪佯逃。各將驚北奔潰。自相踐踏死者甚衆。士昌罵賊死。文武官被害者共十八員。明聲乘勝益猖獗。即攻圍臨安三日夜。知府秦懋觀

登城數其罪。賊歸罪中朝。謂係滇將商士傑所爲。飛火磚上城。幾焚秦侯裘。城中諸紳共慮不守。湊萬金墜城下。并責以桑梓誼。圍乃解。先時明聲與土官吳必奎有鴻溝約。更欲攻廣西府。經路宜良。徑入省會。以踐前盟。時烏合之兵散不能收。而司帑告匱。惟閉門死守耳。廣西知府張繼孟時攝行道事。極知兵餉不敷。欲圖權宜計。乃數明聲十罪。令門將張質生員王見可持檄往說之。及城賊懼我。從城上按檄讀畢而泣曰。數我罪。義也。知我仇。智也。招我降。仁也。更不我疑。信也。有此四德。夫復何虞。並問及鄉貫。使者以扶風對。明聲拊掌喜曰。事何奇也。昨交趾武懿公寄札云。東漢時交趾作亂。扶風馬伏波將軍招之降。至今有嶺南銅柱。今招我者亦同是邑。未必非天所以宥小人而賜之生全也。不降何待。即令兵目阿補附以降文。隨二使詣府乞降。請於息宰河投見。郡侯曰。息者止也。宰者殺也。息宰二字有止殺之義。即詩所云遏劉也。尤其請達之當事。輒再四諭阻。恐中賊狡擄而挾撫焉。侯曰。所慮固然。但使兵連不解。餽運不休。古猶忌之。矧今日兵無可連。餽無可運。徒束手自斃。何益。且忠信篤敬。蠻貊可行。息宰之約。自許而自食之。若之何其以示疑耶。遂堅意整駕行。時二月二十有五也。繼孟弟繼

周暨郡人士諸隨侍員役苦口交阻。繼孟不顧。歷深林大箐。經三日夜。至息宰。賊尚在。疑信間。以隔河投見報。繼孟笑對使者曰。彼欲訴彼情。我亦欲申我法。隔河非禮也。渡之便。賊夜偵無兵。始率衆渡河。札兵松林下。隻身伏道左。叩首乞降。繼孟馬上鞭指曰。汝是普明聲乎。光天化日之下。何以爲崇。已犯不赦之條。但既來降。應以不殺降之法待汝矣。命於息宰寺候鞫。及至寺前。賊千餘執械圍繞以防我謀。諸從者毛悚。繼孟不之懼。衝羣以入。明聲敬迓如神。俯伏階下。汗淋漓泣訴被誣之由。備悉其款。再泣乞容。繼孟曰。余蒞任後。不即整軍問罪。正憐汝無知。姑自悔過以開自新之路。今既知罪。自應達之御前。可待汝以不死。遂令畫供。明聲感泣。衆皆帖服解散。日獻銃捧刀指而誓曰。小人不自量力度勢。敢狡焉以逞。茲者首領之保。君侯恩其敢諉也。倘負德意。有如此刀。又叩謝曰。昔伏波招交趾降。見有銅柱。今小人投君侯。可云銅柱重光。即傳兵目搜采貞珉。以紀其事。乞留一言。繼孟授筆題之於壁。見檐扁書皈依寺。繼孟曰。汝既歸順於茲。當易去扁上反字。改曰歸依。明聲叩謝而去。繼孟慮郡人驚疑。乃兼程歸郡。漢夷人士郊迎而賀。當事者靡不歎服。及夏。案滇李君下車。悉其事。達之當寧。是年七月。

明聲乘撫旨未下。欲報祿仇。圍祿之甸尾城。三日而下。洪謹以身脫。繼孟聞之。遠冒風雨。七日至寧。面爲呼叱。明聲跪泣。以父叔姪之仇訴。繼孟曰。人誰無仇。解而乃釋。愈結不愈深乎。乃促之令去。仍責還祿之母及二妾一幼子。兩青衿弟。臧獲十八人。俱解之。當事給洪矣。至九月。明聲恨家奴何天衢投漢。授以爵。復欲甘心於何。兵已屯三鄉。而明聲尙未赴也。繼孟密令張質用間於有子之妾萬氏。令氏弟萬人英達之伊子。謂此時受撫。後子當襲。不則幾百世基泯矣。萬氏依其說。苦責其夫。時三鄉屢以兵北報。而內又掣之肘。兼陡發瘡恙。閱三日。中氣而死。人幸禍根絕矣。比次年春。適普兵頭奈何。奴逃投臨安兵道。稱萬氏不備。渠作向導。一鼓城可破也。時武弁輩誤信其言。急欲邀功。報之當事者。請兵餉舉行。值繼孟入省。輿聞之。止之。當事者陽聽而陰已發兵。且繼之餉。適繼孟中恙伏牀。聞之大不懌。兵果圍阿迷城。萬氏初以爲奉旨之兵。守死以待。訪知之。更以逐寇兵爲名。喪我軍五六百餘。當事者始怨及首事。已成噬臍。案滇姜君。星夜遺札繼孟。令入阿迷解其焚。而繼孟疾正劇。強起臥於輿。歷八日夜而至臨安。見姜君議其事。即日帶疾以入。萬氏泣迎道左。曰。氏以少年嫠婦。守齧齡之兒。閉戶安居。

不期上之人何苦借人性命。要自己功名耶。卽署州事。何二守亦密令其死於此。則氏之所不解也。向非君侯來。合郡士民當不分玉石矣。繼孟乃慰以溫言。令撤其兵。閱三日。氏始不疑。兵乃始撤。繼孟旋郡。萬氏攜其子福遠投見姜案君。泣愬之。詞極悲切。案君憐其狀。且諒其無它。奏之御前。允其撫。而滇南始獲寧謐云。

子霖言北都正陽門西月城中。有關壯繆廟。京月城有觀音大士廟。其觀音廟乃崇禎中敕建。以祀經略洪承疇。而配關壯繆者也。後知洪牛降。改祠大士焉。

涵齋言嘉靖以前。世無白糖。閩人所熬皆黑糖也。嘉靖中。一糖局偶值屋瓦墮泥。於漏斗中視之。糖之在上者。色白如霜雪。味甘美異於平日。中則黃糖。下則黑糖也。異之。遂取泥壓糖。上百試不爽。白糖自此始見於世。繼莊曰。宇宙之中。萬美畢具。人靈渺小。不能發其蘊。如地圓之說。直到利氏西來。而始知之。硝硫木炭。和合而爲火藥。方濟伯偶試而得之。以此知造化之妙。伏而未見者。非算數譬喻所能盡。而世人所知者。特其一二端倪耳。吾知千世而後。必有大聖人者出。而發其覆也。

賜姓之攻南京。總統余新爲梁化鳳所愚。約降有日。遂不爲備。值其誕日。祝壽開神策。

門攻之。余新甘輝洪復皆成擒。余新跪而請降。甘輝不屈而死。洪復亦罵敵而死。

洪復泉州同安人。初爲優旦。賜姓拔以爲將。丰姿嬌艷如婦人。而勇冠三軍。射能百步穿楊。賜姓嘗曰。觀汝才略。可爲大將。惜汝之性情氣質柔媚耳。復曰。復蒙主恩。今至於此。必爲鬼以報主。大將則何敢云。賜姓曰。何爲也。復曰。爲將者。陣前陣後。豈能必勝。復効力行間。惟一死以報主恩。復之願也。賜姓嘗攻漳州。營爲敵所劫。披靡而走。思文所賜七印。一囊貯之。遺失於營中。復獨騎隨敵後。入營中。挾囊而走。敵始覺追之。復發三矢。連斃三人。敵不敢追。遂以印反命。後果死江南之難。

鄭芝龍幼逃入日本。爲人縫紉。以餬其口。餘貲三錢。縫衣領中。失去。旁皇於路。以求之。不得而泣。有倭婦新寡。立於門內。見而問之。芝龍告以故。婦曰。以汝材力。三百萬亦如拾芥。三錢何至於此。蓋其婦夜有異夢。如韓蘄王之夫人也。遂以厚貲贈之。而與之夜合。芝龍後得志。取以爲室。卽賜姓之母也。

鄭鴻逵字羽公。晚年得痿痺之疾。手足廢不用。夏月必以油入浴桶。通身浸之。安平之人無敢食油者。皆以供鴻逵之用也。疾後不起。有醫曰。此疾惟人胎可愈。鴻逵卽剖孕。

婦取胎為藥。未幾死。賜姓殺醫以償孕婦母子之命。
 鄭鴻逵之子曰小國。姓。思文時亦同成功。賜姓。黃夫人之入都也。惟小國姓不欲往。曰
 吾入海尋森哥去矣。賜姓幼名森。字大木。遂渡海至廈門。未幾而死。因失此人。福建通
 省之官俱壞。

安平城去泉州府城四十里。乃鄭芝龍所築。海舶直至城下。

涵齋曾見古銅器。有名洗者。有名丞者。余疑丞即水中丞。當於博古圖中攷之。

鄭鴻逵家於白沙。白沙距石井十里。海濱之沙也。潮長不沒。水落有路可通安平。距安
 平約三十里。鴻逵築半月城於其上。曰釣浦。後鴻逵駐金門。

蔡道憲字元白。號江門。福建泉州晉江人。丁丑進士。死之時年二十九。初授滇南推官。
 至中途丁外艱。辛巳改長沙府推官。時堵公牧游為長沙守。公嘗夢米芾來拜。自以為
 芾之後身云。癸未崇禎十六年。賊張獻忠陷武昌。七月陷岳州。公督戰不支。為賊所執。
 降將尹先民說公降。公罵賊不屈。賊支解公。公罵不絕口。賊遂據長沙。十二月進陷衡
 永。還。忽拔眾渡江。明年甲申正月。王師恢復長沙。三月堵公復任。始發喪治墓。虛葬公。

於長沙府城南醴陵坡。堵公為之誌。壙復建祠肖像以祀之。

在衡州時。課倪茹二子對句云。人歸雁後。思發花前。花藥寺前。迴雁峯後。隋薛道衡聘

陳作人日詩曰。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三年。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蓋迴雁峯在衡州

城南。而花藥寺則少北。且是日適人日也。天然巧合。二子不能屬。改為二聯誄之。

陳允康贈鷓鴣鷓鴣疑當作鷓山百拙和尚聯云。淡月能描竹。清風解弄琴。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事天治人。莫如齋。絕學無憂。書此三言。以代銘座。

宋司馬光云。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誠乎。劉安世問其所從入。曰。自不妄語始。偶

思及此語。深有悟入。光卒於哲宗元祐八年九月。

余觀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戲者。此性天中之詩與樂也。未有不看小說聽說書
 者。此性天中之書與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與禮也。聖人六
 經之教。原本人情。而後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勢而利導之。百計禁止。遏抑務以成周之
 芻狗。茅塞人心。是何異壅川使之不流。無怪其決裂潰敗也。夫今之儒者之心。為芻狗
 之所塞也。久矣。而以天下大器使之為之。爰以圖治。不亦難乎。

余嘗與韓圖麟論今世之戲文小說。圖老以爲敗壞人心。莫此爲甚。最宜嚴禁者。余曰。先生莫作此說。戲文小說。乃明王轉移世界之大樞機。聖人復起。不能舍此而爲治也。圖麟大駭。余爲之痛言其故。反覆數千言。圖麟附掌掀髯。歎未曾有。彼時只及戲文小說耳。今更悟得卜筮祠祀爲易禮之原。則六經之作。果非徒爾已也。

黃廂嶺有望蘇亭。施茶所也。其上有菴僧見修。母子出家于內。衡人全俊公請予爲聯。以贈。予題茶亭云。趙州茶一口喫乾。臺山路兩脚走去。題堂前云。奉親入道成眞孝。教子離塵是大慈。題山門云。門外鳥啼花落。葢中飯熟茶香。

天下事有明知而故犯者。只是不勇耳。此孟子所以有勇養之說也。余謂有作勇有斷勇。遇事敢爲。此作勇也。決于不爲。此斷勇也。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則斷勇又作勇之本也。養大勇者宜自斷勇始。

事之成敗。猶兵之勝負。固不可以此動我天君。所謂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然既敗之後。則須思失著在何處。自以其失爲它日前車之鑒。如弈者然。則善矣。若冥然悍然。不悔不悟。而漫然曰。吾不以得失動心。而更諉罪它人。則其人更無出頭之日矣。

矣。

在郴州時。門人輩游白鹿洞歸。握得仙桃數十枚。剖而觀之。太乙餘糧類也。

甲戌元宵前一日。于郴陽旅邸。北風陰雨。覺冷甚。蓋新春以來。無風不南。無日不晴。梅柳桃李。舊臘已如錦繡。昨風轉北。天卽陰晦。寒氣逼人。如北方之冬。室中非火不足以禦寒。天之陰晴。由於風之南北。地之寒燠。由于天之陰晴。湖南大抵然也。飯後益冷。沽酒羣飲。人各二三杯而止。亦皆醺然矣。飲訖。某某者忽然不見。詢之。則知往東塔街觀劇矣。噫。優人如鬼。村歌如哭。衣服如乞兒之破絮。科譚如潑婦之罵街。猶有人焉。衝寒久立以觀之。則聲色之移人。固有不關美好者矣。夫登徒子之好色也。非好色也。宋玉固已言之。若夫觀郴郊之劇。吾不識聲色之外。復何所有也。而聲色止若是焉已矣。此其故有非推測而知者也。雖然。有至人焉。見吾之深探化元。細推名理。鑽故紙以終日。惟陳言之是耽。不猶諸子之立觀村劇乎。而諸子之視吾也。亦猶之吾之視彼也。莊生有言曰。其視下也亦若是。此下疑有闕脫某人三往臺下覘之。皆不見云。不知其已登酒樓轟然羣飲矣。口之于味。取其適耳。家飲之於肆酌。其味同也。問其地則歌樓耳。未有勝於

國粹叢書 廣陽雜記 卷二 三十四 國學保存會 刊 行

密室圍爐之安也。問其肴腐一而已。此固室中之所可辨也。飲必於肆焉。徒取其饗而費耳。少焉某人先挾某人醉歸。歸而臥。臥而起。起而吐。吐而復臥焉。某人復去。飯已具矣。使招諸子。則復至臺下。立而觀之。且云請余先飯。觀之不足。猶未返也。余飯未竟。而轟轟之聲自遠而近。漸至室中矣。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而况以非禮飲者乎。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而况非禮爲之而求其必應乎。爭而至於攘臂也。亦勢之所必至也。某人聞之。投箸而起。解之而歸。某人挫某人之銳。以解其紛。某人和衣伴某人以醉眠。某人則竟解衣而登榻矣。四體之卽安佚。人之情也。惡安坐而樂久立。豈人情乎。攘臂相仍至痛也。以至痛爲至樂。吾未之前聞也。飲而陶然。斯爲樂矣。必也翻腸倒胃。盡出而後已。譬之飲藥以求病也。某人某人則皆然矣。夫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四體之於安佚。則既爾矣。但未知鼻之於臭何如也。夫集數百人於臺下。則酒氣汗氣下泄之氣。氤氳鬱釀。可想而知。根塵和合而識生焉。意識了別於中。而好惡因之以立。人之與人比量。而知不甚相遠也。而此則烏乎測之。夜飲時某人起而不酌。某人飲而誓之。余與某人皆有戒心焉。余反復中夜。究不測羣公之境界爲何。

如也。嗚呼異哉。

甲寅康熙十三年。

僞周元年

三桂之變。柳已歸周。三桂兵距江與清兵相持。乙卯春。康熙十

四年。

僞周二年

揚威將軍和碩親王在吉安爲韓大任所敗。走取萍鄉。時大任進取吉安。而

夏國相留守萍鄉。萍鄉城南有七星臺。高出城上。上列三營以守。清兵卒。至於二月十四十五日與國相連戰。十六日國相擊七星臺兵以助戰。清兵乘隙取七星臺。下臨萍鄉而攻。相國不支。棄萍鄉西走。時馬寶自岳州來援萍鄉。留長沙高會三日。兵出至半途。值國相兵敗。卽與偕走。巡撫方雲鶴布政李子受一陽總統將軍高起龍亦隨出城。至潞陽河而止。使反覘之。七門大開。空城無人。清兵猶未至也。蓋十六日夜長沙湘潭人聞清兵且至。於二日中已逃盡。然清兵力竭。亦不能乘勝席捲而前。十八日夜馬寶國相等復入長沙守城。未及浚濠。而清兵於二十二日至城下。圍攻三日不克。有王子掾金甲登雲梯而上。與羅羅相持。馬寶自後并羅羅斬於城下。而斷其梯。清兵競搶王子之屍。致斃數百人。退於七里山阿彌嶺。掘濠而守之。自此吉安之援絕矣。初龍泉人郭公子起義兵以應僞周。奄有龍泉太和安福等四縣。後與大任不協。不相接應。而吉

安之勢已孤矣。至丁巳春康熙十六年偽周四年將軍穆占至。與揚威將軍兵合攻長沙。占驍勇善戰。三桂聞之懼。自澧州常德來長沙。三月初一日有官山之戰。先是穆占自陝西來。至岳州將攻之。貝勒以三桂所築土城不可攻。不與占偕。占知不能取。即由平江走湘陰瀏陽山中。至官山與揚威兵合。取長沙。官山之戰。殺傷相當。穆占軍為平西戰象之所蹴踏。亦不戰而退守。至戊午春康熙十七年偽周五年占南取郴州。自醴陵茶陵攸縣安仁至永興界。有鄉人熊和尚者為之向導。自永興之東北十八都走廖江市之郴州之百丈。郴州興寧界萬壽山在東十里走下都橋口秧溪田心空路口至梯子嶺阜角樹於蘇仙橋東郴江祠後而營。閏二月十八日取郴州。偽歷閏二月清歷閏三月是蓋三月十八日也州牧劉漢翊與居民相率而逃。易將軍石固山修固山達漢太馬斯良。按察僉事皆在軍中。以隨征韓德鴻為知州。久之郴州定。取永興而守。而觀音崖為偽周兵所據。時三桂已在衡州即位。三桂于丁巳四月初一日至湘潭十一月至衡州戊午三月初三日即位七月十八日死穆將軍留鎮郴州。易將軍等統大兵數萬人將由永興之北直取耒陽以窺衡州。三桂命馬寶以兵迎敵。寶等設伏於鹽沙嶺以待。山在永興北六十里。形如蟹螯。寶等俟清兵入谷。伏起軍於谷口。設拒馬而阻之。清兵不得

出谷。於峻嶺之上發火器以擊之。清兵殲焉。易將軍石固山皆死。修固山等僅免。以數騎遁。寶追至永興。將渡便江。有神兵見於雞公山。始退軍焉。兵雖敗。而穆占坐守郴州。終為衡州牽制云。

熊和尚以向導功授前鋒千總。小人得志而驕。淫掠暴虐。穆將軍命韓知州杖斃之。石固山死。傳首衡州。梟于市。後一老僧收而瘞之。簡親王至衡。其家人子弟有在軍中者。懸重賞以購之。人言老僧召而問之。固山之齒鑲之以銀。言而相符也。發而奉以歸。以百金賂之。

雞公山奉真武像。今勅封佑國寺。命達爾漢兵部郎中馬斯良太常致祭。改山為鳳皇山。

穆占征南大將軍。

予在郴州時。有巫登刀梯作法。為人禳解者。同諸子往觀之。見豎二竿於地。相去二尺許。以刀十二把橫縛於兩竿之間。刃皆上向。層疊而上。約高二丈許。予至少遲。巫已登其顛矣。以紅布為帕而勒其首。束其腰者亦用紅布。更為紅布膝袴。著足脛間。如婦人裝。而赤其足。蹲踞梯上。梯之左懸一青布旛。并一籃貯一鴨於中。下又一巫鳴金鼓向

之而禱。久之梯上之巫。探懷中出三筭。連擲於地。衆合聲報其兆焉。乃歷梯而下。置赤足於霜刃之上。而莫之傷也。乃與下巫舞蹈。番擲更倡迭和。行則屈其膝如婦人之拜。行遠於梯之下。久之而歸。旁人曰。此王母教也。吾聞南方蠻夷皆奉王母教。事皆決焉。嗚呼。聖人不作。天下人心莫之依歸。而鬼神因之出焉。禱祀之事。紛紛雜出矣。刀梯之戲。優人爲目。連劇者往往能之。然其矯捷騰躍。遠勝於巫。非奇事也。而其中亦有鬼神之說。又聞南巫有打油火法。熱油於釜。百沸而沃之以水。綠火騰上。巫以袖收之。至病人見魔之所。啟其袖而數放之。碧燄滿空。物遭之而不然也。此所謂陰火矣。惜無從見之。

誓自今日始。除經史典冊外。其餘一切文玩。悉皆屏除。資生之具。惟儲最下者。如瓦缶布衾之類。不得營金銅細磁絀帛等物。事皆易辦。舍亦不難也。以此自誓。如受詛盟。余於甲子初夏。在包山沈茂仁家。偶有所見。奮筆書曰。眼光要放在極大處。身體要安在極小處。迄今十年。乃不克踐斯言也。甚矣知之易而行之難也。

耒陽有杜陵祠。祠後有塚。以爲公墓。僧守之。按史大厯五年。公至耒陽。聶令餽牛炙白

酒。大醉。一夕卒。故耒陽有杜陵墓。自宋以來。祠祀之。然以詩考之。公是秋又下洞庭。欲歸襄陽。尙有別湖南幕府親交。乃過洞庭湖詩。則公不卒於耒陽可知。余聞岳州更有公墓。但未知的在何許。此地雖有可疑。然不可謂非公經行流連處也。

彭蠡字秋水。溧陽人。寓江甯。順治末。雲南撫軍袁九叙懋藩司顏乃來諱敏號皆聘之

入幕。康熙元年。題授武定州祿勸州知州。八年丁外艱。十一年服闋。赴部。復補澄江府新興州知州。次年三桂叛。下獄。未幾釋出。後授翰林院編修。出爲行營兵曹。隨胡國柱取樂昌。攻韶州。又隨攻永興。授職方司郎中。僞周平後。歸隱長沙。

馬子騰言襄陽名醫張岳來。湘用附子必擇重三四兩者。始得奏效云。此語發人所未發。今人用附子必擇重一兩四五錢者。過重則以天雄目之矣。余向亦以爲然。乍聞此言。爽然自失矣。嗟乎。物理無窮。人知有限。胡可輕言格致耶。

彭秋水放餘吟。凡一百三十六韻。前一百韻用杜陵夔府排韻。次第已更。用本韻三十六字以足成之。叙滇事甚悉。亦奇才也。

紫庭在浙川縣。督糧之暇。取鄧元錫函史纂成職官考一冊。出以見示。眉目亦自畫然。

所惜者缺六朝與五代遼金元明焉。予諷其補成全璧。有益于後學之事也。
秋水言人以謙和退讓含忍寬厚爲治人事天第一義。蓋深有得于猶龍之學者也。

廣陽雜記卷第二終

八之來

三

